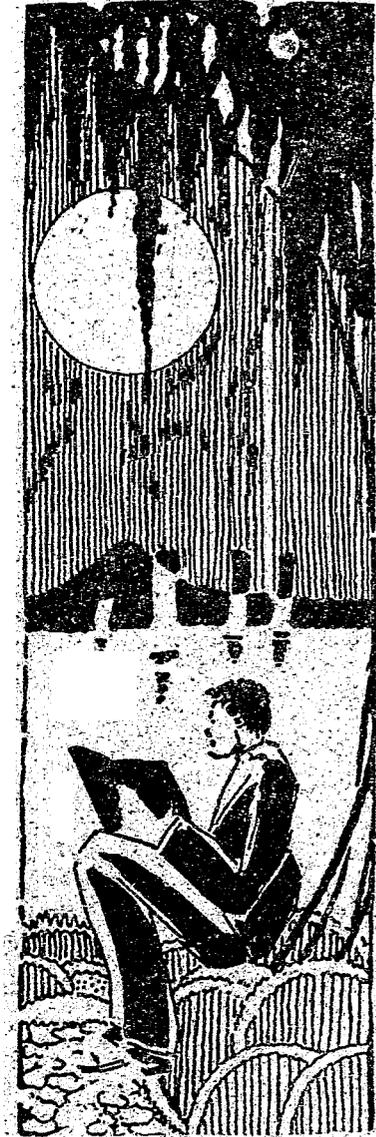


諧

鐸



諧鐸序

陶樂勤序

『安分守己，順時聽天。』此吾崑朱柏廬先生治家格言中之句也！然因功利之說盛，此二句遂目爲迂論；而實踐此二句者，非目爲呆徒，卽斷爲不長進之人。

知足不辱，急流勇退，爲立身之要道。而不自量方，獵等以求者，卒不免恥辱頻來，身敗名裂。試閉目以思，其例正比比是。

民國成立以來，歐美良法，僅得其皮毛；而「平地一聲雷」之思想，則如虎列拉之傳布於人人腦中。遂致政治中心，希冀非分者踵相接，成爲上等流氓民團；獎券市場（如上海新老北門一帶），夢作富翁者肩相摩，儼如平民施粥處矣！

孔子曰：『少之時，血氣未定，戒之在色；及其壯也，血氣方剛，戒之在鬥；及其老也，血氣既衰，戒之在得。』然以余觀之，今日人人正坐其病，不守其戒。其煩悶，其痛苦，其致自殺者，正爲業由自作，無足寬恕者。

不過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血衰者固宜於「得」字上，下一番功夫，痛自懺悔。而菁菁學子，尤須自量地位，正道而行。幸勿自蹈絕路，致歲月蹉跎，老大徒傷。其最足爲害者，莫如於性——片面的戀愛；莫如於名——炫耀的虛榮；莫如於財——幻想的金錢。

今日學子之思慮，由其通信及詞章而知者，多爲婚姻問題，金錢問題。試作各學生之言行錄，關於戀愛不自由，經濟之困難，其記載當占十分之九。是真不可已矣乎？

然則如之何而可？曰：『是在自足；是在量力；是在安分；是在守己。』因自足可無辱；量力可精進；安分無徒勞；守己深學業。試取諧鐸而觀之，當思過半矣！

諧鐸之內容，事諧而我人之鐸也！其所戒者，非分之求，夸大之狂，幻想之利。事或非真，讀者足戒也。

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崑山陶樂勸於滬西。

殷星巖序

予秉鐸祁昌，與蕢漁大兄同事者三載。予之鐸，以無聲爲鐸；而蕢漁以有聲爲鐸。予之鐸，以鐸爲鐸；而蕢漁以不鐸爲鐸。蓋予不善諧，而蕢漁以諧入鐸。故聽其鐸者，但覺其諧；聽其諧者，并不覺其鐸也！雖然，天下大矣！鐸且不能遍徇，何況於諧。予曰：『干卿甚事？』蕢漁曰：『舍我其誰？』予曰：『不知許事，且食蛤蜊。』蕢漁曰：『雖不得肉，亦且快意。』予曰：『木菩薩登壇說法，畢竟於意云何？』蕢漁曰：『泥傀儡逢場作戲，也只與人同善。諧耶？鐸耶？其蕢漁之苦心耶？』予乃退，藏其鐸；而蕢漁之諧鐸以鳴時。

乾隆辛亥仲秋下浣星巖愚弟殷傑。

韓藻序

莊生放達，秋水馬蹄；屈子離憂，女蘿山鬼。雖屬寓言之義，終非垂教之書。至若千寶搜神，齊諧志怪，更馳情乎幻渺，覺涉筆於荒唐。黃漁大兄，夙負異才。近耽淨業，發菩提心而度世，運廣長舌以指迷。言則白傳談詩，老嫗亦參妙解；事則道元畫壁，漁罟盡樂皈依。有裨人心，無慚名教。藻初遊宦海，舊托名山。匏既繫乎同方，荆共班於一室。偶離案牘，笑啓巾箱；閒詣經帷，偷翻枕篋。得預元亨之祕，盡窺鄴架之奇。嗟乎！段成式之明經，諾皋垂記；董仲舒之嗜學，繁露名篇。惟得綆於真源，始扶輪乎大雅。文非妄作，事豈無稽？僕執掌於簿書，乘五夜翻兔園之冊；君主持夫講席，借六經織魚網之詞。

乾隆重光大淵獻相月既望寅愚弟韓藻謹序。

諧鐸目錄

諧 鐸 目 錄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|------|
| 陶樂勤序 | 屏角相郎 | 遮眼神 |
| 般星巖序 | 筆頭滅壽 | 燒錄成名 |
| 韓藻序 | 討貓檄 | 讀書貽笑 |
| 狐媚 | 祭蠶文 | 鏡戲 |
| 虎癡 | 隔牖談詩 | 帖嘲 |
| 雞談 | 垂簾論曲 | 一錢落職 |
| 獼祭 | 考牌逐腐鬼 | 兩指題扉 |
| 蟻封 | 妙畫代良醫 | 酒戒 |
| 龜鑑 | 嬌娃飯佛 | 色戒 |
| 免孕 | 窮士扶乩 | 財戒 |
| 雉媒 | 老面鬼 | 氣戒 |
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|
| 俠妓教忠 | 名妓沽名 |
| 雛伶盡孝 | 泥傀儡 |
| 勾婦殉節 | 石盪瘋 |
| 營卒守義 | 上清宮除妖 |
| 桃天村 | 森羅殿點鬼 |
| 荆棘里 | 蘇三 |
| 惡餞 | 葛九 |
| 奇婚 | 奇女雪怨 |
| 洩氣生員 | 達士報恩 |
| 換形乞勾 | 夢中夢 |
| 棠花三娘子 | 身外身 |
| 草鞋四相公 | 香粉地獄 |
| 訟師說訟 | 面目輪迴 |
| | 能詩賊 |
| | 識字犬 |
| | 有根女 |
| | 無氣官 |
| | 鬼婦持家 |
| | 鄙夫訓世 |
| | 蟲書 |
| | 獸譜 |
| | 黑衣太僕 |
| | 巾幗幕賓 |
| | 鮫奴 |
| | 犬婢 |
| | 棺中鬼手 |

- | | | | | | | | | 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--|--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
| 鏡裏人心 | 孟婆莊 | 十姨廟 | 車前數典 | 驟後談書 | 死嫁 | 生吊 | 術士驅蠅 | 壯夫縛虎 | 嘲吳蒙 | 賽齊婦 | 村姬毒舌 | 離婦冰心 |
| 地師身後劫 | 節母死時箴 | 頂上圓光 | 掌中祕戲 | 眼前殺報 | 腦後淫魔 | 道人神相 | 和尚婆心 | 蟬蛄郡 | 鬼嫖 | 神賭 | 夢裏家園 | |
| 命中姻眷 | 臭桂 | 祥鴉 | 老僧辨奸 | 青衣捕盜 | 正士驅邪 | 惡客除淫 | 芙蓉城香姑子 | 掃帚村鍾秀才 | 三杖懲奴 | 片言保赤 | 盜師 | 鬼瑋 |

書神作祟

病鬼延醫

南部

北里

貧兒學詔

才士懲驕

卜將軍廟靈籤

况太守祠賸夢

怕婆懸令

搗鬼夫人

呂仙寶筏

大士慈航

奎垣真像

天府賢書



3 2169 7973 6

MG
I242.1
1081

(編 狐) 錄 語

諧 鐸

吳門沈起鳳著

崑山陶樂勤標點



狐 媚

平陽范氏廢園，故多狐。有甯生者，性狷介，日淫於書。因暑月懷悶，假園亭以憩。友勸阻之。甯笑曰：「何傷？狐挾以媚人者二：貪淫者，媚以色；貪財者，媚以金。我兩無所好，惟好架上書。媚術雖工，遇我亦不售矣！」友漫應去。飯後臥北窗下，見女子從屏後出，甯心知其狐，假寐以伺。女指架上書，驟然曰：「名教中自有樂地。是兒獨學寡聞，將爲勤學死。」甯起叱曰：「獠野狐！曳尾遁耳！敢妄言。」女亦叱曰：「田舍奴！我豈妄哉？汝果讀書明理，當知我家祖德宗功，何敢妄議議？」甯曰：「憑城作祟，假虎樹威，汝輩長技耳！祖德宗功安有哉？」女曰：「汝日讀書，而不知大禹娶塗山之事乎？綏綏龐龐，昌都成室，是祖德也！有商之季，移家西海。適文王遭姜里之囚

，散宜生訪先人於敵廬，脫青翰以解之。赫赫宗功，垂諸史冊。子何未之深考？」甯曰：「是誠有之。但汝輩篝燈弄謔，臥榻宣淫，終非善類。」女曰：「死則正邱，大聖猶羨其仁；穴則知雨，漢儒尙缺其智。况有形九尾，德至乃來；止海名經，言之鑿鑿。汝誠讀書而未得其解耳！」甯凝想久之，肅然致敬曰：「始吾以汝等爲不足齒之儔。今聞高論，願爲書友。」女笑諾之。晨塗暇寫，日共校讎。偶坐荷亭點周易，女忽問曰：「有天地一章作何解？」甯曰：「上言離者，麗也。麗則男女交感，宜受之以感。而感不可言受，故復從天地說到夫婦之道，而受之以恆。」女笑曰：「然則男女交感，聖人所諱言乎？」甯曰：「然！」女曰：「男女構精，萬物化生，又何說也？」言畢，星眸斜睇，杏靨微紅。甯魂搖志奪，應聲而答曰：「卿有意乎？請卜諸易。」女隨手占得未濟。甯曰：「未濟征凶，事不諧矣！」女曰：「小狐濡尾，雖不當位，剛柔應也，何害？」甯惑之，自此遂同寢處。不半月神疲氣殆，漸不可支。友過而詰之，甯萬方自諱。入夜女來，甯以病告。女曰：「君著書辛苦，故日就羸瘠。文園善病，安知不因封禪一書？不然，茂陵姬且未聘，何得消渴疾哉！」甯深以爲然，遂擯棄丹鉛，日與女團坐一室。又匝月，病

體益深，沈綿牀褥。友復過之，甯漸吐其實。友歎曰：「君中媚人之上策矣！以色媚人者，色衰則愛弛；以金媚人者，金盡則交絕。惟陽竊君子之行，陰播小人之譎，擇所好而投之；媚之術愈變，而媚之毒愈長矣！」甯憮然悔悟。友急喚與人，星夜昇歸於家，女亦遂絕。越半載，甯病瘵死。遺書散佚，後不可考。

鐸曰：「此朱門上客一面照心鏡也！打破天下人多少衣鉢，亦是我輩大罪過處。」

虎 癡

秦川女子霍小璞，有姝色。父與豪強某爭田界，以他事誣諸官，竟斃於獄。母痛哭曰：「家無男子，誰爲父復讎者？恐白骨冤埋，終作千秋黑獄矣！」女含涕而進曰：「兒不肖，髻齡稚齒，不能作趙家娥。有得讎人而殺之者，兒願執箕帚事之。」母鑒其誠，日以其言，禱諸西山之麓。一日，聞某入城，祝縣令壽，路出西山。虎突起於前，嚙喉而斃。母女方額手慶，忽一虎曳尾而來，徑登堂上。母女變色卻走。虎徘徊瞻眺，殊無

惡意。母闔扉而語曰：「今日殺某於道者，非汝也耶？」虎頷之。母曰：「蒙君仗義，雪我前讎。榮養母女，定當香花頂禮，用酬大德。未識降臨玉趾，意欲何爲？」虎怒目而視，似憎其爽約者。母曰：「汝以我食言耶？息壤在彼，本宜敬將幼女侍奉裳衣。但起居寢食，彼此道殊，安得竟成伉儷？况我年近桑榆，家無蘭玉，方將倚婿爲活。汝爲地下人報怨，獨不爲未亡人施德乎？謹陳衷曲，乞賜矜全。」虎聞其語，神凋氣喪，垂頭欲出；而一步九顧，依依不捨。女慷慨而前曰：「君且住，妾有一言，幸垂明聽。妾前以身相許，豈敢昧心。想衾裯之共，君亦知其不可。如不忘舊約，當掃除一室，與君終身相守，存夫婦之名可也。」虎首肯再三，欣然嘉納。女乃導虎入帷，營寢裝於繡榻之旁；食則同牢，居則同室。女晨起理妝，虎必潛身匿次，側目偷窺。夜俟女卸裝登牀就寢，始伏於牀下；竟夕不寐，恐以鼾聲擾其清夢也。有時甘旨不給，則銜鹿脯以進。或抱小恙，焦思躁急，盤旋室內者無停趾；病愈，始歡躍如初。女習以爲常。而母氏因年邁無依，時咎女之失計；而虎禮貌亦衰。虎一夕竟去，母欲爲擇壻。女曰：「背德不祥，負恩非福。况女子以心許人，豈必作形骸之論哉？」執不允。後女以鬱疾死，停柩

堂上。虎忽嗥突而來，淚下如雨，送殮者皆見之。繼埋玉於祖塋之側。虎一日，巡視者三。春秋令節，輒銜山果以奠。越三如載一日。母貧乏不能自活，虎猶日取山獐野兔，存卸其家。

鐸曰：『有情癡者，必無傲骨。虎而癡，是失其虎性矣！然一言不合，掉頭竟去，不依然虎性之難馴乎？癡而能傲，是爲真傲；傲而能癡，是爲真癡。』

雞談

吳郡婁門外雞坡，吳王牧雞處也，至今居人以養雞爲業。有祝翁者，象雌雄兩頭。一夕，聞牆下喧呶不已，怪而聽之。聞雄者曰：『爾我蒙主人豢養，數粒而食，鑿垣而棲，有何不樂？而膠膠膊膊，終夕絮聒。』雌者曰：『我怪汝喜則宛頸，懼則斷尾，全無一點丈夫氣。而猶絳冠金距，驕人昏夜，能不使人氣憤。』雄者曰：『夫不雄飛，妻終雌伏。汝何所長，而翹我短處？』雌者曰：『堂上爭蟲，籠中抱卵；成家之道，舍我其誰？况秦穆公得我而霸諸侯，百里奚仗我而邀富貴。汝惟與宋處宗輩，作箇下清談；

否則溝畔塗膏，鏡中學舞。恐曹阿瞞棄之不惜。尙得牛刀一試，冀他年大用也哉？」雄者曰：「汝真所謂但知雌守，未覩雄風者也。我所以勝於若輩者，全在一鳴驚人耳！祖逖聞我而著先鞭，燕丹效我而脫奇禍。至於齊宮驚夢，用佐賢名；楚子乘車，不愆兵法。奇功偉烈，炳耀千秋。此田饒以夜不失時，尊子爲五德之冠。汝化不司晨，又安知我爲一世之雄乎？」雌者曰：「君以能雄，誰敢不雄？自今以後，請先子而鳴。」雄者曰：「惟家之索，恐操刀者隨其後矣！陰乘陽位，非以獲福，實階之禍耳！」雌者曰：「爾勿言。我先聲一奪，當使望氣者，尙求其雌；而天下羣雄，聞風卻步矣！」雄者悚然而退。自此雌者無夕不鳴。家人以爲不祥，殺而烹之。祝翁歎曰：「翰音登天，何可長也！况其位之不當乎！罹於凶也宜矣！」

鐸曰：「太元經有云：『雌雞晨鳴，雄雞宛頸。』陽衰陰盛，其積漸使然耶？願天下處閨房者，持子雄辯，壓彼雌風；毋柔聲下氣，養同木雞也。」

獺 祭

大江之濱，有靈物焉，其名曰獺。一日，遊於北岸，遇林中之鷓，集於磐石，相聚而語。鷓曰：『君善捕魚，我善捕雀。而雀之見我者，往往噤言駭翼，電流星散，以至十不獲一。不知君觀魚濠上，能聚族而殲否？』獺曰：『魚之畏我，猶雀之畏君耳！豈盡惡生樂死，而願入枯魚之肆者？』鷓曰：『吾聞君馭之使去，復招之使來；操何神術而能若此？』獺曰：『世傳我別有一手，如道家役鬼之法者，妄也！虎有鉤爪，犀有駭角，狐有媚珠，獐有肥骨，皆志怪者所附會。造物仁慈，方使予角者去其齒，予翼者兩其足。肯令我輩添牙益爪，窮兩間之物類乎哉？』鷓曰：『然則奈何？』獺曰：『我所以馭之復來者，因取之時，未嘗過戕其類。坐而逸獲，若出於不覺也者。彼以爲無患而過我，於是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。此欲擒故縱，欲貪故廉之說也。』鷓曰：『君言是矣！但鳥之狡，有甚於魚者。魚性最馴，不過隨波逐流而已！鳥之中，如鳩以婦守，雁以奴巡，杜鵑以倒掛而善防，鸚鵡以能言而巧避。他如雀常入幕，燕必處堂，鴿依佛塔之鈴

，烏傍賣船之楫。種種機心，弋人何篡。一時悉起於前，不於此時盡掩其羣，而縱之遠逝，不亦悔之晚乎？」獺曰：「君之志則大矣！然何如留無盡之藏，爲他日屬壓地乎？」言未已，百鳥橫空而來，鷓攪得四五頭，餘皆竄入林中。鷓意不能舍，奮翼逐之。適射生兄潛伺於側，伏機一發，鷓先貫項而死。獺哀其愚，設祭於江之北岸，招魂而告之曰：「奮飛戾天，魚躍於淵。惟我與爾，以殺爲田。廉則寡取，貪則同捐。何子不悟，齋恨重泉？吾今輟業，濯手江邊。甯枵其腹，勿喪其元。貪人敗類，自古皆然。凡百君子，謂視此鷓。」

鐸曰：「聚族而蟻，鷓則毒矣！而欲貪故廉，獺之陰謀更毒也。乃天獨報於鷓，而不報於獺。豈咒魚入罅，佛門所不禁耶？亦江頭懺悔之功也！」

蟻 封

吳俗，田房交易，作中者名曰「螞蟻」。有買老者，業此三十餘年，家小泰。買竈下婢，生一子。乞孝廉褚紹推算之。褚善謔，口多微詞，戲之曰：「查令郎英造必大貴；

汝當作封翁。」賈老曰：「我輩執業卑微，何得名通仕籍？」褚正色曰：「是不然！古者蠅號將軍，螿稱正字，蝶封香國粉侯，蜂擢花臺刺史。諸蟲皆貴，安見蠅命之獨賤乎？况道在螻蟻，蒙莊羨之。所望蛾子時術之耳！」賈不知其戲，述孝廉語，誇示同儕。衆舉手賀曰：「淳于棼燒到指頭香，帶挈百萬螻蟻，一齊升天矣！」賈乃大喜，日以封翁自負。兒性憨，年十八，惟大學三頁，粗能成誦。人問曰：「令郎讀左傳否？」賈曰：「左傳已熟，今聞讀右傳矣！」蓋日聽其誦右傳首章，右傳二章故也。兒年二十，頑鈍如初。賈恐前言不驗，復質諸褚孝廉。褚笑曰：「雖有貴命，何其速也？蟻五年而黑，十年而赤，三十年而白。是有定數，子姑待之。」賈唯唯。後兒日荒於賭，漸至廢學。會八旬壽誕，衆客登堂稱祝，褚亦在座。賈復理前說。褚曰：「君頭銜已貴，何必倚住兒博封誥哉？」賈問何術？曰：「中人科中人，陞賣田司主事，外擢合同府知府，例封文契郎，晉封草議大夫。」衆客闕堂，子亦匿笑。褚曰：「汝他年得叨父蔭，不作茶館大使，亦當作交易府錄事也。」賈始悟其戲，而封翁之想乃絕。

錄曰：「吳人詣官卑曰：『螻蟻大前程。』然畢竟前程，亦從螻蟻上來也。豈必

西京記中，勢通館閣，南柯夢裏，貴塚侯王，始識前言之非戲哉？賈老之不驗，殆所謂蟻慕羊肉；羊肉不慕蟻耳！漆園吏之言，更刻於褚子。」

龜鑑

九江某，以風鑑起家，求田問舍，富甲一郡，同業者爭謁之。叩其挾何妙訣，而所投輒利？適階下龜，蹙蹙而來。某指而笑曰：『是吾師也！汝等問計於我，不如問計於龜。』同業者詢其故。曰：『吾所挾以遊世者，皆此物之教也。』同業者曰：『相法與龜法，若是班乎？』曰：『非相法之班於龜也。風鑑一道，行之最難。必現龜身而說法耳！』衆請竟其說。曰：『我等挾術以游，不借大人先生之力，何能到處逢迎。某翰林某閣部，餽其家奴，納交門下。此名「靠背硬」。龜之恃以衛身者，全在此錚錚鐵背耳！龜入門最難，朱門高檻，誤趨則蹶。我鑽得三尺薦函，一行名帖，以作先容。此名「趁腳進」。得門而入，無傾跌之虞矣！其入門也，趾高氣揚，固爲貴人所惡；脅肩諂笑，亦爲僕輩所輕。必蹣跚徐步，厚重不佻，如龜之曳於塗者。此名「扯架子」。前果後繼，

左倪右若，皆龜之體也。繼而談相，偶然適中，則學龜之昂頭掉尾，自鳴得意。此名「軟火團」。使會其意者，知相法既神，酬儀宜倍。如言不中窳，則學龜之卷尾縮頭，悄然而遁。此名「便好休」。有慕我名者，且留作後圖，再高聲價。他如客寓不必求寬，如龜之入洞，即可藏身；旅飯不必茹葷，如龜之伏土，便能果腹。龜俯者有靈，遇忌我者必鞠躬；龜寢者無息，遇罵我者且忍氣。結二十八宿之黨，用七十二鑽之技。六眸盡瞎，四足猶忙。由是龜窟反爲金穴，而風鑑之道行矣！此吾所以悟道於龜者也。爾等盍以龜鑑？」衆齊聲歎服。而墜下龜，仍蹙蹙而去。

鐸曰：「嘗讀史記龜策傳，而知南辰北斗之說，爲卜者言之，而相者不與焉。迺此君悟道於龜，豈李固足履龜文，李疇耳傳龜息，亦相經所載者乎？舍我靈龜，何以相天下士？」

兔 孕

俗傳變童爲兔，不知始於何時？襄陽章生，豪族也，寵姬四人，分四院以居。後嘗

一童，名蔡兒。終年不履內院，日與蔡兒坐書室調笑爲樂。又得仇十洲所畫左風懷祕戲，按譜行雲，照圖作雨。後庭花滿，視溫柔鄉不在釵叢中矣！西院姬名阿紫，美而黠，與蔡兒通，而韋不知也！一日，韋他出，阿紫出廡下招蔡兒私語曰：『自與君接後，紅潮不至者百日矣！主人經年不御，倘一旦臨蓐，諸婢子持我短長，甯仰藥以求死耳！子盍爲我計？』蔡兒曰：『我籌之熟矣！斷不誤卿。』亡何，韋自外歸，與蔡兒共朝膳。甫一舉箸，顰眉捧腹，忽作嘔逆狀。韋急起擁之曰：『昨晚花陰露坐，脫卿半臂，以致寒侵玉骨耶？』蔡兒曰：『非也！自蒙君雅愛，懷娠者三月餘矣！』韋大駭；繼而笑曰：『雄雞抱卵，牡馬生駒，今古未聞。子勿以此相戲。』蔡兒曰：『君不知耶？我見君中年乏嗣，而又棄彼膏壤，耕我石田，何日芝生蘭茁？因私禱諸海棠祠下，願得轉男作女，爲君延一綫之祿。今果神明鑒察，早晚爲君抱子。而猶以我言爲戲乎？』韋大喜，拍背而語曰：『不入兔穴，焉得兔子？從此守株而待，不必更營三窠矣！』由是日復一日。將及阿紫分娩之期，蔡兒曰：『生兒外癢，殊不雅觀，乞移我於內室。』韋商諸他姬，皆負氣不允。時阿紫托疾臥繡榻中，招韋與語曰：『自君貪戀頑童，三年不踐閨闈。

。今急而求之，無怪渠不應也。如欲居我西院，君必裹足如前，無許往來蹀躞。俟彼免身後，遣事可也！」韋大笑曰：「汝擅我作門外漢，意欲藏盜於室乎？」阿紫曰：「彼弁而釵者，直可認作姊妹行耳？君如見疑，我亦何必瑣瑣？」韋出與蔡兒語。蔡兒曰：「此善策也。男兒生產，本駭聽聞。今移我於西院，一旦臨盆，假言是紫娘所出，不至沸騰物議，貽後日佳兒之玷。」韋亦拍掌稱善。遂移蔡兒於西院，自乃獨宿外廂。一夕，傳言蔡兒腹痛大作，急喚家人，往招收產。而呱呱一聲，房內誕麟兒矣！越半月，蔡兒纏嬰孩而出，視其儀容，與蔡兒酷肖，呼之曰：「似娘兒。」而不知實似其父也。因蔡兒無乳，屬阿紫以乳汁飼之，而終日乳香噴溢。韋亦不詰其所自來。一切瑤環繡葆，皆取給於阿紫。偶有微恙，阿紫必令心腹婢，抱入閨中，百方調護。韋以爲不妒，轉羨其賢。嘗戲謂蔡兒曰：「兔生鳥覆，真癡兒之福也！」蔡兒亦戲曰：「撲朔迷離，雌雄莫辨，君亦願兔而未能相鳥者矣！」後韋以淫慾無節，中道而殂，諸姬星散。蔡兒與阿紫竟成夫婦。俟兒成立，收其遺產，遷居冠蓋里，稱富室焉。

鐸曰：「男子後庭生育，天下可廢婦人，俞家釐乃戲言耳。愚者以戲爲真，卒

至兔窟初成，鸞巢盡覆。舐豪而孕，實忘蹄者成其狡也。慎子曰：「積充於市，過而不視」其齊家之微義乎？」

又諧文云：「花下卯宮，草間兔種。怪父兮生我，誤踐其形。學母也天只，別通其竅。將乾代溼，化臭爲奇。失肩背於當場，帖腹心於暗室。海底奮探珠之爪，翻則爲雲；腦後下刺繡之鍼，覆堪作雨。於是好龍狎客，鑽李狂徒，玩稚子於股間，屈英雄於胯下。偷開寶庫，虛張陽貨之弓。巧借南風，直送滕王之閣。始則拾人餘唾，鑿鳥道以塗紆；繼且困我核心，穿魚腸而甲透。差異女兒浦口，橫決紅潮；正喜童子場中，倒掌赤幟。深入不毛之地，幾忘傷股之凶。歷黃花谷之路難，懼黑松林之樹倒。拔篙而去，漁父出桃源洞乎？摩頂而來，居士聞木樨香否？而且華元棄甲，攪亂于思；鞏老閉關，郎當禿箭。迴看鴻溝水溢，難尋廁上茅公；忙將祕篋符偷，權代床頭陳媽。真貽羞於牛後，亦見嫉於蛾眉。嗟乎！白面郎君，袞袞穿褲之蟲；黑臀公子，紛紛帶刺之蜂。妾婦道窮，男兒氣喪。所望鞠躬而退，出窮袴于車中；無復背道而馳，等牽船於岸上。服上刑則斷其雞尾，致效被底鴛鴦；從末減

則卻彼蒸豚；任泣河中魴鯉。蓋因小人難養，况兼女子身來。須知鑿井徒勞，還是耕田計穩。母使艾緞入室，盜我婁豬；以至狡兔突圍，牽其犬子。前車可鑑，早隄防東閣之奸；後戶難開，莫輕啓北門之鑰。」

雉 媒

太原穆翁，象鳥爲業。七十而鰥，慨然作求凰之想；而百計央媒，無一報命，敦促之。人笑曰：「乘龍嬌客，盡擇英年。今髮欲黑，而君反白；面欲白，而君反黑。是誰以繡閣嬌姿，侍老壽翁杖履耶？」翁大恚，取籠中鳥盡放之，負氣出游。一日，竄叢谷間，四圍蒼莽，無可問塗。忽有白雉，矯翼而飛，投山南而去。翁躡之，山盡處，倏有村落。槐陰蔥茂中，亞字牆垣，連亙百步，左則園扉洞開。翁疑爲大家宅第，不敢通謁，潛身而入。有四女子笑語而來曰：「今日天氣晴佳，盍一作踏竿之戲？」牽紅縵綠，連次而登。一女子著退紅衫，緣衿翠袖，背花不語。衆曰：「阿鶯癡耶？昨桑夫人作燈花卜，一頭四蕊，謂我等今日必有奇遇。然風流嘉會，彼此同之。汝何先爲癡想？」正

嘲笑間，瞥見翁藏身花下，譁然曰：「紅鸞未照，南極星犯花宮矣！」翁初入叟叢，心搖目眩。欲自陳蹤蹟，又拙於語言；但倚花呆立，捩弄白髭而已！內傳言：「桑夫人來。」四女子捨翁環立。夫人問曰：「嬌客來乎？」衆曰：「那有嬌客，只有老物。」夫人指翁笑曰：「此卽汝等婿也。」三女子不顧而睡，回身盡散；獨阿鶯依依夫人肘下。夫人曰：「鶯兒頗有慧心。勿學癡婢子以貌取人，與人拗氣。」因導翁入內室，笑謂翁曰：「若輩少昊氏之苗裔也。瑣尾流離，鶻寄於此。與足下夙有機緣，敬占鵲喜，竊附鸞交。願足下勿以鳩盤爲醜，姑且作待闕鴛鴦也。」翁唯唯。於是鳳頭鏡照，鴨舌香燒；孔雀屏前，與阿鶯閉成嘉禮。三女子伏屏底以窺，嗤嗤匿笑曰：「好箇鸞鷹佳婿，絕似章家郎揀得碧鸛雀耳！」明日，夫人出紫棊丸一合付阿鶯贈翁。翁啖之，三日而盡。不半月，面黑者盡白；髮白者盡黑；頰下鬚亦墜落無遺。攪鏡一照，髣髴三五少年時也！三女子聞之，攜酒稱賀，綵衣鬪若，軟語鉤輶。叩其名，始知長爲鶻娘，次翠娘，三燕娘。燕娘體最佻，好張雙袖，作迴風舞。又或故作欹斜，投入懷裏。翠娘亦時拂衣桁，以逗引之。鶻娘稍矜重，而緣酒迷心，亦復戲彈脂血，倒掛鈎蓮；天鵝游詞，百般交作。

翁方新負少年，左偎右抱，幾欲先弄大姨，後弄小姨。鶯娘意不能堪，指翁而誚之曰：『汝初得斷鳧續脛，遂欲一箭雙鵰耶？』三女子亦作色曰：『半箇月新婦子，便學作護窠雞。豈我輩鴟鴞，遂毀爾家室乎？』鶯娘拂袖而起曰：『始則唾之，繼則餵之，眞鳥合之衆也！我不能食倉庚矣，爲爾等解妒。』燕娘曰：『汝勿弄如簧之舌，我涎涎翹尾。張公子且曾見慣，肯借鄰鳥覓華胥之夢哉？』翠娘曰：『醋娘子亦太作嬌。姊妹間不過作蘭若之戲耳！』鵬娘曰：『渠旣自啄其肉，我等不如歸去。』曳其袖，悻悻欲去。而夫人卒至，曰：『汝等皆不整羽毛者也！嫌老，則獨讓鸞棲；愛少，則競圖鳩占。本應威同鷓逐。姑念孟家鴻案，共有前緣。鶯兒且拘冤作德，釋怨同歡。自今伊始，弋雁翱翔。毋得再生謠啄。』三女子雀躍而前，齊聲謝過。夫人亦去。競酌酒爲鶯娘陪禮。笑曰：『我等鴟鴞撩人，幸妹子無忘鳳語。』鶯娘亦曰：『但得阿姊始終翼覆，妹何敢獨效于飛也？』翁聞其言，格聲一笑。衆曰：『汝圖一箭雙鵰，今得一衾四鳳。恐水中鷓鴣，啖不慣幾許天鵝肉耳！』自此日則比翼，夜則交頸，四女子從無閒言。一日，夫人忽失色而來曰：『大樹傾矣！速遣郎回。』四人握手嬌啼，不忍遽別。夫人遣素衣婢促之。

鶯娘曰：「甯同萬死碎羽翼，不忍雲間兩分張。真我今日之謂也。」翁亦戀戀不行。婢曰：「我送君來，還送君去。強留無益，恐同被覆巢之禍耳！」不得已，垂涕而別。出門數武，回見宅第全墟。但見桑樹一株，垂陰半畝。有伐木者，執斧其下。四鳥集桑樹間，哀鳴悲噪。方欲詰諸其婢，轉瞬化為白雉，騰空而逝。因念桑夫人之德，哀諸伐木者，留其株本，問道而還。

鐸曰：「如臯一射，賈妻含笑。則雉之爲物，專調停人閨閣事也。然牧犢子七十無妻，未嘗感其雉朝飛一曲，爲之作合。若穆翁者，殆由開籠放鳥之德歟？」

情宛書辭兩相纏，帶我溫柔預爲先；何似語言文字外，一齊解脫野狐禪。(詠狐媚)
銷磨傲骨爲情癡，掉首歸來好自持；冷笑丈人舉下客，年年畫虎買麟脂。(詠虎癡)
昆舌傾城可奈何！由他子夜悲情賦；伏雌畢竟操刀割，輪與雄鷄斷尾多。(詠鷄談)
昨宵有鵲哭江濱，楚些聲中不忍聞；多少食夫林下葬，題詩何處用秋墳？(詠鵲祭)
風雷誓封志未灰，莫嫌村老太癡狀；腰間金印懸如斗，都自南河郡裏來。(詠蠅封)
不作朱門白項烏，願甘曳尾辱泥塗；黑衣參透麻衣訣，許負先生也負圖。(詠龜經)
迷離撲朔不堪題，詆却雄豪互並稱；狡窟營成香閣閉，可憐得鬼已忘歸。(詠鬼爭)

雄子斑斑翠尾張，鯉魚引到合歡堂；楚人路上如相遇，莫惜千金買風塵。(詠維蝶)

愛樂洪詔恩題。

屏角相郎

細瑄，江陰貧家女，工詞翰；兼好讀相人書，決人禍福多奇中。年及笄，母將字之。細瑄曰：『兒相薄，不宜主人中饋。母誠愛我，但賦小星可矣！』母以其言多中，許之。而爭聘者日踵於門。母令其從簾隙以窺，俱不當意。母曰：『癡婢眼太高。若輩中甯無一有福兒郎耶？』細瑄曰：『非此之謂也。』母詰之。淚盈盈欲下，遂置不問。許溪洪生，才士也，愛金山之勝，客於江陰，聞細瑄名，登堂求聘。細瑄適篋鏡屏角，望見之，入謂母曰：『堂上客，真兒偶也。』母出見，諾之而去；問女曰：『是子相若何？』細瑄曰：『氣清骨秀，非統袴中人也。然太清則薄，太秀則削，恐不永年耳！』母愕然曰：『彼既不壽，汝何獨有取也？』細瑄泣然曰：『兒昨攬鏡自照，柳眉侵月，裂罅添渦，三年後必合嬌居。郎相不利建寅，是真短緣適合。違之不吉，母氏幸勿憂也！』

繼而洪別營金屋，擇日以禮迎之。結褵以後，相得甚歡。洪善繪事，長箋短幅，酬應不遑。甫一脫手，細瑄卽題詩其上。猶記其題並頭蓮一絕云：『水雲鄉裏見溫柔，多少癡娃蕩畫舟；江上孤鴛勞寄語，背花飛去莫迴頭。』傷心之識，見乎詞矣！一日坐花下，折短箋作觸政，有並蒂花，並頭花，連理花，葉底花諸名色。拈得者，道絕經兩句；合意者，酬以香茗，否則駢兩指擊腕爲罰。細瑄拈得並蒂花曰：『庶幾夙夜，妻子好合。』洪哂而笑曰：『夜合一語，妙出天然。真慧心人也！』繼拈得並頭花，洪曰：『宜爾室家，男子之祥。』細瑄曰：『宜男有慶，彼此同之。如卿言，亦復佳耳！』復拈得連理花，細瑄曰：『道阻且長，春日載陽。』洪曰：『長春兩字，連理成文，亦巧合矣！』又拈得葉底花，洪曰：『淺木丁丁，其香始升。』細瑄笑曰：『木香固登花譜。君何以第二字聯合？』洪笑曰：『此乃所謂葉底花也。』已而問曰：『卿前言並蒂花；不知三百篇中，尙有幾許？』細瑄曰：『鴛彼四牡，顏如渥丹。朝宗於海，蔽蒂甘棠。想畫之矣！』洪曰：『我尙有一聯。』細瑄請問其說。曰：『亦孔之將，彼黍離離。』細瑄憮然曰：『花前偃倚，歡會正長。何至說著將離？』倚欄癡立，凝眸欲涕。洪方溫言勸解

而家中催歸符至矣！迫於父命，不獲已，草草束裝而別。綃瑄自洪去後，妝樓長闌，粉匣都收；終日對鏡沉吟，自觀氣色。一日，擲鏡大哭；急呼母氏，爲製綾經。母曰：「兒癡矣！洪家郎去後，且無一紙病書。何以決其必死，而作此不祥之物？」綃瑄曰：「以兒氣色徵之，斷不爽也。」母終不許。易以練裙素服；而個中日夕，惟以眼淚洗面而已。不匝月，訃音果至。毀容絕粒，幾不欲生。有客將洪父命，憐其少寡，卹以數百金，勸令改適。母商諸女。綃瑄毅然曰：「是何言？我報郎於生者日短，報郎於死者日長。且我之爲孀婦，於相信之；我之爲節婦，亦於相信之。世有面冷如霜，心寒於雪，而作東風別嫁者哉？」客驚歎而去，述諸洪君之父。大韙之，遂買舟具乘，逆歸於家。妯娌間有乞其談相者，緘口不道一字。族中子弟，知其能詩，競出素縑索句。俱以病辭，曰：「女子有才，終歸無福；舊時結習，懺除盡矣！」惟小鬟竊其題洪君遺畫，傳示其姪詔恩，得二十八字曰：「澹紅香白滿欄杆，一段春光畫裏看；展向秋窗渾不似，梧桐庭院十分寒。」此雖吉光片羽；而讀之者，亦可哀其志矣！

鐸曰：「唐書載袁天綱相岑文本曰：『舍人文才，必振海內；而頭有生骨，恐

至損壽。」今傳此法於閩中，以爲擇婿張本。短緣適合一語，卓然定鑒也。苟廣其術，潘騎省寡婦賦，可無「忽以捐背之恨。」

筆頭減壽

中州女子鄭蘭芬，幼失怙。母鍾愛之，日令坐書塾中。牙籤錦軸，縱橫滿案。母常戲之曰：「此吾家千里駒；但牝而不牡耳！」蘭芬答曰：「只要馳騁詞壇，猶勝劉家豚犬也。」由是閩閣才名，燦聞里黨。嘗作「錢」卦曰：「錢，利用貞。象曰：「錢方正位乎內，圓正位乎外？方圓正，天地之大義也。錢有孔方焉，家兄之謂也。兄兄弟弟，父子父子，夫夫婦婦，而錢運亨。運亨而家道定矣！」象曰：「金自火出錢，君子以內有物而外有光。」初九，閒有錢，悔亡。象曰：「閒有錢，來未正也。」六二，无攸遂，在中樞，貞吉。象曰：「六二之吉，順以藏也。」九三，錢神嗃嗃，悔厲吉。錢奴嘻嘻，終吝。象曰：「錢神嗃嗃，將失也；錢奴嘻嘻，失家業也。」六四，富家大吉。象曰：「富家大吉，積在德也。」九五，君子有錢，勿恤，吉。象曰：「君子有錢，交相愛也。」

上九，有官威如，終吉。象曰：「威如之吉，發身之謂也。」腕香徐孝廉載入蕉窗賸話，談者鑿之。婢阿康，性慧黠。一日，擷花園亭，久不至。蘭芬遣其弟五兒蹟之，知爲僕廖二所窘。復仿五子之歌，作規婢書嘲之曰：「阿康尸位，以逸豫，荒厥職，同人咸貳。乃盤遊無度，戲於寂寞之園。有窮廖二，因人弗見，狎於庭。厥弟五兒，奉主命以從，後於園之次。五兒大怒，述主人之戒，以作歌。其一日：「齊家有訓，人可勤，不可怠。勤惟家本，本固家甯。予視天下，愚夫愚婦，一不聽予，一時兩失。禍豈在明？不見是圖。予臨爾衆，懷乎若鐵索之馭六馬。爲人下者，奈何弗慎！」其二曰：「訓有之，內作盜荒，外作淫荒，甘懶嗜頑，鑽穴踰牆。有一於此，未有不亡。」其三曰：「惟我高堂，有此義方。汝悖厥訓，亂其紀綱，乃底滅亡。」其四曰：「巍巍我主，一家之尊。有禮有法，貽厥後人。吟詩誦賦，昔人則有。荒墜厥緒，誨淫絕恥。」其五曰：「嗚呼急歸，予懷之悲。人實誑女，女將疇依？鬱陶乎予心，顏厚有忸怩。苟悔厥過，來者可追。」其巧思慧舌，大率類是。一夕，坐燈下，作香粉春秋。未及數行，腕酥體倦，伏几而寐。瞥至一殿，上橫一金額，曰：「六經大文章處。」一人冕旒端坐；儒冠者數

輩，校書兩隅。一人捧冊上曰：『此揚子雲擬易。』上座者曰：『易自商瞿至田何凡歷五傳。王弼主理，京房主數，總未盡探其奧。若輩何能妄擬？且渠已屈身新莽，雖有草元奇字，不足觀也。』又一人上曰：『此張霸偽書。』上座者曰：『書自出魯壁，古文不傳久矣！梅賾二十五篇，略存其似。張霸何人？輒敢妄作。』又一人上曰：『此東廣徵補亡詩。』上座者曰：『命義選詞，亦頗不乖詩教。然魚游清沼，鳥萃平林，純是晉人口角。何得妄攀風雅？』又一人上曰：『此劉歆集禮。』上座者曰：『河間賈本，辨者實難。考工一記，明是漢儒私擬，以補冬官闕略。』又一人上曰：『此何休春秋傳略。』上座者曰：『公羊墨守，左氏膏肓，穀梁癩疾，直妄人說夢耳！』又雜陳刪魯論，非孟子等書。上座者勃然怒曰：『擬莊反騷，尙屬小儒弄筆；乃割裂聖經賢傳，妄肆譏彈，當付拔舌獄，以彰孽報。』言未已，一人趨座匍伏。上座者曰：『鄭夾漈，爾欲何言？』逡巡而對曰：『康成輔翼聖經，自謂有功名教。不料閨中末裔，點竄經文，作爲游戲奈何？』上座者曰：『此侮聖人之言，罪宜加等。但念閨閣無知，折其壽算，以贖前愆。』時蘭芬潛伏殿外。聞其言，心驚魄悸；下階一蹶，豁焉夢醒。燈下燒其舊案，深自懺悔。後

字同里某生，嫁前三日而亡。實侮聖言之報也。我輩以文爲戲，能不舍旃？

鐸曰：「酒是先生饌，女爲君子儒。梨花妙舌，豔絕千古。然世上演牡丹亭一日，若士在地下受苦一日。安知非此椿公案發也。吾家湘六，曾作閨中月令，有「口脂解凍，簾衣化爲鉤。衣潤溽暑，粉雨時行。」等語，亦見慧心。而紅箋猶濕，黃土旋埋。自貽伊戚，夫復何尤？附記於此，爲之一歎！」

討貓檄

門人黃之駿，好讀書，左圖右史，等諸南面百城。豢一貓，用以防鼠。視其色，斑爛如虎，羣以爲俊物。置諸書架旁，終日憨臥，喃喃啞啞，芳宣佛號。或曰：「此念佛貓也。」名曰佛奴。鼠耗於室，見佛奴，始猶稍稍斂蹟？繼梁失足，四體墮地。佛奴撫摩再四，導之去。嗣後衆鼠俱無畏意，成羣結隊，環繞於側。一日，踏肩登背，竟嚙其鼻，血涔涔不止。黃生將乞刀圭以治，予適過之，叱曰：「畜貓本以捕鼠。乃不能翦除，是溺職也；反爲所噬，是失體也。正宜執鞭箠而問之，何以藥爲？」命生作檄文討

之。予爲黜定。其檄曰：『捕鼠將佛奴者，性成巽懦，貌託仁慈。學雪衣娘之誦經，冒尾君子之守矩。花陰晝懶，不管翻盆；竹簾宵慵，由他鑿壁。甚至呼朋引類，九子環魔母之宮；鼻背登肩，六賊戲彌陀之座。而猶似老僧入定，不見不聞；傀儡登場，無聲無臭。優柔寡斷，姑息養奸，遂占滅鼻之凶，反中磨牙之毒。閻羅怕鬼，掃盡威風；大將怯兵，喪其紀律。自甘唾面，實爲縱惡之尤；誰生厲階？盡出沽名之輩。是用排楚人大牙之陣，整蔡州騾子之軍。佐以牛筆，加之馬索。輕則同於執豕，重則等於鞭羊。懸諸狐首竿頭，留作前車之鑒；縛向麒麟植上，且觀後效之圖。共奮武威，勿教兔脫。』

鐸曰：『昔萬壽寺彬師，以見鼠不捕爲仁，羣謂其誑語。而不知實佛門法也。若儒生一行作吏，以鋤惡扶良爲要。乃食君之祿，沽已之名，養邑之奸，爲民之害，如佛奴者，佛門之所必宥，王法之所必誅者矣！』

祭 蠹 文

萬卷樓，表叔蔣觀藏書地也。宦游於閩，經年閉置。後告假歸籍，曝其卷帙，半

爲蠶魚損壞。因命童子搜捕，盡殺乃止。是夜樓中萬聲齊哭，幾於達旦，主人患之。予適借楊松韻軒中，因作文以祭曰：「嗚呼！蠶兮！秉蟲之性而不集於羶；得魚之名而不躍於淵。遨遊乎文章之府，託翰墨以爲緣。爾何不學白蟻之鑽鑿，與青蚨之化錢？謂書香之我嗜，願銅臭之長捐。吾聞爾祖脈望，羽化登仙。以詩書爲弓冶，期無墜乎家傳。營書作穴，耕字爲田。雖食古而未化，鑒其志之可憐。何期主人好事，物運屯邇。竟鈔同乎瓜蔓，忽盡族而並殲。芸窗播毒，書林抱冤。識召禍之有基，吾請言其固然。穿經史以太鑿，斷詞義而不連；既毀章而裂句，亦脫簡而殘編。隱微軀於藝苑，肆魚肉之饑涎；等斯文之蝨賊，遂獲罪於聖賢。彼刀筆小吏，案牘窮年。竊爾生平之一字，輒舞文而弄權。爾宜悔悟，自省其愆。非主人之嗜殺，迺孽報之在天。賦草一束，墨汁半船。爾其享之，在此靈筵。勿爲厲於龍蛇壁上，待轉丸於蜚螭糞邊。筆冢累累，卜爾長眠；硯田隱隱，表爾新阡。招青蠅之帛客，驅蟻螻於下泉；果遊魂之無恙，乘蚊背以言旋。」祭畢，而樓中之響寂矣！

鐸曰：「胥吏舞文，謂之衙蠹；而讀書中無是名也。然借文字爲護符，託詞章

隔牖談詩

以獵食，皆可謂之書蠹。或曰：「此等詞義不連之輩，名曰書蠹，猶屬過譽。」

水繪園，辟疆冒氏集諸名士禊飲處，今廢爲禪院。祁昌胡生文水，客如皋，賃僧屋以居。生負奇氣，爲沈晉齋王西園諸前輩相器重，益自喜。嘗作述懷詩，有「我豈妄哉聊復爾，臣之壯也不如人」之句。予適見之，曰：「此宋元派也。」生氣不肯下，轉以詩學源流相詰問。予唯唯。生粲然曰：「先生殆不屑教誨耶？」拂袖竟出。予獨坐燈下，半炊許，暗中聞嗤笑聲，叱問爲誰？應曰：「予此間地主冒巢民也，與王桐花崔黃葉陳伽陵輩魂遊於此。汝吳下阿蒙，輒敢高持布鼓，過我雷門。倘一言不智，定當麾之門外。」予曰：「冒先生餒魂無恙乎？如不見棄，乞垂明問。」因大聲曰：「古詩以何爲宗？」應之曰：「四言以三百篇爲法。而太似則剽，太離則詭。故東晉補筌詩，未脫晉人俊語。五言自西京迄當塗，典午諸家，各有一副真面目。梁陳之際，體卑質喪。至唐陳伯玉輩，掃除顯慶龍朔之弊，獨標風格。七言權與大風柏梁。洎乎魏宋，名作寥寥。初唐

頗尙氣韻。李杜出而始極其變。後有作者，等諸自郤無讓可也。」曰：「近體以何爲宗？」應之曰：「陰何徐庾，五律之先聲也。延清雲卿，搥聲赴節，後來居上。王孟以淡遠並轡，李杜以壯麗分鑣，崔李高岑七律之正軌也。賓客儀曹，態漫意遠，宗風克紹。浣花如鯨魚掣海，青蓮如健鶴摩天。至絕句，卷無故實，須求味於酸鹹之外。雖工部高才，未傳佳作。不得謂「黃河道上，蒲萄美酒，獼祭者可學步也。」言未竟，忽厲聲高喝曰：「我漁洋老人，論詩六十餘年，以少陵詩史爲宗。何物狂生，拈出司空三昧，教人廢學？」因笑曰：「公一代詩壇，千秋史學，何敢妄議？但落風坡弔龐十元，此題尙宜斟酌。」正持論間，有自稱崔不雕者，自稱陳其年者，譁然縱辯。予曰：「君王桐花之弟子耶？生前以黃葉著名。然丹楓兩字，辭義雷同。想君生平傑作，惟春水桃花一聯，差堪與芍藥蓋薇抗衡耳！至檢討公伽陵詞集，允堪追步辛蘇；而梅花百首，亦止賺得雲郎捧硯。未必與「枝高出手寒」之作，同聲競響。」而諸人猶紛呶不息。因拍掌大笑曰：「冒先生相與得一輩詩人，到底撲巢一炬，餓填溝壑，惜哉！」轉盼間，胡生長笑而來曰：「先生不屑教誨，今已盡聞台命矣！蓋生欲聞予狂論，詭屬同人暗藏臚下，作

此狡獪伎倆耳。予大笑，生執贄門下兩載。談文之暇，旁及詩賦詞曲。而其棄不甚收拾，往往為友人竊去。劉又酷似其師，信然。

鐸曰：『邊孝先曾為弟子解嘲，此則更同遊戲矣！師狂而弟子亦狂；師懶而弟子亦懶。狂不可學，懶更不可學也。先生休矣！弟子勉之。』

水以乙未春，僑雨香菴居之，為鍵函計。菴即冒園故址也。時夫子亦客維皋，水執贄門下，相依兩載。丙申冬，聖家南來。遠隔師門，忽忽十有一年。歲戊申，夫子司鐸吾郡。越兩年，水自豫章歸，晉函丈。又明年，召入學舍，授以鐸火。坐我春風者，殆無虛日。暇時，請觀詩文全集，并樂府套曲諸大製，悉解以失散。惟檢行篋，得諧鐸五十餘條，出以示水。卒讀之，遂進而請曰：『先生其有救世之婆心，而託於諧以自隱，如古之東方曼倩其人者，曷亟付之梓，以是為道人之徇耶。』比蒙許可，追憶舊聞，披探近事，如千條，釐卷十二。斯條亦係開雕時補入者。詎此見師弟淵源，二十年如一日。而水徒以家貧身燕，筆札俟人。迴首勝遊，已成昨夢。嗟華年之不再，愧壯歲之無聞，其遜貢吾師之玉成者不少矣！辛亥六月二十一日，受樂胡文水謹識。

垂簾論曲

李秋蓉，吳江徐公子寵姬也，有慧性，妙解音律。同里某生，小有才，學著傳奇，

揆數種誇示徐公子。方談論間，而屏後笑聲忽縱。生又按拍而歌，屏後益笑不可支。徐微喝曰：『曲子師在座，理宜敬聽。嘻嘻出出，是何意態？』曰：『箇兒郎煞不曉事。爲我設青綾步障，斥之使去。』『何，有女子坐簾內，請客相見。生隔簾揖之。問曰：『君所製傳奇，南曲乎？北曲乎？』生曰：『近日登場劇本，有南有北；且多南北合套之曲。是非異曲同工，何能號稱製譜？』曰：『君知北曲異乎南者何在？』生曰：『南曲有四聲，北曲止有三聲。以入聲派入平上去三聲之內。製曲者剖析毫芒，以字配調。誰不知者？』曰：『君知北曲異于南者僅在入聲，而亦知平去兩聲尙有不合者否？』曰：『未聞也。』簾內者笑曰：『君真所謂，但知其一，莫知其他者矣！崇字南音曰戎，而北讀爲蟲。杜字南音曰渡，而北讀爲妒。如此類者，難更僕數。且北之別於南者，重在去聲。南曲以擣高爲法；北曲透足字面，但取結實。揣聲應律，未可混填，拗折天下人嗓子。生曰：『一韻之音，亦有不同者乎？』曰：『不同。共一東鐘韻，而東字聲長，終字聲短；風字聲扁，宮字聲圓。共一江陽韻，而江字聲闊，臧字聲狹；堂字聲粗，將字聲細。練準口訣，擇其宜而施之，製曲之技神矣！』生唯唯。繼而問曰：『君所選何譜？』曰：

『遵大成九宮。句繩字準，不敢意爲損益。』曰：『所配何宮？』生默然不語。籀內者曰：『分宮立調，是製曲家第一入手處。富貴纏綿，則用黃鐘；感歎悲感，則用南呂。一隅三反，諸可類推。否則指冰說炭，縱審音不舛，而對景全乖，製曲者之大病也。其他南曲多連，北曲多斷；南曲有定板，北曲多底板；南曲少襯字，北曲多襯字。選詞定局，自在神明於曲者。若夫五音四呼，收聲歸韻，此歌者之事，而不必求全於作者矣！』生大駭，顧徐公子曰：『不意君家金屋，有此妙才，勝張紅紅記豆多矣！』言未畢，一人捲簾而出。視之，青衣婢也！曰：『幸得婢學夫人，本領止此。否則娘子軍來，汝能無受降面縛乎？』生大窘，喪氣而出。後公子父靈貽先生，採闈中緒論，著樂府傳聲一卷行世。度曲家奉爲圭臬焉。

鐸曰：『考樂譜鹿鳴之詩，首章我爲豨，有爲林，嘉爲應，賓爲南；次章我爲林，有爲南，嘉爲應，賓爲黃。則諸律可已互通。天下無一定宮調，而度曲家必斤斤於工尺之間，豈今之樂異於古之樂歟？抑遷字就調，可以恕古而不能恕今也？』

考牌逐腐鬼

婁東陳岳生，築別業蓮橋之西。工甫竣，家人譁傳有鬼。陳疑其妄，移榻居焉。至夜見青衿者四輩，結隊而來；滿口吟哦，四肢俱帶腐氣。一老者，年約五十；一四十許；其兩人十八九少年也。老者曰：「昨緣風雨敗興；今夕大好月色，盍拈題一角文藝之優劣？」三人曰：「諾！」老者袖中出紙團數枚，命少年拈其一。展視之，蓋「視其所以」全章題也。懷中各出文具。老者登上座，四十許人聯坐其右；下一案，兩少年據之。四人閉目攢眉，搖頭搔耳，呶呶唔唔，約兩時許。老者笑曰：「今夕文機鈍塞，祇得一佳破，奈何？」聯坐者曰：「僕亦與翁相等。」老者取視之，破曰：「視所以而觀所由，察所安而人焉度？」老者曰：「首句可謂英雄所見略同。特次句尙欠包括。」聯坐者請教。因出已作示之，破曰：「視所以而觀所由，察所安而焉度？」聯坐者大歎服。老者曰：「作文一道，毫釐千里。君所以長居五等，而僕儼然附四等末者，實以題無贖義耳。」言罷，意頗自負。繼視兩少年，竟無一字。老者曰：「君等英年，作文宜有豪興。」

奈何明白如此？」少年曰：「世間嚴刑酷罰，無過作文一事。我等所以惡生樂死者，謂幸逃得此難耳！迺復無病自尋燒藥耶？」老者拍手大笑曰：「吾過矣！如君言，真第一安樂法也。」俄，見一小僮擔酒盒至。少年曰：「枵腹談文，有何意味？如此良宵，不如痛飲。」因陳酒肴几上，圍坐大嚼，傾刻都盡。少年捧腹笑曰：「此中空洞無物，只合作酒囊飯袋也。」四十許人曰：「食肉健飯，正欲使此中有料。」老者曰：「特恐見其入而不見其出耳！」言已，各大噉。亡何，小僮歛酒具。四人共訂後期，醉飽而去。陳始信有鬼。自此呼朋引類，竟無夕不擾。時值歲試，學師遣門斗，奉憲牌下鄉傳考。夜過蓮橋，投止陳墅，以憲牌置案上，擁被竟臥。四青衿譁然入座，高談闊論，旁若無人。忽老者趨近案頭，見憲牌，大驚曰：「催命符又至矣！」衆環視之，面色如死灰。一少年笑曰：「我輩生前，緣此碎心裂膽，以至奄然物化。今幸作局外漢，何憂鉅鹿之戰，災及壁上觀者哉？」老者曰：「君勿作太平語，冥府近有新例。陽世歲考之期，下令城隍司，搜括鬼秀才，盡赴修文殿歲試。優者受上賞，劣者押入刀山獄，剝剔腸胃。今追矣！可奈何？」少年亦色變，再三求計。老者曰：「此原非安樂土。君等欲免此難，且

各棄儒巾，卸儒服，於地獄黑暗處，埋頭項五六百年，俾持牒者無可搜捕，或可脫離苦海也！」衆皆轉懼爲喜，解衣脫帽裹負之，隨老者踉蹌遁去。鬥異之。明日，述其事於陳。陳大快，並錄憲牌一通，黏諸壁上。自後青衿輩竟不復至。

鐸曰：「曳白秀才，森羅殿猶防對策；劓敢金門待詔耶？因知李昌谷應制玉樓，惟平日嘔得心肝，乃敢赴緋衣之召耳！」

妙畫代良醫

薛溪潘琬，字璧人，美儀容，有玉樹臨風之目。妻尹氏，豔而妒。潘謹守繩墨，跬步不離繡闥。潘有別墅，在濼溪坊里。庭前海棠數株。每當含苞未吐之時，隱度其兩鬢插戴處，往向枝頭芟翦。及花放，折歸助妝，長短疏密適合。尹嘗執花昵潘而笑曰：「此解語花也；勞卿手折，益膩媚矣！」由是封海棠曰「花卿」，而戲呼潘曰「掌花御史」。

後潘以病瘠死，尹哭之哀。一日，過別墅，適海棠盛開，尹凭欄凝睇，觸緒縈懷，忽忽若迷；歸而病殆。尹有族弟名慧生，善繪事，聞之曰：「此心疾也，吾當以心藥治

之。」遂寫海棠數十本，貌潘生科頭其下。旁繪妖姬五六人：有拈花者；有嗅花者；有執花在手，乞潘生代爲插鬢者；有狎坐膝頭，戲以花瓣擲生面者。畫畢，竟詣牀頭，詢姊近狀。尹流涕不言。慧生曰：「昔姊丈在時，曾浼弟畫行樂圖一卷。恐姊見眼，久留弟處。今已埋骨泉下，諒姊見原，特歸趙壁。」因出圖授尹。尹諦視久之，面忽發赭曰：「薄倖郎有是事耶？」慧生曰：「姊誤矣！男兒離繡幃三尺，便當跳入雲霄。是非梁伯鸞，誰能謹守眉案？况已往不答，聽之可也！」尹憤然作色曰：「若是，則死猶晚耳！吾何惜焉？」慧生佯勸而退。由是心疾漸解，不旬日霍然竟愈。取其圖投之於火，并督家人各持斧鍤，前往別墅，盡伐去海棠之樹。

鐸曰：「此袁倩醫鄱陽王妃故智也。哀思乍平，妒心又起。海棠之伐，與阮宣婦砍桃何異？劉孝標之三同，王文穆之四畏，吾知泉下人猶爲膽落。」

嬌娃皈佛

蓉江沈綺琴兆魚，王公家青衣也，幼從閨中伴讀。年十五，工吟詩。兼喜填北宋人

小令，如送春詞中「一溪花瓣水聲長，誰知卽是春歸路？」南樓徐若冰夫人探入搵脂雜錄。其題施寶君詞稿，有「自傷不作書生耳！酒市茶牆，讓柳七郎君奉旨」之句。風流倜儻，略見一斑。繼掃除綺業，一歸佛教。鏡匣粉匣旁，楞嚴涅槃諸經典，燦然堆積。時戒律僧慧公從淨慈來，卓錫隨光東院。綺琴往投座下，乞參三昧法。慧公曰：「欲參三昧，先斷六根。」綺琴曰：「諾！」慧公跌坐蒲團，高聲提喝曰：「如何是無眼法？」曰：「簾密厭看花並蒂，樓高怕見燕雙栖。」「如何是無耳法？」曰：「休教擲笛驚楊柳，未許吹簫惹鳳凰。」「如何是無鼻法？」曰：「蘭草不占王者氣，萱花不辯女兒香？」「如何是無舌法？」曰：「幸我不會羣黑獄，于鄉甚事吐青蓮。」「如何是無身法？」曰：「慣將不潔調西子，謾把橫陳學小憐。」「如何是無意法？」曰：「只爲有情成小劫，卻因無礙到靈臺。」慧公曰：「六根已淨，八垢須除。再爲汝下一轉語。何謂念煩惱？」曰：「誤將濁水濺蓮葉。」「作何除法？」曰：「奪取剛刀殺藕絲。」「何謂不念煩惱？」曰：「一任飛時沾柳絮。」「作何除法？」曰：「再從繫處解金鈴。」「何謂不念煩惱？」曰：「春蠶作繭全身縛。」「作何除法？」曰：「蠟燭成灰徹底銷。」「何

「謂我煩惱？」曰：「未出岫雲偏作雨。」「作何除法？」曰：「不開花樹本空枝。」「何請我所煩惱？」曰：「底事急流爭鼓棹。」「作何除法？」曰：「好憑順水再推船。」「何爲自生煩惱？」曰：「鑽榆取火還燒樹。」「作何除法？」曰：「凍水成冰不起波。」「何謂差別煩惱？」曰：「磨將子墨猶嫌白。」「作何除法？」曰：「買得胭脂便是紅。」「何謂攝受煩惱？」曰：「痛看西子心頭捧。」「作何除法？」曰：「癢倩麻姑背上搔。」慧公曰：「是兒可人。吾爲汝說九根之法。汝能一問一答，便許傳第一妙諦。信根何在？」曰：「龍牙打版。」「精進根何在？」曰：「石鞏架箭。」「念根何在？」曰：「丹霞選佛。」「定根何在？」曰：「華林縛虎。」「慧根何在？」曰：「雪峯趨毯。」「慈根何在？」曰：「白鹿掛袋。」「樂根何在？」曰：「達摩授鉢。」「捨根何在？」曰：「如來痛背。」「意根何在？」曰：「天龍豎指。」「如此畢竟作麼生？」綺琴拍掌而吟曰：「饑來吃飯困來眠，悟得傳燈第一禪；散盡天花渾不著，豐干饒舌已多年。」慧公曰：「汝真佛門種子。但以文字釋經，未免墮口頭禪耳！」以座上蒲團授之曰：「待此物破時，迺汝證盟候也。」綺琴合掌拜謝，歸而靜坐一室，終日不言不笑。

似學天竺善提，九年面壁者。後聞蒲團未破，紅粉先埋，豈導師之誑語乎？抑金棺雙足，將現迦葉身而得度也？姑記之，與葉小鬢參禪一案，並爲詞壇佳話。

鐸曰：『昔五祖以袈裟度世，於五百人中，必擇一鈍漢予之。乃知金蓮法界，非聰明人插脚地也！我輩欲參大乘，惟願生生世世，勿作有情之物。』

窮士扶乩

吳中馬顛，能詩，工詞曲，而名不出里巷。飢寒潦倒，薄游於揚，以詩徧謁貴遊，三載卒無所遇。適虹橋荷花盛開，鱸賈設宴園亭，招名士之客於揚者。馬私挾詩囊而往，聞人阻之。馬排闥直入，衆譁問爲誰？馬曰：『某吳中窮士，少習扶乩。今貴客滿座，請獻薄技。』時揚州扶乩正盛，就近地借得沙盤等具，排列中庭。馬書符焚訖，擇一僕共襄厥事。乩忽飛動，大書二十八字，曰：『藕花香裏路迢迢，準擬吟詩付玉簫；踏徧平山人不見，自迴短棹過虹橋。』衆請署名。書曰：『予康對山，偶訪詩人，閒遊至此。』鱸賈伏地拜曰：『狀元公來矣！』諸名士亦跪請曰：『殿元詞華夙瞻，已見一斑

。願窺全豹。」乩書曰：「予奮作強半遺忘。有揚州新樂府四首，請政。」其一曰：「借神債，望神拜，財神許我千金貸。不納閒官不作賈，買得雛兒教歌舞。雛兒歌一曲，黃金堆滿屋。雛兒舞一回，蜀錦高于臺。紅燭搖搖春夜短，傾盡千家萬家產。傾財破產莫憂汝，自有財神作債主。」其二曰：「東風二月吹黃埃，多子街上飛轎來。前不高軒後不簸，大腹纍纍伸脚臥。轎前走幹僕，轎後隨嬖童。道旁一老夫，嘖嘖誇而翁。而翁當日好肩背，東門擔水面門賣。」其三曰：「朱門沉沉夜作晝，金鑰倉琅響戶牖。堂前銀燭一半殘，主人睡起傳朝餐。左有彈箏妓，右有挾瑟倡。玉簫金管陳兩廂，銜杯聽歌樂未央。樂未央，歌聲畢；樵樓三鼎華筵撤，束矩門前出拜客。」其四曰：「賢侯怒，賢侯怒阿誰？不怒優人謁，不怒齷商來，只怒秋風鈍秀才。手中一卷書，長揖當空階。書生如此不曉事，焉用品題作佳士？不是龍門爾莫投，請爾去識韓荆州。」書畢，諸名士齊聲讚歎，嵯賈亦拍掌和之。馬他顧而笑。繼見席上磁杯中，有瓦和尚端然跌坐，請乩仙題句。乩書曰：「僕幼習儒書，未嘗內典。適與武功无垢大師同來，倩彼一爲捉刀。」乩停駐半晌，書曰：「我武功山主客僧无垢也，康殿撰相邀至此。居士輩有何見論？」

諸名士指席上杯索題。乃書曰：『誤駕慈航海上迴，風波湧斷講經臺；年來說法成空相，願咒蓮池化酒杯。』善提露滴酒家缸，醉倒禪牀氣未降；醒眼笑他諸佛子，可能一口吸西江。』後書『殷元公挾妓來矣！小僧且退。』問妓何名？書曰：『此卞淑娘，卽予邀客詩中所謂「秦樓翡翠裙」者也。向從鼉四娘習琵琶，妙解音律，兼好學金荃豔體。亦頗不乖風雅。』時王條山徐薌坡以綠春詞三十首，徵江左詩人步韻。諸名士遂出原箋請和。亂書曰：『君等皆名下士；乃窘於七步，而乞靈舞裙歌扇中耶？不得已代爲一吟。』書曰：『阮家西壁宋家東，一帶疏簾似夢中；深院釀花鳩婦雨，畫欄垂柳鼠姑風。膽瓶嫌素添山紫，步障憎寒換海紅；芳草年年南浦綠，卻將別恨惱文通。』『芙蓉寶帳隔重重，跨鳳歸來不再逢；衣帶水淹花月渡，劍鏗山割雨雲峯。淚因洗面何緣熱？酒爲澆愁未肯濃；偷向簸錢堂下走，棋檯藥鼎盡塵封。』『偶隨梅柳渡春江，忽見桃根倚畫牕；重喚雪兒彈錦瑟，催教雲母拓紗窗。鞦韆尖綵鳳三千拜，袖底鴛鴦十八雙；同傍得憐堂後住，情魔一點幾時降？』『冷笑鷓鴣戀一枝，裝成金屋莫嫌遲！桃花繞樹長庚宅，芍藥當階上巳時。西北高樓看日出，東南孔雀避風吹；錦駝細載移家具，香譜茶經鏤雪詞』

。『閣子玲瓏近翠微，安牀支白未全非；屏開龜甲邀花伴，簾捲蝦鬚放燕歸。廿五條
弦彈處翠，十三行字仿來肥；有時笑拾韓嫣彈，打起黃鸝作對飛。』方撲圓冰犀角梳，
九梁花插兩鬟虛；高情懽學鳴蟬髻，垂手愁拈飛燕裙。短髮鬢香挑菜後，羞眉熨帖破瓜
初；水晶簾下無多地，貪看梳頭誤道書。』『款步蓮花不用扶，鮫綃解處見冰膚；顰眉
欲索三年艾，得意誰償一斛珠？持屐尙堪驅使在，提鞿還恨薄情無；感甄舊賦卽曾讀，
好寫浚波羅襪圖。』總書七首，諸名士爭奪奪硯，心記手鈔。而虬走如飛，以下竟不能
全錄。止錄其『屈戌牢鉤防露眼，祕辛私授試風懷。幾度花風開夜合，連朝穀雨過春分
。已諧鳳卜心中事，蚤褪蛇醫臂上痕。五辛盤薦香花裏，六甲符書衣帶間。延年藥自香
闈種，長命鐙教綵袖挑。有情夜雨當歸草，無用春風及第花。將浮弱水窺清淺，欲築強
臺阻蔚藍。』等句。予友柳東籬適在座，出其所畫探芝圖，請題一曲。虬判云：『兒手腕
已脫，柳君何不相諒？且此事非兒所長。東君中山狼一劇，流傳菊部，何不仍勞捉筆？
』於是虬寂然久之，復書曰：『可笑癡兒，慣逃文債。且代賈餘勇，以應柳君之請。』題
曰：『琪花瑤草滿平臬，趁東風碧山重到。鋤香經露濕，籃小帶雲挑。誰是知交？只有

個俊山僮，把徑兒掃。花雨飄飄，宿鳥驚寒立樹梢；遊絲裊裊，樵人踏葉度平橋。一天幽景情誰描？半生採藥無人曉。無人曉，先生指點山僮道。俺本是姓柳州，怎不向愚溪垂釣？字東籬，怎不向菊徑傾瓢？終日裏過前溪，採玉苗；沿芳岸，尋香草。一謎價水曲山拗，步履千迴更百遭。非是俺破工夫尋煩覓惱；則緣俺半世英豪。酒債詩逋，湖海遊遨。只落得宋玉多愁，文園善病，兩鬢蕭蕭。何處討買山錢，終南徑巧。好盼上駐顏丹，益壽方高。拋了吟毫，插了花標。小排場，丹鼎泉盧；大生涯，火棗冰桃。逗引得俊山僮，首盡搖。請先生謾嘲，一齊向山前拍手呵呵笑。猜破你個中元奧；休則要太裝喬。豈不見懶嵇康養生無效，老黃公辟穀徒勞。想當然，絳雪丹燒；莫須有，元霜白搗。一種種鬆膠鳳膠，續誰家命好？因甚把長學生，打成畫彙。這多緣竹西歌吹三春鬧；朱門酒肉千家飽，有幾個風雅兒曹；也則傍紅橋聽玉簫。趁畫舫，浮仙棹；陪官閣，吟詩草；那識舊家山有個閒風調。因此向畫圖中抽身先早；寫幾疊翠山兒一抹腰；添幾株碧樹兒萬葉嬌；跳出了愁圈套。喚作採芝圖，便是成仙料。打破這啞謎兒，管教你先生笑倒。早被莽書生搦一隻掛枝兒，把真情傳徧了。」題竟，柳頓首稱謝。醜賈曰：『狀

元文駕，未可久停。」令馬書符送之。已而肅客入座，令馬緩於座側。席上互相誇獎，刺刺不休。且有引喉按拍，作曼聲以哦者。馬不能忍，曰：「虬仙所作，絕無『謝眺驚人』之句，諸公何必傾倒？」衆叱曰：「井蛙敢於誇海，此亦妄人也已矣！」醜賈曰：「想渠本不曉事。狀元公所作，豈有錯謬？」馬曰：「貴人以僕爲門外漢耶？僕有拙稿一卷，願呈斧削。」諸名士纔一披閱，曰：「此窮儒酸餽耳！何足言詩？」連閱數首，俱言不佳。醜賈曰：「寒乞兒作詩，那有妙處？諸君不必污目。」諸名士亦口疵手勒，盡情醜詆。繼閱至後卷，前所題絕句，與新樂府四首，儼然在列，默然不語，相顧色變。馬拍案而起曰：「公等碌碌，真所謂井蛙誇海者也。僕雖不才，謬以詞章自負。不謂三年浪蹟，未得一遇知音。竊料近日名流，專於紗帽下求詩，故嫁名殿元，以便文章增價。且方丈縉流，青樓豔質，落筆便詫奇才，押韻卽稱傑作。因此詭託嬌名，假標梵字，俾無目者流，舉聲附和，亦不至妄肆雌黃。名下題詩，古今積習。是非九方皋安能賞識牝牡驪黃外哉？」諸名士汗流氣汨，匿顏向壁。醜賈捧腹大笑曰：「吳兒狡獪，今信然矣！」急延之上座，競酌巨觥相勸，并屬諱言其事。馬笑曰：「詩壇月旦，舉世皆然

，豈獨公等。」於是交勸迭酬，盡歡而散。後諸名士推馬爲主盟。饑買家等相延致，時以千金卹其家。而本領既大，心計轉粗，不復能唱渭城矣！

鐸曰：『對山救我，有志者且有遺憾，矧借爲救貧之策耶？始則相輕，繼則相黨。詩腸齷齪，何時湔洗？吾當借康家鼓，作漁陽三弄也。』

老面鬼

吾師張楚門先生，設帳洞庭東山時，嚴愛亭錢湘舸俱未入詞館，同堂受業。一夕，談文燈下，疏櫺中有鬼探首而入。初猶面如箕，繼則如覆釜，後更大如車軸。眉如帚，眼如鈴，兩頰高厚，堆積俗塵五斗。師睨微笑，取所著橘膜編示之曰：『汝識得此字否？』鬼不語。師曰：『既不識字，何必裝此大面孔對人？』繼又出兩指彈其面，響如敗革，因大笑曰：『臉皮如許厚，無怪汝不省事也！』鬼大慚，頓小如豆。師顧弟子曰：『吾謂他長裝此大樣子；卻是一無面目人，來此鬼圈。』取佩刀砍之，鏗然墮地。拾視之，一枚小錢也！

鐸曰：「錢神變相，文士說法，如是如是。倉頡造字而鬼哭，周景鑄錢而鬼笑。鬼之不識字而愛錢，其天性耶？迺有識字亦愛錢者，吾不測其是何厲鬼矣！」

遮眼神

吳郡南北兩局，有機房殿，旁塑一像，曰遮眼神。一夕，守局者，見神頂冠束帶

蜂擁而出。越數日，宿殿上，見神復來，青衣露頂，面若塗炭。上座者詢之。曰：「適被一人褫去冠帶矣！」問：「何人？」曰：「不知。」問：「所獲何罪？」曰：「亦不知也。前在殿廊下，遇衣青者數十輩，以千金啖我，引至一處。牆外盡被荆棘，門上懸絳綵，中橫金字匾額。衣青者導予入。見兩旁數百矮屋，提鈴唱號，不知作何事。俄歷兩重階，至一堂，規模甚嚴肅。上有二老左右坐，下設兩長几，鋪以紅氈。氈上堆積者，未審何物。衆人環坐，紛紛聚訟。衣青者促予遮眼，予即出兩手。左手蔽堂上；其堂下者，以右手掩之。亡何，一藍袍人至，問：「爲誰？」予應曰：「某機房殿遮眼神也。」藍袍人怒曰：「爾等蒙蔽伎倆，在市井中簸弄足矣！何得來此？自今當赤日正中，

執事者俱有冰鑑，豈容販繪貿布者流，上下其手？」命朱衣者，褫冠帶。卽有一藍面鬼，持筆蘸墨，塗面目幾徧，逐予門外。急尋衣青者，已遁去。狼狽而歸，仍投廡下。上座者思之良久，曰：「似此奇事，吾亦不解。其人其地，容查可也！」守局人忽大噉，其聲遂絕。後迹其事於儕輩，議論紛如，亦無有能識之者。

鐸曰：『明是我輩舊遊之地，而問者不知，答者不知，述者不知，聽者亦不知。昔人以不讀書爲快活神仙，此等是其吃苦處。』

科場舞弊，王法必誅。因其身在市井，姑從末減。至蘸筆塗面，一副齷齪，反添譏許文墨，藍面鬼可謂以惡矣！或曰：『以貪敗者，厥名曰墨，蓋以示誡也！』受業張吉安附識。

燒錄成名

石韞玉，字執如，負文章盛名，而實道學中人也。嘗謂予曰：『我輩著書，不能扶翼名教。而凡遇得罪名教之書，須拉雜摧燒之。家置一紙庫，名曰「孽海」，蓋投諸濁流，冀勿揚其波也。』一日，閱四朝聞見錄，拍案大怒。急謀諸婦，脫臂上金條脫，質

錢五十千，徧糶坊肆，得三百四十餘部，將投諸火。予適過其齋，怪而問之。石曰：「是書所載，俱前朝掌故，名士著述，無可訾議？而中有劾朱文公一疏，荒誕不經。逆母欺君，竊權樹黨，并及閹閹中穢事。有小人所斷不爲者，乃敢形諸奏牘，污蔑我正人君子。且編書者，又逆料後人必不深信，載入文公謝罪一表，以實其過。嗟乎！小人之無所忌憚，至於此極乎？」予曰：「是何足怪！天下享重名者，必遭衆忌。况我文公少時，出入經傳，泛濫佛老，小儒易涉堂奧。後得理學正宗，門牆高峻，而又有蔡西山眞景元諸弟子輔翼之。而日前之依草附木者，盡塵之門外。於是轉羞成怒，欲敗名而無隙。乘咸和殿兩筭，有「大臣失職，賤者竊柄」之語，爲上遊所惡。而又劾唐仲友不法等事，觸忤宰執；遂文致其詞，貿然上瀆。一以雪擯斥之讎，一以逢臺垣之喜。此小人之肺肝如見者也！」石曰：「然則文公何以不辨？」予應之曰：「文公當孝宗朝，陛對者三，上封事者三，披肝瀝膽，詆訶近臣。孝宗開懷容納，令持浙江江西之節，繼復有經帷之命。眷之愈厚，嫉之愈深。當時諫垣諸公，至有罪當誅戮之議。君子明哲保身，而動稱好辨，僂辱及之矣！且理欲危微，毫釐必辨，仍恐疑似之介，貽誤後學。若立朝行己之

間，天下萬世，自有公論。譬諸執途人而指雪爲黑，指漆爲白，雖愚者亦知其謬。而獷待曉曉置辨乎哉？」石曰：「君論誠佳。然此可爲智者道，難與俗人言也！」卒燒之。予曰：「君可謂勇於爲義者矣！」是年石以南闈發解，庚戌應禮部試，爲傳臚第一人。其扶翼名教之功乎？

鐸曰：「祖龍一炬，千古恨之，因災及聖經也。若丁儀無米，不著嘉名；朱榮有金，便成佳傳。定當拉雜摧燒，勿憚揚祖龍之燼矣！」

讀書貽笑

徐樞，字直夫，少孤貧。甫誦四子書，卽無力就傅，因借讀於月聲菴之上院。僧印源，奇人也，諷經之暇，卽跌坐蒲團，聽徐讀書。每至得意處，輒合掌讚歎，命侍者以茶筍果餅啖之。徐偶一致謝，必肅然起敬，曰：「君讀書君子。荒菴簡褻，幸勿見罪。」後徐補博士弟子員，夜讀如故。而印源閉目垂眉，似不甚傾聽。徐或挾卷高吟，印源卽趨赴禪牀，蒙被僵臥矣！嗣後過之，亦不接一談。戊子歲，徐登賢書，詣菴道賀者，

屢躓幾滿；而印源落寞如舊。時徐將赴禮闈，努力作揣摩計，宵分苦讀，常至達旦。印源忽厲聲曰：「驢鳴犬吠，強聒不休；請避三舍，毋溷乃公爲也！」徐愕然謂印源曰：「僕雖不肖，蒙師見譽，何後倨前恭若此？」印源曰：「君初來時，所讀皆古聖昔賢，格言明訓，是不以勝飲服。自君作秀才後，所讀皆膚詞臆義，了無意味，已屬厭聞。今高掇巍科，而所讀者愈趨愈下，竟似村歌牧笛，不堪入耳。前恭後倨，此君自取，於我何尤？」徐曰：「師方外人，未解讀書機竅。我輩讀書，驗有成例。童時以四子書五經入手；稍長則讀漢史楚騷韓柳歐蘇諸大家文字，習爲舉業。讀成宏，讀隆萬，讀天崇，讀時人試藝。小試得手，取春秋兩闈墨卷，揣摩成熟，然後可拾科第。師何憤憤而爲此饒舌？」印源曰：「原來儒家與佛家不同。佛家圖得箇竿頭日進；儒家只是一步低一步法也！」徐默然語塞。印源俯思良久，忽大笑曰：「卿自用卿法；我還讀我書。秀才家自有制度，勿爲出家人所誤可耳！」徐唯唯而退。

釋曰：「佛家自有之無，儒家從上徹下，同是一氣，何必各分鼻孔？秀才罵和尚，和尚亦罵秀才。其實罵和尚者，卽是和尚法；罵秀才者，卽是秀才法也。」

鏡 戲

蕪湖馮野鶴，與人交，有肝膽；而獨制於閨閫。中年乏嗣，購一妾，禁勿令共牀席。偶於無人處私語，妻窺見之，呼天拍地，詬許萬端。馮心懾之，而不敢言。一日，有書生款其室。馮延之坐，叩所自來。書生曰：「僕秦臺下士也，善識人膽，閱歷風塵久矣！見世之讀書者，無作文膽；磨盾者，無破賊膽；佩朝紳者，無直言敢諫膽；結縞紵者，無託妻寄子膽。今聞足下高義，故來一窺膽略。馮大喜，并欲瀝膽示之。書生曰：『君誠義膽，僕所洞鑒。但必堅之以智，鼓之以氣，乃無喪膽之虞耳！』」馮慨然曰：『吾雖不及常山公，渾身是膽；然臥薪爲嘗者，亦有年矣！諒不至怖郝家名，作襍中啼兒也！』撫掌高談，意頗自負。書生嘖嘖稱羨。亡何，聞中獅吼大作，馮不顧，談笑自若。繼聞廚下碎釜聲，如銅山西傾，洛鐘東應，馮猶勉強自制。俄，又聽堂前敲朴聲，杖下號泣聲，諸婢僕喧呶解聲，馮漸色變。復有一老嫗奔告曰：『夫人撩衣揜袖，執木白杵潛伺屏後，馮漸起離坐。忽屏後杵聲築築，厲聲喝曰：『誰家狂蕩兒，引逗人男子作

大膽漢？」馮臉色如土。書生瞑目而視曰：「怪哉！始大如卵，繼小如芥；再一恐喝，殆將破矣！」急起欲去，馮強挽之。書生曰：「僕以君有膽力，故來一窺梗概。不謂空有其表，直一無膽懦夫耳！」言未畢，屏後一杵飛出，中書生左臂，鏗然一聲，化爲古鏡。拾視之，背篆照膽兩字，知爲秦時故物。婦奪以自照，鑿大如甕，猶蒸蒸然出怒氣。及照馮，細如半黍，清水滴瀝；驗之，蓋已碎矣！

鐸曰：「彼丈夫也，我丈夫也，吾何畏彼哉？彼婦人也，我丈夫也，吾安得而不畏？記此爲不成丈夫者鑒。夫庸懦之夫，不過自愧無能，釀成悍戾。而賢達有智略之士，恐以家庭之醜，暴之於外，往往潛聲忍氣，保全令名。於是專閫威風，徧行天下。元直捉跡，太傅閉帷，王茂宏之犢車，房元齡之醜酒，可爲殷鑒。然延平五虎，鬼猶畏之。無杜蘭香治創之藥，亦未易普度衆生也。猶記庚寅歲，養疴紅芍山房，戲製泥金帶傳奇，爲天下悍婦懲妬，演諸宋觀察堂中。登場一唱，座上男子無不變色卻走。蓋悍婦之妬未懲，而懦夫之膽先落矣！殆哉！」

帖 嘲

陳小梧，家吳之專諸里，負才傲物，多所凌折。一日，有人投帖於門。視之，年春同學弟某拜也。訝其素無半面，何以來此？而客已金頂華服，闐然而入；舉手一拱，竟登上座。陳叩其邦族。客曰：「僕浙之歸安人也，徧覓雅流，未會一覲。今聞小友高才，故爾奉訪。」言竟，抵掌捋鬚，笑傲自若。陳睨視而笑曰：「嘻！異哉！世有一字不通之輩，而能知我高才，可謂咄咄怪事。」客懼然曰：「僕雖不才，與汝邂逅萍蹤。何便知我一字不通，而公然謾罵？」陳曰：「人之不通，豈在談文數典；即以君名帖論之，何曾道著一字。」客請其說。陳曰：「君雖遙遙華胄，而我家數代明農，從未掛名仕籍；年之一字，於義何屬？至於指稱曰春，我與貴族，實無一點稂莠親；則此字亦屬可刪。君遊浙學，我隸吳庠；同學二字，全然附會。我年僅三十有二，而君鬚髯皆蒼；自稱曰弟，無乃太謙。適見君進來，舉手一拱，即登賓位；長揖且未之有，何言拜乎？試思此一行名帖中，有一字解得去否？謂君不通，確有明徵，何曾謾罵？」客曰：「汝真少不

更事，此名帖之俗例耳！」陳曰：「君以俗例待我，尙欲覓雅流於天下哉？」拂袖竟入。客旁皇久之，收其名帖，踉蹌而出。

鐸曰：「制貴通今，禮宜從俗，况命帖之淺淺者乎？乃竟以此貽笑，始知正平先生，刺中字滅，懷而不投，大有卓識。」

一 錢落職

南昌某父，爲國子助教，隨任在京。偶過延壽寺街，見書肆中一少年，數錢買呂氏春秋。適墮一錢於地，某暗以足踐之，俟其去，俯而拾焉。旁坐一翁，凝視良久，忽起叩某姓氏，冷笑而去。後某以上舍生，入臚錄館，謁選，得江蘇常熟縣尉。束裝赴任，投刺謁上臺。時潛菴湯公，巡撫江蘇，十謁不得一見。巡捕傳湯公命令，某不必赴任，名已掛彈章矣！問所劾何事？曰：「貪？」某自念「尙未履任，何得有贓款？」必有舛錯，急欲面陳。巡捕入稟；復傳湯公命曰：「汝不記昔年書肆中事耶？爲秀才時，尙且一錢如命；今僥倖作地方官，能不探囊眩篋，爲紗帽下之劫賊乎？請卽解組去，毋使一路

哭也！」某始悟日前叩姓氏者，卽潛菴湯公，遂慚愧罷官去。夫未履任而被劾，亦事之出於意外者。記此爲不謹細行者勗。

鐸曰：「錢神化百千億萬身，種種誘人失著。勿謂一錢甚微也。涓涓不塞成江河，燭火不滅成燎原。吾願飭篋篋者，自一錢始。」

兩指題旌

趙蓉江未第時，館東城陸氏。時主婦新寡，有子七歲，從蓉江受業。一夕，秉燭讀書，聞叩戶聲，啓而納之，主人婦也。叩所自來，含笑不言。固詰之。曰：「先生離家久，孤眠岑寂。今夕好風月，不揣自薦，遣此良宵。」蓉江正色曰：「婦珍名節，士重廉隅。稍不自愛，交相失矣！汝請速回。人言大可畏也！」婦堅立不行。蓉江推之出戶。婦反身復入。蓉江急闔其扉，而兩指夾於門隙，大聲呼痛。稍啓之，脫手遁去。婦歸，闔戶寢，頓思「清門孀婦，何至作此醜行，凌賤乃爾？」轉輾牀褥，羞與悔并。急起引佩刀截其兩指，血流奔溢，瀕死復甦。潛取兩指拌以石灰，什襲藏之。而蓉江不知也。

，即於明日捲帳歸。後其子成進士，入部曹，爲其母請旌。時蓉江已居顯要，屢申屢駁。其子不解，歸述諸母。母笑曰：「吾知之矣！」出一小檀盒封其口，授其子曰：「往呈爾師，當有驗。」子奉母命呈盒於師。蓉江啓視之，見斷指兩枚，駢臥其中灰土上，猶隱然有血斑也，遂大悟，即日具題請旌。此事載趙氏家乘，其親慎茂才爲予言之。

鐸曰：「處貧賤易，處富貴難。蓉江當未第時，闔戶拒奔，凜然難犯，豈非廉隅自重者哉？乃此婦克全晚節，而蓉江終入奸黨，熱中之念害之也。亦所謂養指而失肩背者歟？夫我輩讀書論世，務須放開眼孔。不可因賢者而護其短；不可因不肖者而沒其長。如李光弼之抗勅，畢竟是不臣；溫太真之絕裾，畢竟是不子；謝道韞天壤王郎之恨，畢竟是不婦；許武以肥田讓兄，而盜取孝廉，畢竟是不弟；王仲回怒撻其子，不令其官同門之喪，畢竟是不友。至古來大奸慝，莫如曹操，而彌衡不自殺，不可謂非愛才；文姬必遠贖，不可謂非仗義。秦檜題伯夷頌一詩，居然有許身禹稷之概；嚴分宜鈐山讀書，十年冰雪，亦與志士清操何異？而賢者終成爲賢，不肖者終歸於不肖。蓋一眚不足以掩大德，小善不能以蓋巨醜也。因記趙蓉江事

，而牽連及之。」

酒 戒

鄧翁，失其名，賣藥邯鄲市上。一日，薄暮，有蓬頭奴，持葫蘆向翁取酒。翁疑視之。曰：「近托芳隣，汝不識耶？」翁置不問。月餘，更不復來。後遇之盧生祠下，強邀入肆，道其契闊；并取甕頭梨花春酌之。蓬頭奴急起捉臂，笑曰：「君勿再誤我。實相告，予純陽子座下柳仙也。曩隨主人岳陽時，見其三度醉，喉間輒作癢。主人客，不予涓滴，是以日就酤，一消渴吻。會主人赴芙蓉城洗花宴，命予守藥爐。苦岑寂，傾葫蘆中宿釀而飲，大醉，酣臥鑪側。主人歸，責予失守，予以醉辭。主人怒。予曰：「東翁日在醉鄉，何獨下酒禁於僕？」主人曰：「予飲者，酒也。渠所飲者非酒，禍水耳。」予曰：「有以異乎？」主人曰：「予之酒，取粟顏子負郭之田，去秕梁鴻賃舂之白；量以才斗，盛以智囊；貯曹氏書倉者累月，而後浸以廉泉釀水；入范家淨釜，運三昧火蒸之；良藥爲麴，直木爲槽。俟其成也，酌以堯之鍾，孔之觚，仲氏之榼。故清可爲聖

濁可爲賢。爾之酒，不過盜踏樹粟，貪夫酌泉，王孫煬灶，癡兒滌器。誤飲之，則靡者貪，謹者狂，墮井者喪身，罵座者買禍；鑪畔疑奸，甕頭認賊，其小節也。爾不此之戒，猶藉主人爲口實哉？」因大悔悟。主人曰：「濁根不拔，後恐萌故態。」掣劍劊予腸胃，掬水滌盡，仍納之，亦無所苦。復以所釀金盤露賜予跪飲。大醉者七日。嗣後過酒肆家，見盈缸累甕者，觸鼻不知爲何物，是以不復來。翁大驚，伏地而拜曰：「君主人既有釀酒方，何不一見賜？」柳仙出錦囊予之，長笑而去。折視之，大書一「水」字。起視肆中酒，盡化爲水。翁由是棄賣漿業，投盧生祠，爲香火道人焉。

鐸曰：「捉月傷生，流涎失品，死便埋我，作達者亦何益哉？妄得取金留犁，玉蟾餘，盡以西江水滌之。此次公醒狂論一則，酒家南董，從此塞瓶覆甕可也。」

桓温在座，日給二升；景伯登筵，禮勝二爵。人非親友，路入槽邱。喜則蕩澤迷心，淳于棼合襟錯坐；怒則車輪插頸，高季式恃勢留餐。醜態凌人，醉獨羽色。定當湯老弄於池畔，轉以投池；極畢卓於竈邊，請其入甕。受業許元凱附識。

色 戒

袁浦士人某，好漁色。妻美而賢，諫之，輒反目。庚午試北闈，下第歸，過弓家城。一婦人折花門外，睨之絕豔。某故作墮策，下騎徐拾之，曰：「榮陽生墜鞭矣！何新國夫人不邀入院耶？」婦似不聞，執花舉帷而入。某大失望，怏怏振策去。夜止旅店，輾轉不能寐。甫就枕，見一客高冠長劍，衣杏黃衫，岸然而來。某起延坐，並叩姓氏。曰：「僕黃衫客也。自霍家兒埋玉後，與虬髯崑崙輩遁迹海上。今復技癢，一履塞世。」某驚喜，述所見，私與商確。客曰：「得非城南第五家，門外銀杏一株，上富翠藤作紫花者耶？」某曰：「然！」客曰：「此良家婦，婿亦冠儒冠。門第與足下等，非章臺路旁柳，任人攀折者。」某固求方略。客曰：「姑狗所請；但僕有唐突處，幸勿罪。」竟去。亡何，客引一婦來。燭之，鬢鬆釵墜，轉益嫵媚，喜極。欲與狎抱，而礙客在座。客似察其意，曰：「僕亦偕一麗人來，與眼前人相伯仲。君請假紅，我亦倚翠，兩不妨也。」某業已滿願，不復問麗人爲誰，請客別楊東軒，自乃捧豔登床，備極穢褻。事訖，酒

往東軒伏窗隙窺之，見一麗人與客並枕臥；繼聞私語曰：「我家男子太憨跳，日漁脂蠟粉，拋人閒處住。今得侍君寢，願從此矢白頭。」客引手替枕笑曰：「卿言大有見。但一頂綠頭巾，送而夫戴卻矣！奈何？」麗人曰：「渠自有孽報，何足惜？」審之，酷類其妻，某大憤，排闥直入，曰：「何物狂奴，玷人清白？」拔床頭劍欲斫之。麗人忽遁去。客起迎笑曰：「爾亦知玷人清白耶？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汝床頭人在，亦當爲乃夫留一餘地也！」某語塞，撫劍作怒目狀。忽有儒冠者倉皇入內室，捉其婦，徒跳而出。旋入東軒搜得某，奪劍欲殺。客代爲緩頰。而三尺霜鋒，凜然在頸矣！某駭極，狂呼而醒。因歎曰：「淫人妻者，妻亦得淫人報。况姦與殺近，可長以身試乎？」歸家後，與妻頗敦琴瑟；倡樓伎館中，亦杳無某生蹟矣！

鐸曰「客館宣淫，深閨揖盜。現在盤珠，不勞頭上翁覆弄也。戒之！慎之！出乎爾者，反乎爾者也。牆茨難掃。卽以此言，作千金蔽帚也可。」

公孫穆後房領袖，韓熙載內院乞兒，雖屬風狂，不離閨闈。若乃越此疆而侵彼界，必至愛野鷺而失家雞。天道好還，人言可畏。須知此日宣淫榻上，卽是摘櫻賣婦之媒；豈待他年露臺園中，始悟反火焚身之

財 戒

山西潞安府城隍廟寓一奇客，自稱五嶽子。審其音，類燕趙間人。日頗倒四時花木爲戲。一日，里中好事者，環請作劇。客曰：「諾！」袖中出青錢一棧，側插庭際，駢兩指作書符狀。須臾，錢大如車輪，羣異之。客曰：「適成連子遲予海上，當暫去。明晨復來。」臨行，指錢笑曰：「此物有福則享，無福則殃。爾等勿輕覷也。」遂去。衆亦漸散。無賴子某，徘徊至夜，摩挲良久。潛從錢孔中窺之，見其內瓊樓翠閣，繡檻文窗，琉璃屏，珊瑚榻，珠玉寶玩，無不具備。俄，數美人衣五銖衣，曳輕縠裙，明璫玉珮，翻然而來；手各攜樂器一具，不似世所傳箏琶笛板者。亡何，一美人曰：「紫雲迴樂府，自阿環盜去，久不復奏矣！盍理之？」衆曰：「諾！」於是展氍毹席地而奏。奏畢曰：「阿蠻嬌態，獨步一時。請更作折腰舞可乎？」一美人癡立，似未允者。衆笑曰：「癡婢子被自家郎馳驟，腰圍粗卻矣！」美人面發赭，勉強振袖而舞。庭前桃瓣簫鼓，如紅

雨墮。某在錢孔中，初猶探首入，後漸入佳境，不覺移身逼近腰際。忽聞堂上噴喝聲曰：『何來醜奴，窺人閨闥。』哄然盡散，而重樓疊閣，無一存者。某覺錢孔漸小，四面束住腰下，欲進不能，欲退不可。而束處痛極難忍，狂聲呼救。里中羣起環視，無計可出。天曉，客復來，噴曰：『寒乞兒，汝一介窮骨，妄覬妻妾之奉，宮室之美，以至鑽穿錢孔，動輒得咎。孽由自作，不可活矣！』衆代爲哀免。客曰：『天地間禮義廉恥，酒色財氣，如武侯八陣圖：廉爲生門，財爲死門。渠已從死門而入，尙望從生門而出耶？』某聞言大哭。客曰：『汝有悔悟心，或可救拔。』因取巨筆蘸墨塗錢孔而出之。錢頓小如故。仍納諸袖中；謂某曰：『暫爾筆下超生，後此勿爲一錢不惜命也。』某叩謝，隨衆而去。至今廟祝猶有能言其事者。

鐸曰：『高士買山，才人諛墓，卽廉如劉寵，猶必選大錢納之；矧癖同和嶠者耶？然考九府圖法，外圓象天，內方象地。則鑽穿錢孔，何異埋頭地獄？泉可溺身，刀可殺命。以是取譬，猶以爲遠。』

錄取諸良，良則不流。錢授以戈，戈則近殺。廉士守象形之戒，貪夫常噬肉之占。豈知鄧氏鑿山，磨理

餓鬼，石家金谷，血染游魂。作牛馬於牛生，擲家園於一笑。鑿巖山三千金穴，何爲其然？母張日市百萬錢奴，而今安在？受業許元凱附識。

氣 戒

虞山迂叟莊某，年六十餘，始舉一雄，甫周歲。繼室耿氏，愛若拱璧。鄰女招赴白衣會，捉其子付莊抱之，再四諄囑，登輿而去。莊抱兒竟入書室，讀秦漢紀略。至始皇焚書處，輒拍案而怒曰：「拙哉！祖龍！爾欲盡愚黔首，瑯琊記德碑，教誰識也？」兒驚大哭，莊置不聞。繼讀至博浪沙錐擊處，又拍案怒曰：「惜哉！天不絕秦，副車僅中；否則鮑魚遺臭，何俟三十六年後哉？」兒又大哭，莊仍讀如故。至沛公入關，鴻門擲斗，勃然大怒，拍案起立曰：「此時縱卻，後將奈何？不識臣父計，老重瞳當扶去矣！」兒哭不可止。後更讀至烹翁鼎上，分我杯羹，莊益怒氣填胸，翻案起曰：「父子如此，君臣可知。走狗之烹，夫何怪哉？夫何怪哉？」怒未息，視懷中兒，面青氣塞，不復作啼聲矣！婦適歸，見之，驚欲死。莊猶摩拳擦掌，怒目視書曰：「斷蛇劍何在？吾當取

赤帝子斬卻也。」婦睡之，急抱兒眠榻上，延醫治之，不救。婦痛兒之死，搜括架上書盡投爨下。莊怒，自此與婦別室居，而迂叟子嗣遂絕。

鐸曰：「逞一時之忿，斬百世之祿，氣願可妄動哉？然英雄拔劍，叱咤風雲；名下揮毫，動搖五嶽。勿以迂叟爲鑒，而竟作無氣男子也。」

剛多則凶，忍乃有濟。是以圯上傳納履之士，榜邊有鐵袴之夫。若積腐成迂，借狂作達，大則爾爾搥鼓，殺身鸚鵡洲邊；小則類士製麻，發放櫻桃博塞。因知不驚不怒，須學大勇者之休休；無或若病若顯，竟作小丈夫之悻悻。受業許元凱附識。

俠妓教忠

方芷，秦淮女校書，有慧眼，能識英雄，名出頓文沙嫩上。與李貞麗女阿香最洽。阿香卻田仰聘，屈意侯公子。一日，方芷過其室，曰：「妹侍侯郎，得所託矣！但名士止傾倒一時。妾欲得一忠義士，與其千秋。」阿香哂之。貴筑楊文驄耳其名，命駕過訪。方芷挽其畫梅。楊縱筆掃圍，頃刻盈幅。方芷大喜，竟與訂終身約。時文驄黨馬阮，

爲戟門狎客，士林所不齒；聞方芷許事之，大惋惜，卽阿香亦竊笑。定情之夕，方芷正色而前曰：『君知妾委身之意乎？』楊曰：『不知。』方芷曰：『妾前見君畫梅花瓣，盡作娥媚態；而老幹橫枝，時露勁骨。知君脂韋隨俗，而骨氣尙存。妾欲佐君大節，以全末路，故僿具帶異寶而來，他日好相贈也。』楊漫應之。無何，國難作，馬阮盡啣首；侯生攜李香遠竄去。戎馬荆棘，萬家震恐。方芷出一鏤金箱，從容而進曰：『妾曩日許君異寶，今可及時而試矣！』楊發之，中貯草繩數圍，約二丈許；旁有物瑩瑩然，則半尺長小匕首也。楊愕然，遲回意未決。方芷厲聲曰：『男兒留芳遺臭，所爭止此一刻。奈何草間偷活，遺兒女子笑哉？』楊亦慷慨而起，引繩欲自縊。方芷曰：『止！罪臣何得有冠帶？』急去之。楊乃幅巾素服，自繫于窗櫺間。方芷視其氣絕，鼓掌而笑曰：『平生志願，今果酬矣！』引匕首刺喉而死。後李香聞其事，歎曰：『方姊，兒女而英雄者也。作事不可測，乃如是耶！』乞侯生爲作傳，未果。而稗官野乘，亦無有紀其事者。

鐸曰：『兒女一言，英雄千古。誰謂青樓中無定識哉？詠殘碁一著之詩，吾爲

柳羅燕惜矣！」

雛伶盡孝

梨園樂部，吳門最盛。有尹蘭者，年十二，貌若處子。父儒流，早喪。母守節，忽患咯血症，家亦貧，不能供藥餌。蘭籌度無計，竟投華林部作梨園弟子，錦帕蒙頭，湘鉤學步，嬌喉妙態，冠出一時。得金錢，盡作藥裹費；餘則市珍肴佳果，奉母朝夕權。曉起問安再四，始詣歌場；晚歸取腰鼓檀板，向床頭唱臨川曲子。母安枕，乃潛就腳後臥。小有不樂，鋪氈列几，結束登場，演小青題曲諸雜劇，母歡笑迺止。富貴家設華筵招之去，燭未見跋，托辭遁去。或鑰其戶以窘之，則涕泣求歸。問之。曰：「恐老母倚門望耳！」由是盡憐其孝，至晚亦不固留。贈以金，受而不謝；贈以簪珥，必再拜而後受之。人訝其故。曰：「贈金者，知我貧；贈簪珥者，知我有老母也。如是者七載，母血症驟發而死。蘭哀毀幾不欲生。奉其柩與父合葬訖，取舊日所置翠翹插鳳與一切繡帕花簪之屬，盡投諸火，長跪而誓之墓曰：『後有習此故態者，願殛死。』」人笑曰：「爾

既以此享盛名，纒纏頭矣！何始作而終悔之耶？」蘭潛然淚下曰：「君非知我心者。某雖不肖，育自清門。豈屑以詩書後裔，習此末技？始作者，因養母；終悔者，恐玷父也！」戶部楊公高其孝，招之京師，教以舉子業。格於例，不得應考，薦爲某司馬作書記。偶赴戲筵，歸而大慟曰：「舊日生涯，宛然在目。茫茫泉路，欲待何從？場上之墜鞭詞譜，聽之甚蓼莪餘音也！」吁悵者累日。自此請觀樂者，詭辭之，竟不復赴矣！

鐸曰：「古來畸人傑士，一時辱身降志，有不必求諒於天下者。嗟嗟！誰無父母？而顧使傳孝子者，僅一尹蘭也！或曰：「尹蘭之孝，惟爲優伶故傳。」是固然。然何以學士大夫不爲優伶者，又無可傳也？」

句婦殉節

青州句婦小苗兒，面微黑，眉目有姿致，隨夫王五句於淮。王懶而暴，日臥黃公祠，命妻出句。歸而乞者少，則杖之，曰：「爾從何處嬉，所獲乃止此耶？」歸而乞者多，則又杖之，曰：「爾與誰有私，賺來阿堵物？苟敗露，而翁不爾宥也。」小有迂犯，

王坐階級上，曳令下跪，自披其頰。婦不與較，飲泣順受之。一日，土豪某使僕招其婦。婦慮見疑，偕夫同往。某命唱打棗兒曲。唱畢，某與僕耳語久之，引王出外廂，賞以酒。私謂婦曰：「以爾具此姿色，何患無良匹？乃至爲乞人婦。且聞其朝陵暮辱，夫婦之情絕矣！汝盍早自計？」婦嫣然曰：「勾婦知報夫耳！豈知其朝陵暮辱哉？且婦人從一而終，又何計之有？」某笑曰：「汝不自計，吾已爲若計之。」引婦出外廂，夫已短帶結喉而死。婦知石卵不敵，佯曰：「薄倖奴！我隨汝十數年，有何享受，動輒加赤棒。今若此，是天報也！」某大喜。婦曰：「殺之固善。然犬馬斃，亦當埋帷蓋。苟假尺土而掩之，實君之盛德。」某信之，命僕監守其婦，出詣曠野，相度隙地。婦乘間謂僕曰：「爾知我心願否？」僕曰：「不知。」婦曰：「我乞人妻耳！驟作富家婦，飲食起居都不慣；但得如爾者事之，則我願足矣！」僕喜；繼而曰：「奈主人何？」婦曰：「是不難。急首於官，則主人必繫繯縊中。爾與我席捲而遁，向他鄉作小貿易，差勝低頭簷下也！」僕大稱善，急啓後戶去。某歸，失其僕，詰之婦。婦曰：「不見汝來，想逡踰躡去矣！」某擁婦求償。婦曰：「是亦大可笑。幾見未寒肉在側，卽欲強眠人婦者？」

某固逼之。婦正色曰：「以彼遇我虐，故強顏事君子。若相逼，是以暴易暴，相去幾何？」正撐拒間，忽見僕引持索者數輩，洶洶而入，繫某竟去。婦亦隨至衙署，稟驗之。一掬而服。某論死；僕以同謀首告減一等，並繫諸獄；命以尺地掩王五屍。掩壘，勾婦持刀而前。環視者爭勸之；且曰：「渠當日茶毒若此；今以德報怨，亦已過矣！何必爾？」婦嘆曰：「君臣夫婦，其義一也。勾婦之死，俾天下知盡婦道者，不得以夫為藉口；亦以媿夫視臣草莽，而敢視君如寇讎者。」言訖，自刎死。

鐸曰：「烈士捐軀，盡其在我。此柱厲叔之所以死報莒敖公也。」衆人國士之論，彼豫讓直不曉事漢耳！」

營卒守義

海甯莊太史家，有婢名龍奴，病赤鬚，面黑而麻，裙底蓮船約尺二。營卒陸某聘為室，家貧尙未娶也。會富家某謀劫貧戶妻，陸仗義援之。某怒，賄諸城守，黜其名。陸自此益困。吳六奇未貴時，乞食孝廉查伊璜家，陸曾識之。聞其授副將，往投麾下。吳

公性好客，座上多奇士。有客號海鷗子，擅神術，使陸專事之。一日，海鷗子視陸而笑曰：「汝雖不及馬周火色蓋肩，猶能如趙無恤雖賤必貴。然妻宮大奇，恐不能誕育。幸額角陰隱紋入兩鬢作紅色，尚可藉神力挽也。」出一黑丸授之。陸未深信，姑拜納焉。後隨吳公平寇，得戰功，授裨將。復剿海賊，生擒首逆，獻俘闕下。報入，吳公掛總戎印，而陸以裨將授鎮守矣！陳情告假，星夜歸里。先謁莊外史，問以寵奴。莊笑曰：「貴人尙念舊耶？無論貴賤不敵，醜陋堪憎。卽以年齒論之，今已六十齡老婢子矣！尙堪抱衾獨稱新婦哉？」陸曰：「不然。昔賤今貴，僕命卽彼命也！至面目可憎，僕初聘時已詳悉之。若以衰齡暮齒，則蹉跎之罪，應歸於僕；又豈彼之咎乎？」莊肅然正色曰：「君誠義夫，愚所敬服。」因陸未治第，卽日餐於莊太史家。結褵之夕，揭巾平視，象服珠冠，儼然命婦。及卸裝就寢，數莖白髮，氍毹覆頂，自額及踵，略似人形而已。陸敬禮之弗衰。寵奴勸其置妾。陸曰：「吾卽與爾僧老百年，亦不過三十餘年衾枕耳！忍令他人再分恩愛耶？」而寵奴終愛無嗣。因出海鷗子所贈黑丸授而吞之。不旬月，信水復來；明年誕一子，名恭壽。人謂守義之報焉。

鐸曰：「無鹽入宮，孟光舉案，重婦德者，原不在貌也！然世無廷式，不易妻者誰哉？武夫若此，袁家婿當愧死矣！」

桃夭村

太倉蔣生，弱冠能文。從賈人泛海，飄至一處，山列如屏，川澄若畫，四圍絕無城郭。有桃樹數萬株，環若郡治。時值仲春，香風飄拂，數萬株含苞吐蕊，髣髴錦圍繡幄，排列左右。蔣大喜，僭賈人馬姓者，傍花徐步而入。忽見小繡車數十隊，蜂擁而來，粗釵俊粉，媼妍不一。中有一女子，凹面顰耳，齟脣歷齒；而珠圍翠裹，類富貴家女。抹巾障袖，強作媚態。生與馬皆失笑。未有一車，上坐韶齒女郎，荆釵壓鬢，布衣飾體；而一種天姿，玉姿瓊英，未能方喻。生異之，與馬尾綴其後。輪軸喧闐，風馳電發，至一公署，紛紛下車而入。生殊不解，詢之土人。曰：「此名桃夭村。每當仲春，男女婚嫁之時，官茲土者，先錄民間女子，以面目定其高下。再錄民間男子，試其文藝優劣，定爲次序。然後合男女兩案，以甲配甲，以乙配乙。故女貌男才，相當相對。今日

女科場，明日即男闈矣！先生倘無室，何不一隨喜？」生唯唯，與馬賃屋而居。因思車中女郎，其面貌當居第一。自念文才卓犖，亦豈作第二人想？倘得天緣有在，真不負四海求鳳之願。而馬亦注念女郎，欲赴闈就試，商諸生。生笑曰：「君素不諳此，何必插標賣錢帳簿耶？」馬執意欲行，生不能阻。明日，入場扃試，生文不加點，頃刻而成；馬草草塗鴉而已。試畢歸寓，即有人傳主試命，索青蚨三百貫，許冠一軍。生怒曰：「無論客囊羞澀，不足以壓老饕；即使黃金滿屋，豈肯借錢神力，令文章短氣哉？」其人羞慚而退。馬躡其後，出囊中金予之。案發，馬竟冠軍，而生忝然居殿。生嘆曰：「文字無權，固不足惜；但失佳人，而獲醜婦奈何？」亡何，主試者以次配合，命女之居殿者，贅生於家。生意必前所見凹面鑿耳，齜脣歷齒者。及揭巾視之，黛色凝香，容光閃爍，即詔齒女郎也。生細詰之。曰：「妾家貧，賣珠補屋，日且不遑；而主試者索妾重賂，詐作案元。被妾叱之使去，因此懷嫌，綴名案尾。」生笑曰：「塞翁失馬，焉知是福。使予三百貫錢，列名高等，安得今夕與玉人相對耶？」女亦笑曰：「是非倒置，世態盡然。惟守其素者，終能邀福耳！」生大嘆服。翌日，就馬稱賀。馬形神沮喪，不作

一詞；蓋所娶冠軍之女，卽前所見抹巾障袖，而強作媚態者也。笑鞠其故。此女以千金獻主試，列名第一。而馬亦蠢綠案首，故適得此寶。生笑曰：『邀重名而失厚實，此君自取，夫何尤？』馬鬱鬱不得意。居半載，浮海而歸。生篤於伉儷，竟家於海外，不復反矣！

鐸曰：『錢神弄人，是非顛倒。豈知造化弄人，更有顛倒錢神之柄哉？然此女出千金裝不吝，意氣故自不凡，卽謂之嘉耦亦可。』

荆棘里

會稽周夢荃，襁褓中父客於粵，閱二十載，音問梗絕。周奉母命往探父耗，水宿風餐，備極勞頓。行兩月餘，去粵界尙遠，忽岐道竄谿谷間，荆棘萬叢，迷天塞地。有衣冠者數輩，躡其中，刺足鉤衣，若不覺其苦。周攝衣欲入，見一老人曳杖而來，問：『客何往？』周以尋父對。老人曰：『汝孝子也！宜走康莊，不宜入荆棘里。』周問：『若輩何爲？』老人曰：『此輩平日，名利薰心，趨熱路，走捷徑，自矜健步；故爾竄

入荆棘，使彼一顧其趾。」問：「何不覺其苦？」曰：「世途上皆無形之荆棘；惟旁觀者見之，而入其中者不知也。」周曰：「翁何不發慈悲願，爲若輩一剪除之。」老人笑曰：「荆棘里，舊有兩徑。吾已剪除一徑，爲忠臣孝子往來之地。無如若輩舍正路而不由耳！」周詢其處。老人曰：「荆棘當前，回頭是路。」周一反顧，果見康莊大道，平坦如夷，遂遵道而行。兩旁竹木，秀野可愛。老人曰：「此王子罕孝順竹，張茂先交讓樹也。」至一渡，曰義渡；中泊一舟，曰慈航。縈繞者，皆源頭活水，而波瀾不起。老人挈周登舟，達岸。岸上樹廉石，鐫金碧大字，類蝌蚪書，周不能辨。老人曰：「俗傳『菩提善岸』即儒家所謂『道岸』也。」又行數里許，至一門，顏曰：「不二門。」遙望之，平如砥，直如矢，左右絕無旁徑。老人曰：「汝由此而去，無卻步，無歧趨，勉強而行之，可終其身，無荆棘矣！」遂去。周由門而入，所履皆石徑，光可鑑影，而無纖毫滑澤。從容翔步，初不甚勞。忽峭壁當前，老樹纏籐，下參霄漢，周攀援而上，脫手墮如落雁。起視之，細草平坡，野花當路，又似別一境界。有負樵者，行吟而過。詢之，乃粵之西山背也。急入城，探父蹤蹟，得之毗廬東院。蓋父客遊飄泊，無顏歸里。相見

，各述二十年事，抱持痛哭。粵人感周之孝，播傳里黨，卹以資斧而歸。

鐸曰：『康莊大道，即從荆棘中闢之。可知善惡兩途，相去不咫尺耳！危哉！』

惡 饒

枝江盧生，有族兄任狄道州司馬，往依之；而兩月前，已擢鎮西太守。囊無資斧，流寓沙尼驛。幸幼習武事，權教拳棒爲活。驛前有棗樹兩株，圍可合抱。時當果熟，打棗者日以百計。盧笑曰：『裝鉤削挺，毋乃太紆！吾爲若輩計之。』袒衣趨左首樹下，抱而撼焉，柔若蓬植，樹上棗簌簌墮地。衆奇之。旁有一髻者，笑曰：『是何足奇？』亦袒衣趨右首樹下，以兩手對抱，而枝葉殊不少動。盧哂之。髻者曰：『汝所習者，外功也。僕習內功！此樹一經著手，轉眼憔悴死矣！』盧疑其妄。亡何，葉黃枝脫，紛紛帶葉而墮；而樹本僵立，宛若千年枯木。盧大駭。髻者曰：『孺子亦屬可教。』詢其家世，並問婚未？盧曰：『予貧薄，終歲強半依人，未遑授室。』髻者曰：『僕有拙女，與足下頗稱良匹；未識肯俯納否？』盧曰：『一身萍梗，得丈人行覆翼之，固所願也。』

』髻者喜，挈之同歸，裝女出見。於是夕，卽成嘉禮。明日，謁其內黨。有老嫗跛而杖者，爲女之祖母，鬢禿禿袖。頤而長者，爲女之嫡母。短衣窄袴，足巨如羅者，爲女之生母。野花堆髮而粉黛不施者，則女之寡姊也。盧以女德性柔婉，亦頗安之。居半載，見髻者形蹤詭祕，絕非善類；乘其出遊未反，私謂女曰：『卿家行事，吾已稔知。但殺人奪貨，終至滅亡。一旦火焚玉石，卿將何以處我？』女曰：『行止隨君，妾何敢決？』盧曰：『爲今之計，惟上有上粟高堂，與卿同歸鄉里，庶無貽後日之悔。』女曰：『君姑言之。』盧以已意稟諸老嫗。老嫗沈吟久之曰：『岳翁未歸，理宜靜候。但汝既有去志，明日卽當祖餞。』盧喜述諸女。女蹙然曰：『吾家制度，與君處不同。所謂祖餞者，由房而室而堂而門，各持器械以守。能處處奪門而出，方許脫身歸里。否則刀劍下，無骨肉情也。』盧大窘。女曰：『妾籌之已熟。姊氏短小精悍，然非妾敵手。嫡母近日病臂，亦可勉力支撐。生母力敵萬夫，而妾實爲其所出，不至逼人太甚。惟祖母一枝鐵拐如泰山壓頂；稍一疏虞，頭顱糜爛矣！妾當盡心保護，但未卜天命何如耳？』相對皇皇，竟夕不寐。晨起束裝，暗藏兵器而出。才離閨闈，姊氏持斧直前曰：『姊丈行矣！請

喫此銀刀膾去。」女曰：「姊休惡作劇！記姊丈去世，寒夜孤衾，替阿姊三年擁背。今日之事，幸爲妹子稍留薄面。」姊叱曰：「癡婢子！背父而逃，尙敢強顏作說客耶？」取斧直砍其面。女出腰間鎚抵之。甫三交，姊汗淫氣喘，擲斧而遁。至外室，嫡母迎面笑曰：「嬌客遠行，無以奉贈。一枝竹節鞭，權當壓裝。」女跪請曰：「母向以姊氏喪夫，終年悲悼。兒雖異母，亦當爲兒籌之。」嫡母怒曰：「妖婢多言，先嘗及汝。」舉鞭一掣，而女手中鎚起矣！格鬪移時，嫡母棄鞭罵曰：「刻毒兒！欺娘病臂。只把沙家流星法，咄咄逼人。」呵之去。遙望中堂，生母垂涕而俟。女亦含淚出見，曳盧僭跪。生母曰：「兒太忍心，竟欲拋娘去耶？」兩語後，哽不成聲。盧拉女欲行，女牽衣大泣。生母曰：「婦人從夫爲正，吾不汝留。然餞行舊例，不可廢也。」就架上取綠沈鎗。鎗上挑金錢數枚，明珠一掛。故刺入女懷。女隨手接取，杳然解脫。蓋銀樣蠟鎗頭耳！伴呼曰：「兒郎太跋扈，竟逃出夫人城矣！」女會其意，曳盧急走。將及門，鐵拐一枝，當頭飛下。女極生平伎倆，取雙鎚急架。盧從拐下衝出，奪門而走。女長跪請罪。老嫗擲拐嘆曰：「女生外向，今信然矣！速隨郎去，勿作此惺惺假態也！」女隨盧歸里，鬻

其金珠，小作負販，頗能自給。後髻者事敗見執，一家盡斬於市。惟女之生母，子身遠遁，祝髮於藥草尼菴，年八十而終。有遺書寄女。女偕盧迹至尼菴，見床頭橫禪杖一枝，猶是昔年鎗桿也！女與盧皆大哭；瘞其柩於東山之陽；廬墓三年，然後同反。

釋曰：「天之所福，慈孝爲先。女知愛母，故不作覆巢之卵；母知愛女，故不作斷頸之鼻。獨是溺於女者，何以不從厥夫？哀其母者，何以不及其父？君子曰：「此其所以爲盜也？」嗟乎！世之不爲盜者多矣！而盜且然乎？」

奇 婚

文登，字道岸，浙之武康人，十七遊庠。聘柏氏，未嫁而夭，鬱鬱不自得。浪蹟出遊，將爲求鳳計。偶至鳳陽，遇道者於塗，詰其所自。生告以意。道者曰：「汝欲得佳婦，此去東南十五里外，往求之，必有所遇。」生信之，如所指而行。至則春臺演劇，觀者蜂屯蟻聚，無可停趾。迴視垂楊低處，露小紅樓一角，有女子褰簾衣半摺，側面偷窺。粉光黛影，射人雙目。生迴旋顧盼，幾難自主。迨斜日西傾，歌場樂闋，猶仰面空

樓，初不覺游人盡散也。忽一人拍肩大喝曰：「何物癡兒，窺人閨閣？」生視之，岸然偉丈夫，竟拉其臂，強曳登堂。生兩股戰栗，變色欲走。因大笑曰：「如此膽怯，也學風狂。實相告，樓頭女子，卽僕掌珠。君如閨中無婦，願附婚姻。」生變懼爲喜，唯唯命。時已秉燭，令女子嚴裝訖，與生交拜。擁入洞房，將攀情話。俄，母氏招女去。生兀坐燈下，意緒無聊。漏下二鼓，見畫屏東畔，女子獨來，對鏡卸翠鳳翹，金雀花雙朵；旋解芙蓉帳，鴛鴦百摺裙；斜倚床闌，脫藕覆腿，雙絲文繡履，兜三寸許軟紅睡鞦。低鬟一笑，先入重幃。生慾箴中燒，不能自制；而登牀急抱之，闕其無人，唯繡枕橫陳，半堆錦被而已；大駭，莫詳其故；擁被孤眠，旁皇終夜。侵曉，女子卽來。生詰之，默然不答。至夜，生先匿錦帳中。更闌後，女子衣短紅襖，外繫金鸞紫絡帶，髮惺鬆作懶裝，兜以皂帕；下體繡裙不掩，露絳直文羅袴，提縷金蹊剗襪而來，披幃竟登牀榻。生急捉其臂，隨手轉側，如一團絳雪，飛墮巫山；索之，悄然無迹矣！是仙是鬼，益莫測其蹤影。三竿日出，候女不至。女之妹穎姑，偶過其室。生正苦岑寂，於鏡旁砵毫作字。穎姑睇而問曰：「爾亦曾讀書識字耶？」生曰：「予雖不肖，束髮遊庠。豈有秀

才家不讀書識字者？」穎姑失聲一嘆。生疑之，再三絮問。穎姑曰：「吾憐汝青年秀士，死期已逼，尚不自知。」生長跪請教。曰：「吾家翁姥，專以左道劫人財物。將欲舉事，必先殺一人，祀神開路。往往懸姊爲餌，名曰「夫婦」，而實一無所染。吾自有知識以來，見其出衽席而登俎上者，不知幾千百郎兒矣！今夜明星爛時，殆將及汝。」生窘極，叩首乞援。穎姑曰：「吾何能救汝？欲解倒懸，還須阿姊。」生問計。曰：「姊所以登牀卽遁者，因褥底壓六甲符一通，上纏紅綠絲三十六縷。汝搜括而棄之，彼必不能脫身。苟得成其夫婦，而後以情義哀之，自能免汝於難。」生謹受教。穎姑潛引去。生啓視褥底，果如所言，急棄之。入夜女來，伺其緩裝登榻，裸而就之。女意似覺，曰：「婢子多言，敗我家事。雖然，亦天意也！」縱體投懷，竟成歡會。事訖，裸跪牀頭哀其援手。女曰：「百年伉儷，萬死相隨，何待君言？」急起，以雄雞繫於杖頭，屬生肩荷之，曰：「往北約行三十里。俟雞聲一唱，卽舍之而走，再行二十餘里。待妾來時，好共發也。」生謹記而去。女佯告父。父乃大怒，跨馬欲追。女曰：「追之不獲，不如飛劍以斬。」父從女言，擲劍於庭，去同白練。亡何，電光一閃，錚然墮地，血涔涔斑

痕猶溼也。時生出北郭門，約行三十里，杖頭雞聲大作，急委之於地。警白光下注，而雞寂然無聲矣！又行二十餘里，筋力已疲，憩於樹下。見雲中一鶴飛墮，女已控背而來。歛之，一紙鶴耳！笑曰：『大劫已運，請歸鄉土。』生曰：『奈汝父何？』女曰：『左道無長策。五十里外，不能及也！』候曉而行。不匝月，偕歸故里。生鍵戶讀書，暇輒與女藏鬪爲樂。一日，有女子闖然而入；視之，穎姑也，並起問故。穎姑曰：『自姊去後，父母強妹爲代。妹意不屑爲，至逢其怒，日遭鞭撻。幸老父赴天魔會去，乘間而逃。復思伶仃弱質，絕無親串可依，故一路問程，相投至此。』女大喜。生曰：『姨來亦大好。但非鴉非鳳，卿家何以位置？』女笑曰：『我本無猜，君宜報德。臺上英皇，其例自可援也！』卽出簪珥爲穎姑上頭。穎姑頹顏卻之曰：『妹子此來，不過作閒門冷燕。豈求野鴨入鴛鴦隊乎？』女以正言諭之，始無異議。正與令交拜，有道者自外而來，笑曰：『得婦之言，今頗驗否？』生敬謝之。二女相顧駭曰：『似吾父之師也！』道者曰：『然！爾父學仙不成，流爲左道。而復借吾教中飛符遁甲諸術，日濟其惡。痛加訓誨，罔有悛心，必至一朝翦滅。因惜女子無辜，亦遭慘戮。故引文郎入幕，轉輾相援，脫汝

等於水火中耳！」女問：「父母無恙否？」道者曰：「此刻一番閒話，即汝全家就縛時也。」二女大哭。道者曰：「是渠惡報，何哭爲？」拂袖竟去。後生密探其耗，果於是日，爲官軍搜捕，駢首西郊。益信道者之神也。

鐸曰：「化人城裏，不少魔關。然鬼母兒孫，終入大菩薩蓮花鉢底。一日迴頭，同依道岸。二女之得脫，是借仙家妙指，而離佛門苦劫者。行險徼倖，今古有幾人哉？」

洩氣生員

臨潼夏生，名器通，性魯鈍。學操舉子業，每一藝出，羣必譁笑之。偶應童子試，剿襲舊文，入邑庠。後赴歲試，自分必居劣等。遇卜者於市，占之，得一識曰：「聽之無聲，視之無形。君子筮之，必得其名。」卜者舉手賀曰：「君文必冠軍。」夏生喜，揚言於衆。衆曰：「即學使兩眼盲，觸鼻亦知香臭。三等以下，君冠軍或有冀也。」夏生大慚。時學使某公，奉命督學西安，臨行辭座師某尙書。尙書西安人，意其有心屬士，

極力請教。尙書下氣偶洩，稍起座。某公疑有所屬，急叩之。尙書曰：「無他，下氣通耳！」某公唯唯。以爲夏器通，必座師心腹人，謹記之。後公按臨西安，果有夏生名器通者。肩試後，細閱其卷，詞理紕繆，真堪捧腹。以座師諄屬，不得已，強加評點，冠一軍。案發，諸生大譁。繼思：「某公本名翰林，閱文必有真鑑。夏生又貧士，絕無關節可通，乃以劣藝而高居優等，殊不解。」後公任滿入都，告諸某尙書。尙書茫然；俯思久之，忽大笑曰：「君誤矣！是日下氣偶洩，故作是言。僕何嘗有所屬也？」某公悟，亦大笑。後傳其事於西安，諸生之疑乃解。噫！以洩氣而獵功名，雖爲士林所笑，不猶愈於滿紙銅臭者哉？

鐸曰：「古人命名，義各有取。長庚入懷，李名太白；翠微乞嗣，崔號緇郎。

高琳應得寶之徵，桓溫叶試啼之讖。吾不知爲夏生者，何獨取此嫌名，以爲後來吉兆耶？相經云：「穀道豐，文運通。」則功名中人，此爲第一嘉名耳！」

換形乞句

西蜀李太史墨莊，晤於吳江令何君公寓。時衆賓在座，各徵舊事。太史曰：「吾鄉有瘋句，名金蠻子，挈妻句食於吳，寄宿十王殿左廊下。一日，乞於富貴家，歸而痛哭。妻問之。曰：「人生等七尺耳！彼歷膏粱，衣文繡，日擁嬌妻美妾以爲樂；而我寒餒若此！何狠心閻老，不公一至此哉？」已而仍宿廊上。見十王召之入，曰：「爾勿怨吾，爲爾易之。」命鬼判先易其舌，曰：「是當日將軍曲良翰用以喉駝峯炙者。爾易之；則山珍海羞，可長飮矣！」又易其肩背，曰：「是當日昭王被青鳳毛裘者。爾易之，則戀封艾帶，可長御矣！」并命易其下體，曰：「是當日漢帝入溫柔鄉，占三千粉黛者。爾易之，則蛾眉黛首，可長擁矣！」瘋句大喜，叩謝而出。繼而天曉，妻取殘羹賸飯以進。瘋句大怒曰：「吾將歷珍羞，勿以此污我舌。」繼進以破衲。又大怒曰：「吾將被錦繡，勿以此辱我體。」妻諄諄之。句愈怒曰：「我且晚以金屋貯阿嬌。看汝黃面婆子，何處送衾枕耶？」妻駭立請教。句大言以述之。妻大笑曰：「若是，則爾猶忘卻一件事。」句問：「何事？」妻曰：「滿身都換卻，只未換得石季倫豪富命也。」瘋句遂語塞。」此或太史一時遊戲之談。而世之不爲瘋句者鮮矣！

『恐。』

釋曰：『惟瘋故妄，惟妄故愚。閻老作此戲，可以杜妄；太史發此論，可以醒

菜花三娘子

宜與北鄉有女崇，號菜花三娘子。俗傳五聖第三郎之婦，隨人而遁逃者。故是鬼永不入城，惟崇惑鄉間男子。村莊某翁，有子名福郎，春日獨行陌上，見一婦，年齒稍長，而風韻嫣然，於狹岸交臂而過。福郎潛以手梭其腕，婦格格一笑，即攜與俱去。至一處，無門庭堂與，但見小斗室中橫白木榻，榻上衾褥具備。婦曳令並臥，解下體襲衣迎就之。福郎初發矚，奏刀不中窾要。婦引手導入，勉盡其具。亡何，咳心受困，倒戈直退，婦笑而起；而福郎沈沈睡去矣！翁失其子，尋至陌上，見福郎於菜溝中赤身酣臥，扶掖而歸。久之始醒。至夕，見婦人舉幃笑入曰：『癡郎郎當，敗人清興。今當張旗列鼓，與娘子軍卜長夜戰也。』登牀入被，重與交接。而福郎意殊畏縮；婦狂態復作，移盾就矛，相強馳突。福郎三遺矢，復潰圍而遁。婦晒曰：『如此教戰，終於怯敵，是疲

兵也！」悄然出衾而去。明夜復來，搗昏卽膠食之，衝圍掠陣，徹夜鏖戰。婦喜曰：「有所恃而不恐，孺子尙可教也！」自此無夕不擾。卽卽體庭面削，日就柴瘠，符驅術禳都不驗。時福郎有姊適城中李氏，爲五聖第三郎所惑，亦將就殆。婿令健婦蚤夜負至岳家，爲避祟計。翁方愛子之死，復見負女入門，益增焦急。一更許，見婦入子舍去；少頃，三郎亦至，搜得女，擁抱於懷。勢將就淫，忽見婦從子舍出，三郎大怒，捽其髮，擲於地下，曰：「逃亡婦，吾尋汝十數年，迺宣淫於此。」以掌批頰者百數。婦伏，哀泣。三郎顧女嘆曰：「吾淫汝輩多矣！此婦之不貞，亦上天所以報我也。汝請速歸，仍完夫婦之好。而今而後，吾當斬除惡婦，屏躋荒山，斷無顏入汝家矣！」言畢，曳婦竟去。而兩家之祟俱絕。

鐸曰：「以祟驅祟，事屬創聞。亦幸其冤家逢狹路耳！豔妻出醜，蕩子收心，有淫行者，盍以鬼鑒？」

草鞵四相公

草鞵四相公，不知始何名，兄爲草鞵二相。吳俗，於除夕前款神畢，奉草鞵二相輩，祀以香帛。雖非正神，亦紫姑馬公之屬也。弟倚兄勢，擅作威福，爲患一方。臨頓里某姓女，幼失父母，十九未嫁。夜見一丈夫，錦袍烏帽，絕類貴官，而下曳草鞵一雙，顛蹙而來。女驚欲號，而舌已塞口；且四肢疲軟，不能支拒。牽曳登牀，任其輕薄。繼而忽曰：『我草鞵四相公也，與汝有緣。能從我，當爲汝福。』天未曙，忽然而去。明夜，偕四五客來，置酒高會，命女綴於末座。中有一客，性憨跳，頻以足下鞵蹴女雙鳳。女羞縮而起。四相覺之，訶誚其客。客曰：『尊夫人繡鞵錦襪，祇合偶阜韉。與草鞋人作伴侶，殊嫌不韻。』四相怒目視。旁一客曰：『草鞵黨固欠風雅。恐近日破鞵黨，亦非上客也。』合坐拍手大噱。四相意稍解，遂酌大觥爲令：『而後有戲其新婦者，釐三爵。』亡何，客又發狂，剝盤中果，擲女面。四相引杯令酬。客出百錢置席上曰：『予不能飲，願以此贖罪。』四相笑納諸袖。衆客曰：『鄙哉！百文錢賣新婦，真草鞵人本

相矣！」譁然而起，一鬩而散。四相留宿女家，深以草屨爲辱，轉輾不擇。去四五日不復來。忽一夕，曳吉莫鞞，鏗然而至；翹其足置女膝上，顧盼自豪，曰：「吾今而知烏鞞之得勢也！一經著脚，則舉趾高矣！」正欲脫鞞就寢，突有黑面赤髯者，排闥而進曰：「賊狗奴，還我鞞子來。」四相慌伏地下。黑面赤髯者曰：「吾鍾某，讀書成進士，故奉上帝命，穿吉莫鞞，以節觀瞻。汝一市井無賴子，幸乃兄以草鞋起家。卽當恪遵家法，守汝敝屣。輒敢盜我名器，假冒士林，宣淫闖闖，罪何可恕？」命去其鞞，以兩手倒持其足，大笑曰：「如此一雙泥足，消受得幾許福分？」嗒然一聲，身裂爲兩，飽啖之，提鞞竟去。女驚絕，半日而甦。後適里中某氏子，勸其一生勿著阜鞞，殆有覆車之鑒耶？

鐸曰：「白丁愛著阜鞞，因此物原不在禁例也！然牛蹄犬爪，何處消此罪過？幸鍾先生長守後戶；不然，登堂入室，不居然履屨橐橐哉！」

訟師說訟

江以南多健訟者，而吳下爲最。有父子某，性貪黠，善作訟詞。一日，夢鬼役押赴閻羅殿。王憑案先鞠其父曰：「士農工商，各有恆業；爾何作訟詞？」答曰：「予豈好訟哉？人以金帛啖我，始卻之。而目眈眈出火，不得已諾之。」繼鞠其子，曰：「是汝之過也！使我生而手不仁，烏乎作狀詞？」王曰：「爾等挾何術，能顛倒黑白若此？」曰：「是不難。柳下惠坐懷，作「強姦」論；管夷吾愛駢邑，可按「侵奪田產」律也。」王曰：「是則誣直爲曲矣！而拘曲作直何如？」曰：「是更不難！傲象殺兄，是違父命；陳平盜嫂，可曰「援溺」也。」王曰：「是則然矣！其如聽訟者何？」曰：「欺以其方，則顏子拾塵，見惑於師；曾母投杼，亦疑其子。况南面折獄者，明鏡高懸，有幾人哉？排之闔之，抵之伺之；多爲枝葉以眩之，旁爲證佐以牽之；遇廉善吏挾之，貪酷吏夥之。我術蔑不濟矣！」王怒命牛首抉其父雙眼，而斷去其子兩臂，仍命鬼役押回。比醒，父子各如所夢。聞於當事，謂「若輩既遭冥譴，訟詞迄可少息。」越數日，命胥吏

往歐之，見赴觀者捧金執幣，環伺堂下。其父南嚮跌坐一榻，闔雙眼喃喃口授；而其子旁橫一几，以脚指夾五寸管，運寫如風。胥吏歸述之。當事者嘆曰：『使州縣盡作活閻羅，此輩亦不能除也！可懼哉！』

【釋曰：「於易，「乾上坎下爲訟。」象曰：「天與水違行。」嗟乎！彼蒼蒼天，乃亦當訟哉！吾不知爲之師者，順天乎？抑逆天乎？且其繇曰：「有孚窒。」是故欲無望者必求師。」】

名妓沽名

黃竹浦，齊之拔貢生，入都道過吳橋縣。有友人客於署，訪之。友人曰：『此間有名妓祝慶娘，曾見之否？』黃曰：『未也！』遂相將俱往。至則粉牆朱戶，不似北地之茅籬蝸壁者。卽有一蒼髯奴邀坐獻茶。茶畢，又一老嫗出，略語溫涼，便導入內室。四壁黏名人題贈，中懸二喬觀兵書圖。旁設烏皮几，香鼎筆牀具備。瓶插紅梅一枝，含蕊未吐。旋有小鬟上前啓白曰：『慶娘苦宿醉，今已起向窗下理妝矣！乞貴人少俟。』久

之，又有一小鬟出報曰：『慶娘妝已竟。因春倦伏枕少睡，候醒時更衣出見矣！』察其意，似極矜貴者。而黃以候見美人，當俟海棠睡足，姑耐心以守；而目注簾間，不暇他視。又久之，老嫗出，捲簾，雙鬟扶慶娘至。黃即睨之，面粉斑斕，脣脂狼藉，纍然碩腹，大如三石缸，大步而前，髻髷蓬鬆，河漕船過閘，乃遂大驚，顧友人曰：『名妓若此，羞煞章臺矣！』友人自悔言之孟浪，潛遁去。而慶娘殊無愧色，從容謂黃曰：『名妓與名士若何？』黃曰：『等耳！』慶娘曰：『若然，則名妓之稱，妾何媿焉？夫名士操三寸管，馳騁詞壇，使天下想望風采，亦重其內才耳！妾之浪得虛名者，不在脂粉之假面目，而在牀席之實工夫也。』黃妮笑曰：『何謂工夫？』慶娘曰：『有開合，有緩急，有擒縱，是即名士作文祕鑰耳！何問爲？』黃大悅，遂與繾綣；繼而謂慶娘曰：『溫柔鄉洵有真樂。拔西子眉，戩潘妃足，割女瑩之陰溝而無生氣，是猶購十二金釵圖，日假抱之；不足令人真箇銷魂也！』不半月，喪其資斧，未及廷試，狼狽歸。友人知之，嘆曰：『今世之翩翩然號稱名士者，定有一篇假議論，弋名釣譽。不意名妓亦然。黃生適墮其術中而不悟。是名士之智，又出名妓下矣！哀哉！』

鐸曰：「歷來名士，言古學者，曰：『宋唐』，曰『晉』；至漢，則止矣！而此狡工夫，則天姥之所教軒皇也。古歌云：『素女爲我師，儀態盈萬方。』是真古學，是真名士。」

泥傀儡

粵西柳州府，有土地廟。廊下塑一神，像貌猥獷，阜袍角帶，土人呼爲泥傀儡。遇郡守廉，則兩手納於袍袖；如貪黷者守是郡，則伸手作乞錢狀。先是某公來守郡，黷貨無厭，神手出袖者一尺。而某公欲自諱，陰使心腹奴，夜詣廟廊，強挽入袖。明日視之，轉益五寸許，且手指堅握不可開。某公大慚，具牲帛往祭。不旬日，神手頓啓；又數日，漸入袍袖。某公私喜，謂神靈亦受賄賂，而不知已掛彈章，新郡守龐公至矣！龐公名廷驥，予表姑丈，以中書陞主政，外擢郡守；性頗狷介，故神預兆之。一日，神手亦漸出袖，公大驚，私自檢察。蓋屬吏餽蒟支兩桶，中納金三百，公不知而誤受也，急反之。神手亦頓縮。由是終其任，不名一錢。

鐸曰：『相書言伸手過膝者必大貴。咄咄！傀儡是大貴神。』

石最厭

吳門小橋里弟兄某，春日遊滄浪亭。旋過學署，見碑下最厭，不識也。誤以爲龜，競摩其頂曰：『汝前生負何重孽，今向人前出醜若是？』大笑而去。後值母誕辰，夜演鴻門宴雜劇，羣客在座。忽場上樊噲提刀直前，主賓盡失色。大呼曰：『我最厭神也；本爲龍子。上帝憐我有勇無文，故負石學宮，令稍窺文墨。不幸負形蠢笨，賊奴誤認爲龜，妄加姍笑。汝一市井無賴，平日帷簿不修，吃飽子亦醉。真所謂神似，非形似者。乃不自量，反謂予人前出醜。今日賀客滿堂，且與爾折證此案。』言畢，提刀欲殺。兩弟兄匍伏乞命，客亦代爲哀救。因擲而笑曰：『留骨而貴，甯其生而曳尾於塗也。姑赦之。』撒手登場，仍演鴻門劇本，依然一樊噲耳！問之亦不省。吳下喧傳其事，遂置某於不齒。後兩弟兄援例入監，人猶呼爲「衣錦榮龜」焉。

鐸曰：『人之多言，亦可畏也！然未免謔而虐矣！』

上清宮除妖

吳郡三茅觀東狄姓，爲某司馬家之僕。司馬有女，祟於妖，百計遣之不去，因書片狀，命狄赴龍虎山乞天師治之。至則門庭宏敞，宮殿森嚴，處處懸牌，書神將名守護。司門者入內啓稟，約兩時許，召狄進見。衆法官擁天師出，虎皮椅坐蓮華帳中，金印寶劍，陳列法座。狄匍伏簷下，呈狀法官。法官轉呈座上。天師細閱一過，搖首攢眉，沈吟良久；與法官耳語，不知作何詞；卽以片紙付狄，令上清宮道人作法。狄銜命去，見一道人，布巾短衣，擔糞於野，隨出天師書示之。道人啓視，不覺失笑曰：『天師賣符籙，得錢動以萬計，曾不一注念。至殺生害命事，輒煩我等，亦大可笑。』因出一小木盆，注以涼水；取銅鏡仰覆其下，以筆蘸墨塗鏡面幾徧。亡何，水沸如湯，熱氣一縷，上衝霄漢。忽轟然一聲，熱氣下注。水散如跳珠，而盆中已無涓滴。道人曰：『除矣！』狄喜謂道人曰：『歸語主人，必當厚報。』道人冷笑不言，斂其具，仍擔糞大步而去。狄遂覆天師命，取路而歸，述諸司馬。司馬家果於是日是時，女室中霹靂一震，下血如雨。

，而其妖頓絕。後司馬具白金百兩，布袍一襲，親詣上清宮酬謝。而道人終不可見，遂歎息而反。

鐸曰：『具大本領者，必不裝大幌子。故布衣擔糞中，有拏妖手段。而人乃於富貴中求奇士，是猶向蓮華帳底買符籙也。』

森羅殿點鬼

李君名堡，吾鄉名進士也，任甘肅會甯縣令。改補安慶府學教授，子身赴任。因前任眷口未歸，暫寓十王殿廊下。一夕，聞殿上人聲鼎沸，李起窺之，見燈燭輝煌，胥吏輩兩班祇候；紫面赤髯，峨冠而帶者，捧冊侍立東隅。亡何，王者冕旒出，次第參謁。王曰：『二十年不稽鬼錄，恐滋積弊。今當細核，毋稍隱縱。』紫面赤髯者，即捧冊上呈。隨有荷枷帶鎖輩，由東廊魚貫而進。唱名畢，偃蹇從西廊出。繼點勾魂簿，唱名再四，無一人應者。王曰：『催命鬼八萬七千，何無一人在？』紫面赤髯者上前啓曰：『奉後殿轉輪王命，俾男者爲醫，女者爲妓，盡託生人世矣！』王愀然曰：『勾魂攝魄，

冥府自有定限。使君輩流毒天下，恐投到者無已時也！」又點餓鬼簿。卽有一胥吏趨前跪稟曰：「前鬼門關守者，失於防檢，諸餓鬼乘機逃去，今盡偷生陽世。」王問在陽世作何事？」曰：「大半作縣令。」王曰：「若輩埋頭地獄，枵腹垂千百年。今一得志，必至狼餐虎噬。生靈無噍類矣！」胥吏曰：「請仍押回可乎？」王沈吟久之曰：「此亦大費事。能忍飢者，聽之。倘餓吻翕張，重者削其祿籍，俾子孫竄入卑田；輕者降作冷官，使凍餓終身，還其本相可也。」李伏隙以窺，不覺失聲大笑。一時燈燭盡滅，殿上絕無聲響。後晤子於秦淮客館，詳述之，屬筆以紀其事。

鐸曰：「吾聞李君在會甯時，戎服禦賊，頗著勞績。其改就學博，亦急流勇退意也！曾書一聯贈之曰：「秀才有學皆吾輩，俗吏能修到此官。」亦可想見其人矣！此殆其游戲之談耶？」

蘇 二

劉生名偉，字珣如，已酉應試白門，寓丁家水閣。先是晉陵某公子，費千金定花案。

。曲中諸妓，有文狀元，文探花之名。文探花者，隨母姓蘇氏，字繡英，以其行三，羣呼爲小三。慕劉生名，乞同邑查君爲介，願邀一顧。劉笑曰：『琴心粉葬，蕙嫩香埋，一片秦淮，久已鞠爲茂草。安有板橋舊豔能歌白練裙者？』查從德再三，要遮而去。行未數武，值舊識黃生，強邀過寓。甫登堂，見一姬，兩鬟堆茉莉如雪；著蟬翼衫，左右袒露紅牆一抹；下曳冰綃袴；白足，拖八寸許蝴蝶履。見客來，不甚酬接，摩兩臂金條脫，鏗然作響。劉厭薄之。黃曰：『君勿白眼覷。此秦淮文狀元某姬也。』劉笑曰：『狀元身價，果是不凡。然君司空見慣，僕不能向石榴裙底，攀高謁貴。』恩告別，急欲回寓。查曰：『未到桃源，何言返棹？』劉憤然曰：『狀元若此，探花可知。吾甯識英雄於孫山之外，不敢向及第花下掄才矣！』拂袖竟歸。查述諸小三，俛首不語；既而歎曰：『前朋復社諸君，中周延儒榜進士，比諸佛頭著糞。兒不幸與若輩聯名，宜爲英雄唾棄也！』撫床一動，潛潛淚下。查勸慰，迺止。後生試畢，偕查旋里。買棹武定橋東，見一姬病容愁態，臨流倚檻；而衫痕黛影，湖水皆香。劉數目之，顧查笑曰：『何處驚鴻，翩來洛浦？』查曰：『是卽予所薦之文探花也。』劉大悔曰：『因艾棄蘭，惡鴉

黜鳳，吾知罪矣！」急維舟過訪，並謝前愆。小三曰：「君子觀人，必因其類。通人持論，不拘於名。但得終邀青眼，亦何恨相見之晚耶？」劉大喜。小三張筵款之。酒三行，劉避席而起曰：「僕固鍾於情者。但狹邪之遊，生平未習。今日歡筵，已同祖帳。請留數語，聊當雪泥鴻爪。」小三覆素巾案上。劉援筆題水調歌頭一闕曰：「敲斷燕釵股，錦瑟不須彈；嗚嗚兒女恩怨，說向鏡中鸞。儂是修文種子，卿是修眉仙史，同押紫宸班；小謫三千歲，來往只人間。蘭檻外，苔砌畔，露華寒；女郎花，放一樹，莫近玉闌干。昨日青州買醉，今日青樓買笑，明日買青山偕隱，共卿賦雙鳳月中還。」題畢，榜人競催解纜，與查登舟而去。白下諸名士傳爲美談，至有作長歌以紀者。自此探花之名大著；而所謂文狀元者，門前冷落，車馬稀矣！

鐸曰：「纔出墨池，便登雪嶺。世途月旦，都自善和坊裏學來。固知名下觀人，必合九州鐵，鑄成錯字。若劉生者，可謂能得士矣！」

葛九

丁家水閣，與劉生同寓者，程生振鷺。程負俠氣，文奇詩奇，作事俱奇。邗溝來一妓，名葛九，蚤歲墮平康。後洗心滌行，翦花賣履，孝養父母。忽二老相繼逝，無力殮葬，不得已復理舊業。好事者，述諸程生。時大雨盆注，程持蓋著屐，黑夜過訪。葛一見心傾，拂床薦夕。程笑曰：『無庸！我非紅樓選夢者；所以冒雨過卿，欲代籌殮葬費耳！』葛感且泣下；繼請方略。程曰：『近日冶遊兒，都似盲人瞎馬，奔逐章臺柳下。汝一練裳椎髻，雖姿容閒雅，未必有千金博笑者。惟仗筆墨有靈，插標以高聲價；庶幾廣致多金，期事有濟。』袖中出呀紅綾數尺，以其行九，戲拈九字填金縷曲一闋曰：『廿四橋頭步，怪東風等閒吹過。良宵十五，重向十三樓上望，謾掩四圍朱戶。欠好夢十年一度。數遍巫山峯六六，第三峯留作行雲路。雙星照，七襄渡，三三徑裏三生譜。倚花前闌干六曲，三絃低訴。彈到六么花十八，一半魂銷色舞。添一縷謝娘眉嫵。卅六鴛鴦周四角，更二分明月三更鼓。且莫把，四愁賦。』書畢，漏深雨惡，葛再三挽袖，拂

衣竟回客寓。明日，葛飾以畫屏，張諸客座。好名者爭相傳播。走馬王孫，墜鞭公子，宴無虛日；枇杷門巷，幾與顧眉生迷樓相埒。不浹旬，積金滿篋，命弟持歸瘞其雙瘡；致書招程，爾足不至。一日，曉妝初抹，陪貴客宴露葵軒下，忽遣人齎白木匣至。發之，金翦一枚，僧帽衣履俱備。中有短札一封，曰：「古人辱身非孝。吾憐汝愚，姑借辱身，暫行孝道。今事已濟矣！心已盡矣！及早回頭，別尋覺岸；沈淪慾海，墮落花塵，泉下人能瞑目乎？字到速斷業根，退修初服。畫眉窗外，卽是選佛之場；打艇湖頭，總屬慈航之路。倘能晚蓋，許滌前愆；毋得狐疑，至同蠶縛。」葛覽書大悟，對鏡自截其髮，改妝作比丘狀。貴客遂巡避去。亡何，程大笑而來，合掌徑登上座。葛伏地膜拜。程學老僧宣口偈曰：「彼美人兮！人盡可夫！吾今渡汝，超脫泥塗。踢翻桃葉渡，跳出莫愁湖。從今撒手菩提岸，火裏蓮華何處無？」葛受記訖，星夜換舟回揚，捨身曇華上院。後乞韓慢亭寫妓堂販佛圖，懸諸淨室，以誌不忘舊德。

鐸曰：「昔卞玉京作女道士，間有所主。因知蓮性雖胎，藕絲難殺，亦兒女子故態也！乃片紙飛球，六根淨削。是兒慧業，定屬不凡。然非當頭棒喝，則柔花弱

絮，漂流何底！似此金粉如來，風流蕪澤中，當處處買絲繡之。」

奇女雪怨

線娘，夏邑士族女也，善詞賦，兼工帖括。每搆一藝，老師儒宿輒斂手曰：「女學士易釵而櫛，怕不到玉堂金馬？」年十七，父母相繼逝，線娘塊然獨處。隔院爲某生別業。庭中玉蘭一本，斜倚東垣。線娘曉起，摘花其上。某望見之，長揖牖下。線娘赧顏欲避。某曰：「僕非宋玉，豈敢妄意登牆？祇因獨學無師，願作王逸少，執贄簪花座下耳！」隨出窗課一卷，屬其點定。線娘攜歸內室，閱其文，才華秀贍，間有一二小疵，礙於場屋者，直筆刪去。明日折花牆角，袖而還之。某大感佩。久之，蹤蹟漸密。某作「贈東家牆而撲其處子」題文挑之。線娘作「媒妁之言」題文以答。某笑曰：「急脈而緩受多之，全失命題之旨矣！」線娘曰：「恐牽爾操觚，以後無收束處耳！」某覺其言可入，梯垣而過，急捉其臂曰：「僕日以師事卿，何不坐我絳帳。」線娘薄拒之，曰：「讀書人最易昧心。一朝倍師，保不作逢蒙殺羿乎？」某乃指誓山河，矢盟日月。線娘遂同歡會。

。朝垣夕室，將及半載。線娘促其委禽。某口諾之，而遷延不報，後竟議婚他族。結褵之夕，線娘始悉，立牆下望某一來訣別。而某營鸞鳳新巢，不復記野合鴛鴦矣！線娘憤極，闔戶自經。某聞之悼嘆而已！後赴試鄉闈，甫執卷構思，見線娘翩然而來。某懼其難已，發棘萬狀。而線娘殊無怒容，反爲拂紙磨墨，屬其盡心文字，并講解題旨而去。是科遂領鄉薦。繼應禮部試，線娘復來。其拂紙磨墨，一如在鄉闈時；卷中有不妥字句，代易之。是科又報捷，殿試二甲，觀政農部。線娘時來曰：「汝任京秩，得升斗祿，烏能充宦囊？盍謀作外任？二千石可立致也？」某領之。不二年，外擢郡守。某本一介寒骨，驟得專城五馬，賸削小民，私肥囊橐。亡何，受盜金縱法。事敗，上聞，諭棄市。前一夕，恍惚見線娘繡巾環領，披髮而來曰：「數年冤憤，而今始得伸也。吾所以佐汝功名者，因書生理首箇下，何處得羅大牌。必使汝置身仕途，迺得明正國法。業鏡高懸，折證正不遠也。」歡笑而去。

鐸曰：「一事負心，十年理穩。豈知三容鏡下，亦有時爲掃眉人報讎地哉？迺知除名桂籍，尙屬薄倖兒寬罰耳！」

達士報恩

平原御史劉公，少孤寒，設帳東村關聖廟。歲暮散館，入城探姊氏。姊以一雛尾相贈。歸而宰之，將爲度歲計。適弟子家失一雞，竊議其師；漸至作隱語。疑而詢之。黠者掩口笑，愚者以實對。公大恚，召諸家父兄輩，市香燭矢於關聖前曰：『如劉某作不肖，出廟門卽顛其趾。』矢畢而出；衣躡於檻，顛而起，足翹如也。衆大笑。公仰天而呼曰：『英雄困辱泥塗，不但爲羣小所侮，乃至不諒於正神，冤哉！』急貨家具，得五金，竟赴京都，備書李爾臺門下。暇輒發憤攻書，以大輿籍入泮，連戰皆捷。不數年，官御史。時天師入覲。以紙書狀，乞查舊事。天師申文關聖廟。越數日，覆到云：『某年月日，某奉玉帝勅，召赴靈霄殿，議征蚩尤事，不在殿庭。廟後有一老羅，假託神靈，妄踞公座；竊意寒賤中必無奇士，簸弄狡獪伎倆，以博一笑。已命座下周某發其巢穴，取青龍刀斬之矣！』天師述諸御史。星夜告假歸，召舊日父兄輩，尋至廟後。果有一荒塚，陷地七尺許，一老羅斷頭截項，赤淋淋臥血泊中，衆疑始解。繼而歎曰：『以戲』

得禍，雖伊自取。而某非此一激，亦以村學究終耳！功名富貴，何自而來？天下橫逆之加，正小人之所以福君子也。此物殆玉我於成哉？」急命擇隙地而埋之，樹以片石，號報恩冢。吁！公亦達矣！

鐸曰：『英雄當困頓時，哀我辱我，皆受恩深處也。不然，淮陰千金報德，何少年之勝，等諸漂母之飯哉？儂薄兒動以睚眦報怨，適形器小耳！』

立案所以報恩，固已！然何似勿殺之爲愈乎？或曰：『繼之死，死於聖帝，非死於劉公也。』嗟乎！我雖不殺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。冥冥之中，負此真友，吾得援此例以責之。受業謝樸附誌。

夢中夢

曾孝廉赴南宮試，挈一老僕，束裝北上，夜投留智廟。時已昏暮，解鞍即憩。偶步門外，見垂楊夾岸，長板紅橋，斜橫春水。旁杏花數十樹，有翠鳥啁啾其上。曾踏橋度岸，見一家，園門洞開。徐步而入，文窗窈窕，繡閣參差。循廊曲折，直達內寢。珠箔數重，瓊鉤斜捲。水晶屏後，設珊瑚床一具，海紅帳垂垂未下。角枕錦衾，麝蘭噴溢。

左橫梳篦小几，鏡匣未收，粉奩半啓。膽瓶內碧桃小瓣，零落脂合旁。聞翹鳳聲瑣碎而至，曾驚匿夾幕間。視之，閨中細君也，曾問：『何得來此？』笑曰：『郎君新購之別墅，何善忘耶？』曾亦不復省憶。聯座狎談，忽外廂馬騰人沸，起詢之；蓋迎新殿撰赴杏園宴者。曾即跨鞍隨從導去。十里花塵，萬家鈿閣；金鞭玉勒，顧盼自豪。宴罷而歸。夫人迎門相候。焚香爇燭，話昔年寒窗夜讀，相對各有喜色。已而就寢，私念夫人年齒稍長，今富貴若此，何不廣列金釵，以充下陳？方伏枕，即有一人，投刺門下，云：『富家某交結新貴，特以十斛珠，購美姬四名，備充妾媵。曾大喜，立命召入。亡何，粉白黛綠，侍立滿前；燕瘦環肥，並皆佳妙。曾恐夫人嬌妒，引入別院，詢其小字。豐肌者曰娟娟，文弱者曰楚楚，明眸秀靨者曰倩桃，垂髮掠作斜髻者曰春柳。某命娟娟展褥，楚楚抱衾，倩桃列繡枕，春柳代除冠服。某先裸體入幃，迴視諸姬，紛紛卸裝，解羅襦，緩繡裙，脫鴉頭襪，合歡鱗子，解絳結，提桃花褲；雪肉粉肌，爭來就宿。須臾，左香右黛，玉體橫陳；八瓣香蓮，高擡競舉。曾心搖搖，不知所向。忽聞腳後夫人高喚，春夢頓醒，因大噴曰：『爾何太絮聒？方便片時，溫柔鄉早入夢矣！』夫人亦請讓

會憤甚曰：『我當日寒賤時，跣步輒加約束。今幸大富貴，漢家自有制度，豈由燕支虎風流棒喝哉？』夫人著衣，起向壁而哭曰：『薄倖兒！記否汝失館時，至晚不得一粥，拔儂壓鬢釵質錢易斗米？今驟得志，動輒加白眼。結髮情何在也？』會正以新貴自居，聞夫人摘舊日環，尤負氣不肯下，拍枕大呼曰：『一副五花話，看汝何顏消受也？』忽聞耳畔有笑聲曰：『相公夢魔耶？』紐枕迴視，一老僕向燈下捉襟捕蟲而已。會寤神半晌，擁被大笑。僕竟茫然。

鐸曰：『人當春夢醒，未有不失笑者。豈知身猶在夢中耶？惟至人無夢，因其無富貴心。亦惟愚人無夢，因其無富貴福。』

身外身

太史某公，未第時，聞靈隱寺老僧法瓚，得禪門宗旨，投座下，乞爲弟子。老僧取庚甲布算良久曰：『汝骨相是佛門種子；而命猶當貴，未可躁也！』公固哀之。笑曰：『此于老僧甚事？且領取十二年富貴，迺復來。』公涕泣不肯去。老僧擲禪杖逐之。公

下階傾跌，旋起遁去。歸而若癡，日則讀書，夜則如依老僧座下，嘑經聽講，因復詣之。老僧閉門不納，曰：『汝欲向此處討面目，須還我禪杖來。』後撻鄉闈，仍詣之。老僧閉門如故。已而，南宮報捷，官翰林；繼又主湖北試。入則玉堂，出則絳帳。而蒲團佛火，未嘗一日不在夢寐中。荏苒十二年，屈指舊約，乞休歸里。於是星夜馳驛；不一月，已抵浙界，夜宿蒯家旅店，計去靈隱寺不過十五里。而轉輾伏枕，心急不能成寐；擁被焦思，伸脚忽墜。起視之，則靈隱寺丈室也。一龕燈火，煢煢佛座。百衲禪衣，左纏右結。摩其頂，光滑絕無纖髮。大驚，急詣老僧座下。而老僧閉目垂眉，正當入定。約兩時許，老僧始出定。公伏拜地下，乞求慧指。老僧微笑曰：『汝披雍在此十二年矣！至今日尙饒舌耶？』公頓悟。明日，蒯家旅店不見公起，揭被視之，止一禪杖，大駭；徧尋不獲。聞公有老僧之約，躋至靈隱寺，見公破衣垢帽，居然老衲，問之。曰：『昨恐驚汝輩，潛蹤來此。寄語諸眷屬，勿相念也。』繼以禪杖呈公。公笑曰：『癡拐兒！十二年富貴，賴汝替却。自後謹守禪門，勿再跳入塵寰。』僕從輩不解，嘆息而去。

鐸曰：『仙家有分身術，而佛門則無，蓋大慈悲不欲以幻術欺世也！公耶？杖

耶：非耶？是耶？吾何得而知之耶？」

香粉地獄

河南楊世綸，世家子，自幼議婚舅氏。會舅氏擢江南郡守，楊奉母命前往就婚。中途病於客邸，病中恍惚見鬼役，持牒來句。至冥府，王者鞠其里居，姓氏不符，叱鬼役曰：「吾命爾句湖南王士倫，何舛錯至此？」痛杖之。命楊仍回陽世。甫下殿，遇亡友殷仲琦，訝其何以來此？楊具告。殷曰：「予近在楚江王殿下作錄事。今幸稍暇，汝歸恐未識路，當送汝行。楊大喜，相將俱去。約三里許，見一處，文窗繡閣，鱗次而居。門外抹粉障袖者，三三五五，見客不甚畏避。楊異之。殷曰：「此香粉地獄也。」楊問：「若輩何人？」殷曰：「陽世官宰，犯貪酷二字敗露者。遭國法稍或漏網，冥府錄其幼媳愛女，入青樓以償孽債。今之倚門賣笑者，皆閨閣中千金姝也！」正嗟歎間，左扉一老嫗出，與殷似熟識者，笑曰：「貴人久弗涉賤地。今乘好風吹送得來，迺復過門不入耶？」強拉殷袖。不得已，與楊偕入。卽有兩粉頭，憨笑而出，爭道寒暄。楊詰其小字。

殷曰：『此名翠娟，此名賽奴，皆北里中翹楚也。』亡何，老嫗捧酒肴至，青衫紅袖，團圍錯坐。酒三行，殷令翠娟歌以侑酒。翠娟轉委賽奴；賽奴面有愠色。翠娟屢促之，賽奴曰：『汝倚而翁作縣尉，欺壓我典史女耶？陽世雖有統屬，陰司止姦姊妹禮。無得指揮如意，使人難堪。』翠娟面發頰，強以手按拍，歌陽臺夢一曲。賽奴曰：『音節乖舛，殊不耐聽。』翠娟作色曰：『我生長名門，本不習慣。豈似汝父山東販棗漢，買得兩根尖角翅，自將挂枝兒曲，向退衙時嗚嗚口授耶？』賽奴語塞，拂袖欲起。殷與楊排解再四，始各安坐。忽門外大譁，鬼役奉閻君命，押一女子，新入青樓，披髮嬌嗔，玉容無主。楊急起脫之，卽舅氏女，已之聘妻也，大駭。詢其顛末。女曰：『嚴君受盜金八百，誣人名節。罰奴至此，以填贓款。今君爲座上客，甯不一援手？』楊商諸殷。殷曰：『陰司與陽世異，非賄賂所能通也！僕何能爲力？』楊焦思無計，憂悶欲死。外傳言：『九幽殿三舍人來。』老嫗肅迎而入。殷與楊皆避席。舍人笑曰：『聞汝家新降下一棵錢樹子，特備纏頭錦數端，金步搖一事，與新人定情。』老嫗再三稱謝，命女子入室理裝。女子窘極無語，倒地痛哭。楊見此景象，憤餘中燒，進退失措，哀殷暫爲緩頰。

殷招嫗入內廂，告以意，大有難色。繼略以多金，老嫗始色解；出與舍人耳語，不知作何詞。舍人悻悻而去。殷亦催楊就道。楊曰：『室人不幸，遭此大辱，我何顏再生人世？』女亦泣下。殷曰：『不及黃泉，何能相見？此中殆有天緣。請先以青樓作洞房可也。』命掃東軒，使女子與楊同宿；自乃偕翠娟賽奴就榻西軒。流連宵旦，幾忘鬼域。一日，有黑衣吏持牒而來，謂郡守某捐金八百，設立六門義學。閻君准城隍申報，仍命其女還陽，載以薄笨車，恩恩而去。殷向楊舉手稱賀曰：『夫人已去，君亦從此逝矣！』遂別嫗家，送三四十里，將及旅舍而反。楊亦恍如夢醒。調養旬日，束裝赴舅氏公署，具問義學之事。舅氏曰：『予初有是念，尙未舉行，汝何由知？』楊備陳始末。舅氏愕然。越日，擇吉成禮。花燭之夕，楊述前事爲戲。女堅不肯承曰：『君妖夢是踐，妾那得有此？』楊惘然久之。而洞口尋春，已無復落紅殷褥矣！

譯曰：『婦女入官爲妓，前明酷政；不謂陰司中猶沿是律也。父貪白蠟，女墮青樓，是官囊百萬，皆閻閣中纏頭錦耳！然一日回心，千秋保節。陰司律例雖嚴，未嘗不許人自贖。勉之！』

面目輪迴

京江趙生，名會翼，才華秀美，爲藝林器重；而引鏡自照，實慙形穢，因題詩於壁曰：『投箋我欲問閻君，面目廬山恐未真；若說左思多陋相，道旁擲果又何人？』題畢，憤氣而臥。瞥至一處，類王者宮殿。旁者屋三楹，上懸金字匾額，顏曰『面目輪迴。』錯愕間，一書生高冠道服，攜書兩冊，從內徐步而出；視之，乃故友康錫侯也。康本浙中名士，以丹青作諸侯賓客；趙會締杵白交，相見詢趙近狀。趙亦詰其蹤蹟。康曰：『兄不知耶？弟厭世久矣！因生前頗善繪事，被轉輪王徵作幕客。凡一切衆生，先繪其耳目口鼻，然後降生人世。』因出手中兩冊示之，曰：『兄觀此，卽知弟匠心之苦也！』趙先觀第一冊，簽曰：「貴者相」，狀貌類皆醜拙；稍次者，亦麻鬚黑胖。繼觀第二冊，簽曰「賤者相」，姣好如婦人女子；眉目間雖乏秀氣，而各有一種顧影自憐之態。因翹然曰：『兄操造化之權，何貴賤易形，美惡倒置若此？』康晒曰：『兄何見之卑也？當世臺閣諸公，內美定有可觀；豈必藉外貌，圖尊顯。惟貧賤者流，困乏不能自立，俾得

一副好面目，上可以沐貴人光寵；下亦插身粉黛場中，竊斷袖分桃之愛。此予救世之婆心，造形之善術也！且如相君之面，貴不可言。使但修容飾貌，取悅目前，恐亦長貧賤耳！何能拔熾詞壇，拾科第哉？」趙曰：「君言過矣！自古安仁花縣，叔寶羊車，留侯貌如好女，豈盡長貧賤者？」康曰：「安仁山公酌酒，千古尙有遺臭；衛叔寶被道旁人看殺；留侯非從亦松子游，恐亦卒繼鐘室之禍。總之求全者，必招造物之忌。何如姑留缺陷，爲一生享福地乎？」趙默然不語。康曰：「如願滅其福澤，弟尙能爲兄筆削之。」趙大喜，求計。康取案上筆，向趙面目間略加句抹，曰：「可矣！」趙再請筆削。康曰：「弟與兄交好十年，不忍使兄竟作餓殍相也！」談論間，忽聞呵殿聲至，趙皇遽而出，尋亦驚醒。嗣後面目漸佳，文思漸減；躡場屋三十餘年，卒以諸生老焉。

鐸曰：「袞袞諸公，其相已聞命矣！但未識如何是富貴相？曰：「相法有之，成馬驢形者富。」

古聖如周公斷髮，孔子蒙袂，皋陶削爪，傳說植鬚。此君袖中粉本，當從荷子非相經得來。良工心苦，毋乃自誇。受業陳沅瑛識。

能詩賊

長洲顧蘭畹先生，居毛氏廢園，杜門卻客，吟詩自娛。一夕，薄飲而臥，聞擊桌聲甚厲，醒而視之。一人在燈下緝閱詩稿，吟咏再四。拍案起立曰：『妙哉！青蓮浣花之嗣音也。』急下床揖之，兼叩蹤蹟。其人曰：『實相告，予北郭之偷兒也。親老家貧，無以供甘旨。入先生室，冀有所獲；適見案上詩，觸予夙好，不覺狂吟，有驚台駕。先生曰：『汝既就此，必有以教我。』因卽詩稿評論之，曰：『集中諸作，俱有盛唐風格。惟春興律中「杏花寒食終朝雨，楊柳人家盡日風。」已落魄唐卑調。』又指其題長恨歌後，「如何私語無人覺，卻被鴻都道士知。」曰：『此亦儂薄，有傷忠厚。李義山「薛王沈醉壽王醒」，非不尖新，而終失詩人敦厚之旨。』先生曰：『汝論詩已見一斑，未識有佳作得賜教否？』曰：『自遭家難，所作盡投楚炬。不得已，爲先生一吟。』遂拍手而歌曰：『索米金門路渺茫，空空妙手少年場；憑君莫賦高軒過，防却明珠失錦囊。』先生曰：『如此詩才，何落魄至此？』因嘆曰：『予不能詩，亦不至落魄乃爾也！先生尙

當自勉。」談論間，天已及曉，先生具斗米送之，曰：「幸作詩交，願留姓氏。」其人曰：「莫須！莫須！自後相逢，但呼予爲能詩賊可也。」言畢，負米竟去。

鐸曰：『莊子記禮發冢，讀青青之麥章，居然三百篇後嗣音也。偷兒詩派中，此賊其末裔矣！顧橫塘夜出，若戴若思石崇畫，並具絕世才情。渠僅僅能詩，所以爲小竊耳！』

識字犬

孩時蓄一小犬，名進寶。繼入書塾，必提抱與俱。偶置案頭，見予讀書，輒注目凝想，若有所得。予奇之，戲書「進寶不許入塾」六字，黏諸座隅。犬審視良久，垂首喪氣而出；三五日不敢入塾。予呼之始至。益奇之，贈其字，曰慧兒。犬搖尾踴躍，作感恩狀，猶名士之愛呼表字也！犬自識字後，頗敦品格，食必擇器，寢必擇地。偶出遊街市，夷然不屑與凡犬伍。殘羹賸炙，蹴而與之，怒目不顧去。里中周孝廉聞而異之，配以牝犬，終歲不與同食宿。犬一無所好，惟好臥塾中，爲予守架上書。後予隨先大父宦

淮甸，置犬於家。偶遣老僕回，必銜衣，若問訊者。出平安書示之，始歡跳去。垂二十年，聞其忽發狂疾，見藍縷者，歡迎邀跳；遇鮮衣華服者，必狂吠。因嘆曰：「積怪成癖，畸士類然。然反乎常性，恐自此取禍矣！」不半載，爲東鄉子啖以竹弓而斃。家人因予家養，瘞諸桑樹之下，誌以片石，曰「識字犬。」繼聞此者終日叫號，亦觸牆而死。喟然曰：「穀則異室，死則同穴，是犬其苦而節者乎？或亦識字者狷介之報也！」郵信命並瘞之，以全是犬之志。

鐸曰：「識字爲造物所忌，矧墮畜生道中，敢恃才陵傲耶？反常性以取禍，真覺世之言也！乃始以狂死，繼以節報，或造物忌其生不忌其死耳。鶴雖掛牌，犬不識字，一番冤獄，全賴不識字救解。若以此犬當之，未免試宸濠之劍矣。犬而識字，誠爲禍階。」

有根女

長女蕙孫，幼失母。年十一，隨姑丈林蠶脞讀書蘭葉山房。一夕，有垂髫婢，導

紫衣女郎，披帷而入。林詰所自來。女郎曰：『適有一對，煩孝廉公續之。』袖中出薛濤箋半幅，上書一聯曰：『攜籃欄外採蘭花，被藍衣人攔住。』林未及對，蕙孫信口答曰：『執筆壁間題壁月，遭碧霄女逼成。』小婢顧女郎笑曰：『箇女子吐屬，煞是我家飛瓊大姑子。』女郎曰：『不錯！不錯！飛瓊姊遊戲人間二十六寒暑，昨始歸籍。曾言「有蓮花根蒂，遺落在浴娥池。十一年後，抽條發葉，必現空中慧相。」卽此是也。蕙孫正欲啓白，女郎收其箋，偕婢窻窻而出。

繹曰：『騎牛石畔，曾現精魂；稠桑驛邊，頻呼妙子。情到至無聊處，往往有此幻境。』

無氣官

京都琉璃廠，有老翁揭榜於市曰：『能望氣識人官職。』於是登仕版者，肩摩而至。老翁延之坐，俱令噓氣，自乃從旁諦審之曰：『此金氣也，爲翰苑；此木氣也，爲部曹；此水氣也，爲中翰；此火氣也，爲御史；此土氣也，爲國子監。』言之無不脗合者。

。忽一人噓氣久之，老翁沉吟再四，似不解其何官，曰：『異哉！似金氣而不秀；似木氣而不旺；似水氣而不清；似火氣而不烈；似土氣而不厚。其在不儒不吏之間歟？』詢之，以挑選知縣，投呈就教者。乃知冷官閒秩，皆無氣男子爲之。推其命數，都不在五行中也。

鐸曰：『豈敢放顛，亦非作達；惟我知我，現身說法。』

予攝篆星江，戲作廣文先生四書文，附錄於此，以博一笑：『不辭小官，學也，錄在其中矣！甚矣！人之患，在好爲人師。學而不厭，何哉？教亦多術矣！是或一道也！古之人，未嘗不欲仕也！土地人民，有官守者，此之謂民之父母。有人於此，選于衆，無財，降一等。既不能令，不如學也！及是時，治任，之一邦。是亦爲政，請嘗試之。將入門，某在斯，舍館未定，導其妻子，如窮人無所歸。待其人，斯出矣！然後敢入，修我牆屋，從之者如歸市。庶人在官者，六七十人。愚而好自用，飽食終日，未嘗與之言行事也。什一，使自賦五十畝，而皆去其籍，莫知其鄉，雖有存焉者寡矣！將出，顧車馬，用不足，不可以爲悅，改之爲貴。不俟駕而行，吉

月必朝服。歷年多，闔然而日章。乞諸其鄰，長一身有半。三月不知肉味，春秋祭於公，必熟而薦之。不素餐兮，一樂也！一介不以取諸人。弟子以幣交，予何爲不受？薄乎云爾！其恕乎？文吾未嘗無誨焉！好馳馬試劍，不可與同羣，而教育之，豈予所欲哉？姑舍女所學而從我。戒之在鬪，生吾見亦罕矣！自稱曰小童，以其時考之。與其進也，宜若登天然，自行束脩以上，以待來年。出舍於郊，以約。鄉人皆惡之，學之不講，何爲是栖栖者與？是爲欲富乎？有子之喪，往弔，國人皆賤之。黜爾何如，謂之姑徐徐云爾！如其亟也！有爲者，獲乎上有道，委而去之，左右望而罔市利，又願而之他，則必取益焉！難矣哉！下焉者，不得罪於巨室。父母之年，其饒也以禮，受之而不報，又稱貸而益之，斯疏矣！比及三年，會計，及其老也，盡去諸？哀此孑獨，欲罷不能；俊傑在位，卓爾不能用也！仍舊貫，若將終身，如何則可？已而已而，毋自辱焉！歸與歸與，固所願也！而今而後，生財有道，何必讀書？君子無所爭，從吾所好。如有復我者，謂其人曰：「無羞惡之心，然後爲學，乞人不屑也；而子謂我願之乎？」

鬼婦持家

蘭溪盧某，中年失怙恃。妻冷氏，伉儷甚篤。生子女各一，甫離襁褓，妻病瘠死。續娶歐陽氏，美而悍：遇子女尤虐，動輒詬詈；小有不懌，鞭撻隨之。某稍怒以色，反舌啁啾，數晝夜不倦。某不能堪，憤氣出遊。遇雨，竄入林谷，忽踏地陷穴，似墮人屋脊上。聞嗥呼有賊，一人網縛而上。視之，亡僕繆義也。曰：「吾謂何人？乃是小主。」釋其縛，急入內啓白。亡何，父母俱出，抱持痛哭。父曰：「兒來此，亦是奇事；且作半日聚。」遂導引入室。見亡婦在窗下引鍼刺繡履。某直前握其纖腕，將訴契闊。婦解脫而走曰：「何來惡客，莽撞乃爾？」某瞠目不解。母曰：「汝再娶耶？」某曰：「然！」母曰：「凡男子續娶後婦，與前妻即無結髮情，故相見不復省識。」母入內，與婦耳語，婦始恍然淚下，絮問家事。某曰：「田園幸尙無恙。但膝下兒女日羅茶毒，奈何？」婦向壁而哭，某亦失聲大慟。父曰：「汝亦既抱子，迺不念鸞雛，妄招鴟鴞，宜毀巢而取子矣！孽由自作，夫何悔乎？」母曰：「渠固不足惜，尙當爲宗祧計之。」父

曰：「欲保嗣續，在我賢婦。」母曰：「新婦久登鬼錄，安得爲兒援手？」父曰：「不賢婦，吾捉之來，汝早晚稍加訓誨。卽令新婦隨兒去，借渠手足，料理家務。俟兒女婿嫁畢，再當來此。」婦曰：「日在親庭，何忍遽言離邊？」母亦大悲。父曰：「汝來爲孝婦，去爲慈母，於義兩全；何必爲此戀戀？」令某偕婦出，建梯屋角。兩人拾級而登，俯穴而窺，猶見父母在簷角引領望也。不得已，攜婦循道而歸。甫及門，婦飄忽先入。見兒女奔集，爭來訴告曰：「父出門後，繼母以鐵杖擊我。忽顏色慘變，倒地而僵。」言未畢，歐陽氏徐步而出。兒女覷膽，爭牽父衣，作畏避狀。歐陽氏就其身畔撫摩再四，嗚嗚飲泣曰：「我拋汝等未及三載，不意憔悴至此？」審其音，酷類前妻，某大喜，謂兒女曰：「此汝前母，勿畏懼。」兒女目灼灼相視。婦問女曰：「昔我出奩中金爲汝作纏臂，今安在耶？」女曰：「娘頭上壓髻釵，卽脫女纏臂金所改作者。」婦曰：「吾爰用是？」卽拔髻邊釵，爲女插戴。又問兒曰：「我前挑百花迴鸞錦三尺，爲兒作繡帶。今何不繫？」兒曰：「阿爺爲娘裁作藕覆矣！」婦謂某曰：「癡男愛後婦，無怪兒女輩受摧折也！」某俯首謝過，相攜入室。見藥爐茶灶，以及掃眉安鏡處，都非舊日位置。

，婦慨然曰：「人一朝謝事，百凡都聽諸後人。真可痛也！」脫鎖啓箱，見杏黃衫，雲緞襠，燦然堆積；而舊日故衣，無一存者，詰諸某。某曰：「新衣稱體，勿念故衣。」

婦曰：「男兒心迹，見乎詞矣！」某自悔失言，再三排解。婦又倚窗凝望曰：「舊種碧桃樹，今復移植何處？」某曰：「自卿見背，渠日加翦伐，樹即枯槁而死。」婦嘆曰：「樹猶如此，人何以堪？」迴視兒女，不禁潸然泣下；已而提甕出汲，執炊就爨。某勸令勿勞。婦曰：「此後來人身體髮膚也，宜爲君所愛惜。不然，吾自入汝家，何嘗一日薰香作閒坐哉？」某神色慙沮，屏氣不敢作聲。婦曰：「吾奉翁命而來，豈必翹汝過處。但匿怨爲歡，轉傷婦德，不得不一吐其憤耳！」某唯唯。自此遂同燕好，朝夕經理家政。閱十二年，撫子女俱各成立。女適里中鄭秀才爲室，兒娶錢貢士女。家庭雍睦，從無閒言。一夕，置酒內寢，酣飲盡醉，謂某曰：「昨夢阿翁見召，今當永訣。夫婦之緣，盡於此矣！」某泣曰：「家室仳離，賴卿再造。正當白頭相守，奈仍捨我而去？」婦曰：「撫汝兒女而來，事汝父母而去。若必有意牽留，於君卽爲不孝。」某向隅大哭。轉瞬間，婦已登床，挺臥氣絕而殞。正驚嘆間，婦忽坐起曰：「阿姊旣歸，妹當瓜代矣！」

察其聲，仍一歐陽氏也，某皇遽失色。婦曰：「君勿疑懼。妾在翁姑處，受教訓者十二年，始知日前所爲，俱失婦道。自今伊始，當恪遵阿姊成法，依贊數載，以贖前愆。」某喜，召兒告之。兒悲喜交集。婦曰：「我去此十數年，兒已成入授室。幸勿念舊惡，尙當爲爾父持厥家也。」兒曰：「前母之劬勞，實後母之肢體，有何舊惡而敢不忘？」婦亦大喜；由此相夫教子，恩義備至。鄉黨宗族，悉稱良婦焉！

鐸曰：「老夫得其女妻，一味承顏順志，養成驕悍，不至毀巢取子不止。於父母爲不孝，於兒女爲不慈。九原可作，地孔向何處入也？噫！」

鄙夫訓世

新安某翁，挾千錢至吳門作小經紀。後家日泰，抱布買絲，積貲鉅萬。常大言曰：「致富有奇術，愚夫自不識耳！」有數人齊款其門，乞翁指授。翁曰：「此訣不傳。汝等各攜百錢來，爲子作談資，當授汝。」至夜攜錢俱至。翁命之坐，曰：「求富不難。汝等先治其外賊，後治其內賊。起家之道，思過半矣！」衆曰：「何謂外賊？」翁曰：

：「外賊有五：「眼耳鼻舌身」是也！」眼好視美色；嬌妻豔妾，非金屋不能貯；我出數貫錢，買醜婦，亦可以延宗嗣。耳喜聽好音，笙歌樂部，非金錢不能給；我登高遊原，聽秧歌，亦可以當絲竹。若置寶鼎，騰龍涎，無非受鼻之累；我閉而不聞其香，終日臥馬糞堆，亦且快意。致山珍，羅海錯，無非受舌之欺；我食不辨其味，終日噉酸齏粥，未嘗不飽。至塊然一身，爲禍更烈；夏則細葛，冬則重裘，不過他人美觀，破却自家血鈔；我上尊皇古之制，剪葉爲衣，結草爲冠，自頂至踵，不值一錢。此五者，皆治外賊之訣也。」衆曰：「何謂內賊？」翁曰：「內賊亦有五：「仁義禮智信」是也。仁爲首惡，博施濟衆，堯舜猶病；我神前立誓，永不妄行一善，省卻幾多揮霍。匹夫仗義，破產傾家，亦復自苦；我見利則忘，落得一生享用。至禮尚往來，獻縞贈紵，古人太不憚煩；我來而不往，先占人便宜一著。智慧爲造物所忌，必至空乏；終身只須一味混沌，便可常保鴻福。若千金一諾，更屬無益。不妨口作慷慨，心存機械；俾天下知我失信，永無造門之請。此五者，皆除內賊之訣也。精而明之，不愛險，不好名，不惜廉恥，不顧笑罵；持此以往，百萬之富，直反掌間耳！有志者，好爲之。」衆唯唯，出錢置座。

上。翁視之，皆紙錢灰也！叱曰：『我盡心指授，爾何以此相戲？』衆曰：『翁論誠佳；但人世恐行不去，只宜以此教鬼。言未畢，盡現鬼相。翁返身欲遁。衆曰：『畜生道中，有四萬八千鬼，候翁教誨，即請同行。』翁愕然，既而泣曰：『君等稍緩須臾，容予撥置家事。』左箱右籠，稽查殆遍，而無一物可攜，迺嘆曰：『做盡一生富翁，仍向窮鬼隊中，搗鬼去也。』衆起擲揄之。翁亦頓仆。

鐸曰：『富輒呼翁，窮必稱鬼。因知鬼門關上，無致富奇書買也！得此翁登壇說法，黑暗獄中，盡黃金門第矣！』

蟲 書

錦屏女子葉佩纓，有夙慧。七歲就傳讀書，通妙解。常謂師曰：『古人造字，會意象形；而有時亦多誤處。』師詢其指。曰：『矮字明係委矢，宜讀如射；射字明係寸身，宜讀如矮。今顛倒字義，豈非古人之誤歟？』師奇之，語其父曰：『童鳥九歲，能預玄文。今女公子慧性，當不亞草玄亭分嗣也。』父愀然曰：『童鳥蚤慧，未續而夭。恐

如意珠，亦不能長擎掌上耳！」年十六，驟病而殂。瘞於後園之碧梧樹下。青蟲千百，攢集葉上，嚙作細字，讀之多成妙句。有冥中八景詩。其鬼門關望月云：「灰盡羅衫夜

不溫，亭亭碧月照離魂；滿身風露渾難著，卻怪梨花尚有痕。」塗河橋春泛云：「淚滴

煙波別恨長，也催雙槩出橫塘；桃花莫逐春流去，怕到人間魅阮郎。」望鄉臺晚眺云：

「六曲闌干何處憑？夕陽臺閣勢崢嶸；始知身似秋來燕，飛過瓊樓十二層。」孟婆莊小

飲云：「月夜魂歸玉佩搖，解來鐘畔換香醪；可憐寒食瀟瀟雨，麥飯前頭帶淚燒！」剝皮

亭納涼云：「腥風一陣晚涼生，血滿羅襟暑未清；記得豆花棚下戲，輕揮小扇捉流螢。」

惡狗村踏青云：「金鈴小犬水聲間，羅襪無塵任往還；女伴相邀鬪芳草，春光不度鬼

門關。」血汚池垂釣云：「萬家碧血引成渠，染出琴高赤鯉魚；釣得竿頭還棄却，腹中

怕有故鄉書。」點鬼壇飯僧云：「佛鼓齋鐘午後聞，散花壇上雨紛紛；為儂懺悔生前業

，布施還拚殉葬裙。」其他詩詞，不能備載。一日作書，別其父母曰：「兒以稚齒，見

愛親庭；罔極深恩，糜軀難報。猶憶疏窗雨後，小閣花時，問字呼爺，梳頭覓母；牽衣

索笑，嬉不知愁。方謂楊柳春長，梨花命永；撒環至老，比附嬰兒。何期噩夢驚心，瓊

華墮劫；邱山罪重，憂及高堂。謝別以來，燕已辭巢，鴛猶戀冢；春蠶死後，尙解抽絲；蠟燭灰餘，不忘吐燄。魂吟夜雨，鬼唱秋墳；未免有情，短歌代哭。昨來故閣，遙望慈顏；椿茂蕤榮，慰知無恙。小鬟阿黛，喜已垂髻；數載紅閨，添香捧硯。望開兒舊篋，檢點殘膏；釵股雙封，繡巾一襲，小作嫁資，留爲記念。兒近蒙王母，徵作司書。種福無媒，生天有路；玉樓舊例，聊以解嘲。但一旦形分，千秋影隔；綿綿長恨，此意如何！惟望努力加餐，虔心採藥。倘鑪頭火熱，灶下丹成，則不夜城邊，長生會上，未必無相見時也！弱水無魚，蓬山少雁；一言永訣，萬劫難忘。臨別恩恩，佩纒百叩。」父母得書大慟。後園中青蟲盡渺，梧葉上不復作字矣！

鐸曰：「吾讀周櫟園雜記，頗疑行仙董郎之事。然才人精靈不泯，托諸昆蟲草木，以抒其鬱抱，情或有之。特是紅粉生天，青蟲匿蹟。豈劉安拔宅，雞犬皆仙耶？吁！是可怪已！」

獸譜

通譜之風，莫盛於江左。有某姓者，門戶式微，以負販起家。意欲攀援仕族，商諸比部吳君。吳善諷刺，曰：『我有一典，請爲汝述之。』某肅然敬聽。吳曰：『昔河鼓貫玉帝聘錢，謫居營室。後勤於耕種，積金錢數萬。緇載牛背，赴天門，先行繳納。而牛忽奔逸下界，自願形穢，不堪震俗。因念背上物，頗充積，不難依附華族，夸耀鄉里，往東海謁麒麟，告以意。麟曰：「予之角，振振公族；予之趾，振振公子。且一角五蹄，代生異相。豈汝觸牆成字者，能溷乃公種類乎？」叱之去。又往西域，投青獅座下，未及通謁。獅見其狀貌蠢劣，大聲一吼。遺糞滿地，辟易數千里外；躑躅荒野，無所適從。忽憶廬山長耳公，當日有同車之誼，往籒之。長耳公曰：「此間南山，有金錢豹者，雖託名霧隱，而質廣爲結納。僕請爲介，必蒙收錄。」遂同詣南山。長耳公先道達誠意。豹曰：「物以類聚。與足下交者，大都膨亨腹漲者也。」長耳公極稱其可，引牛進見。登堂踟躕，終漸不類。豹初拒之；繼見其所負金錢，笑曰：「相君之背，富不可

言。且我家所以稱豹變者，因背有金錢文耳！若雖不由天賦，尙可藉人力爲之。」命出其金錢，引皮上毛，編輯成文。亡何，異色斑斕，金光閃爍，居然具體而微，不似管中窺者，僅見一斑也！長耳公熟視笑曰：「一破慳囊，便成俊物。雖介葛盧來，亦聞聲莫辨矣！」遂別去。豹自此引爲同類；而牛亦掉尾自雄，日隨步後塵，焜耀長林豐草間。不匝旬，金錢盡脫，皮毛如舊。豹怒曰：「如此醜態，玷我華宗。」喧逐之。牛徬徨無措，仍投斗牛宮來。河鼓以珊瑚鞭，捶背者百。繼詰其金錢何在。牛具告？河鼓曰：「蠢哉畜類！若輩所願與汝聯宗者，緣汝數萬金錢耳！一旦金錢罄盡，尙肯引泥塗中物，爲祖若父之賢子孫哉？」以鐵索貫其鼻，繫諸牢筴之中。後人遂名河鼓曰「牽牛。」某聞之，汗流滿額，而逆譜之興索矣！

鐸曰：「負薪實廉吏後人，卓隸亦貴卿末裔。乃以遙遙華胄，薄已祖宗，冒人孫子，吾不識其是何肺腸？然元宰升庸，諸狐帶令，本非一姓，尙以攀附爲榮。又何怪乎同姓而議宗者？」

黑衣太僕

茂苑張孝廉，名邦弼。父執某爲分宜邑宰，招之幕下。一日，閒詣街市，適里中賽會，傾城士女，雲屯霧集。張立簷下，候觀之。亡何，鑼聲前導，旌旗扇蓋，按步徐驅。有金字牌兩面，大書「相府太僕」四字，張不知何神。俄而香煙飄馥，暖轎中坐一神像，面肥紫，鬚髯如戟，頭戴羅帽，身著黑直身，腰繫鸞帶，下穿尖頭皂鞢。張異之，尾至神廟，牲牲盛設，燈燭輝煌。衆羅拜其下，皆禿襟袍，短分帽，蛙頭鞦韆，滿口刺刺作官話。繼而宣祝文，有「伏願神靈庇佑，上自督撫，下及州縣，管門有權，包兒加重。」云云。張尤異之，因詢問何神。答曰：「此分宜相公門下班頭，牛二太爺也。」張大怒，謂：「嚴賊當日，私鬻官爵，傾害忠良，皆若輩逢迎長惡。今嚴賊名污青史。何物狗奴，公然廟祀？」上神座，欲批其頰。衆大驚，曳令下，且曰：「汝頭耶？窮措大讀得兩行書，動輒作腐氣。倘生相國時，隨鄴趙輩，投謁門下，見牛公脅肩諂笑，不知作何狀？且人各有主，秀才家崇祀文昌，不過欲祈福蔭，微俸得科第。屠沽兒日市獨帛

，拜騰財神座下，亦欲獲什倍利，里黨稱富翁。今吾儕，崇奉牛公，亦猶士子之文昌，服賈輩之財神也！何尤焉？」張知若輩，不可與辨，言於邑宰，立毀其廟。自此牛姓之鬼益厲，化爲千百萬億身，血食天下矣！

鐸曰：「五祀之內，門居其首。後世此祀不傳，餒鬼處處覓食，遂於白晝現將軍丞相形矣！何牛班頭之神，尙穿黑直身哉？或曰：「冠進賢，繫羽箭者，是其變相耳！」」

巾幗幕賓

歸安蔣生，年弱冠，止能讀子四書，及尙書半部而已。家貧欲爲幕下客，徧託戚友。羣謂其才短，弗之薦也。會有納粟縣尉，驟陞富陽縣令，急欲覓一友，司筆札，遂以蔣生應聘。縣令素不識丁，蔣生故作大言以欺之。書稟中，訛字錯文，置不問。適撫院太夫人誕辰，縣令欲稱賀，挽其作文。蔣生撫拾舊所集排偶祕本，敷衍成之。然不解典故，中雜男人壽言，如「慶驢客之庚寅，頌老人之甲子」，不類之詞，盈篇累幅。縣令

不解，屬人書諸屏幃，親齋憲轅。撫公覽之大笑。縣令因其色喜，謂必壽文之妙，高出羣輩，歸述之，益其辛俸。明年撫公正誕，仍洩作文。蔣生又集其祕本中排偶，雜以女人壽言，如「耀婺星於東壁，降王母於西池。巾幗增輝，璇閣益壽。」尤堪噴飯。縣令仍自齋送。撫公笑不能止；並問：「某先生尙在貴署否？」縣令唯唯；因思：「一書記耳！得上臺垂詢，是必浙中名士。」歸又述之。蔣生益自負，私念：「才望如此，何便屈居縣署？倘作戟門食客，其所獲，當有什倍於此者。」因託故辭去；竟詣撫轅，投謁求見。撫公召之入。蔣生備述知己之感。而察撫公意，似不甚招接者。因申言某縣令壽章，係某代撰。撫公乃悟投見之故，笑曰：「先生大才，僕所欽服。但未免爲昔人所誤。家慈固非騷客；如僕者，亦豈覆眉而巾幗者哉？」蔣生大窘而退。由是浙中羣呼爲巾幗幕賓。到處求薦，卒無有聘之者。

鐸曰：「庾蘭成「春旗芝蓋」一聯，子安似之。名士作文，亦有時拾人牙慧也。但一一鶴聲飛上天，未許鈍根人偷得來。金根錯解，弄墨誤書，固屬千秋笑柄。何以弋人何筮，法言可以誤書；垂楊生肘，南華不妨錯解。名下好題詩，詞壇積弊。

，今古相沿，於蔣生乎何尤？」

鮫奴

昔涇景生，客閩三載。後航海而歸，見沙岸上一人僵臥，碧眼螭鬚，黑身似鬼，呼而問之。對曰：『僕鮫人也！爲水晶宮瓊華三姑子，織紫綃嫁衣，誤斷其九龍雙脊梭，是以見放。今飄泊無依；倘蒙收錄，恩銜沒齒。』生正苦無僕，挈之歸里。其人無所好，亦無所能。飯後赴池塘一浴，卽躡伏暗陬，不言不笑。生以其窮海孤身，亦不忍時加驅遣。浴佛日，生隨喜曇花講寺，見老婦引韶齡女子，拜禱慈雲座下。白蓮合掌，細柳低腰，弄影流光，皎若輕雲吐月。拜罷，隨老婦竟去。蹟之，入於隘巷。訪諸鄰右，知女吳人，姓陶氏，小字萬珠，幼失父，爲里黨所欺。三年前，隨母僦居於此。生以孀貧可略，登門求聘，許以多金。卒不允。生曰：『阿母居奇不售，將使令千金以了角老耶？』老婦笑曰：『藍田雙壁，索聘何嫌？且女名萬珠，必得萬顆明珠，方能應命。否則千絲結網，亦笑越客徒勞耳！』生失望而同；私念：『明珠萬顆，縱傾家破產，亦勢難

猝辨。』日則書空，夜則感夢，忽忽經旬，伏床不起。延醫診視，皆曰：『雜症可醫，相思疾未可藥也。』瘦骨支床，懨懨待斃。鮫人入而問疾。生曰：『瑯琊王伯輿，終當爲情死。但汝海角相依，迄今半載。設一旦子先朝露，汝安適歸？』鮫人聞其言，撫床大哭，淚流滿地。俯視之，晶光跳擲，粒粒盤中，如意珠也！生蹶然而起曰：『愈矣！』鮫人訝其故。生曰：『予所以病且殆者，爲少汝一副急淚耳！』遂備陳顛末。鮫人喜，拾而數之，未滿其額，轉嘆曰：『主人亦寒乞相，得寶驟作喜色。何不少緩須臾，爲君盡情一哭也？』生曰：『再試可乎？』鮫人曰：『我輩笑啼，由中而發。不似世途上機械者流，動以假面向人。無已，明日攜樽酒，登望海樓，爲主人籌之。』生如其言，侵晨挈鮫人，登樓望海，見煙波汨沒，浮天無岸。鮫人引杯取醉，作旋波宮魚龍曼衍之舞。南眺朱岸，北顧天墟，之罘碣石，盡在滄波明滅中。喟然曰：『滿目蒼涼，故家何在？』奮袖激昂，慨然作思歸之想；撫膺一慟，淚珠迸落。生取玉盤盛之，曰：『可矣！』鮫人憂從中來，不可斷絕；放聲一號，淚盡乃止。生大喜，邀之同歸。鮫人忽東指笑曰：『赤城霞起矣！屨樓十二座，近跨罽梁。瓊華三姑子，今夕下嫁珊瑚島釣鯨仙史。』

。僕災限已滿，請從此逝。」聳身一躍，赴海而沒。生悵然獨反；越日出明珠，登堂納聘。老婦笑曰：「君真癡於情者。我不過以此相試，豈真實聞中女，覩顏求活計哉？」卻其珠，以女歸生。後誕一子，名夢蛟，志不忘作合之緣也。

鐸曰：「借窮途之哭，爲寒士之媒，蛟人之術奇矣！吾更奇乎阿母之始索其聘，繼卻其珠，使絕代嬌姿，閨房吐氣。否則量石家一斛珠，雖高擡聲價，亦何異賣菜而求益者乎？」

犬婢

清平王太常，乞假歸里。夫人欲購一婢。有貧婦攜女來，面黃體瘠，目灼灼如犬。問其直，索金百兩。夫人笑曰：「爾女醜拙若此，何所長而視爲奇貨耶？」貧婦曰：「是兒雖陋相。然天生慧眼，能於昏夜視物，洞如白晝。」夫人曰：「姑留此試之。」貧婦去。至夜諸女伴，於燈下繡太常朝服，命其穿鍼暗處，易如拾芥。夫人喜。明日，如數子之，名其婢曰喜兒。喜兒外樸內慧，善伺夫人意旨。夫人鍾愛，幾齒諸子女行；夜

輒引以爲戲。時出金纏臂，銀約指，於黑夜搏弄，能辨其色高下。或取千錢，散布暗室中，令喜兒往拾，不遺一錢。嘗謂太常曰：『紅線掌錢，芳姿咏扇。卽劉家俊婢誦得魯靈光殿賦，總不似我如願兒，勝婆利市碧眼賈也。』一夕，太常秉燭入室，爲吏部某公作墓誌，急欲徵事班史，遣喜兒於書架上取第幾部第幾卷書。喜兒噉聲而去，往返數次，徒手而來。詰之，癡立不語。太常曰：『暗中摸索，本非易事。因自起持燭出外，掾之架上。其書宛然。笑謂夫人曰：『卿家碧眼賈，今亦迷五色哉？』夫人不解，但咎其懶。喜兒曰：『夫人誤矣！昔阿娘中年不育，祈嗣楊太尉祠，命以座下犬托生爲女。故婢子徧體賤骨，唯雙眸獨炯。但犬之爲物，遇金銀什物，雖黑夜能見之。若文章詞翰，縱光天化日中，瞠目不知爲何物。况於昏暮間求之乎？』夫人慙然爲問，曰：『棄人用犬，宜明於小而暗於大也！自今以後，吾知悔矣！』太常曰：『不然！眼前碌碌，豈止若輩？凡遇財物，則雙眼俱明；遇文字，則一丁不識，皆犬之種類耳！奴價倍婢，未是知言。』夫人適大笑，而喜兒之寵不衰。

鐸曰：『朱氏金鈴，梅花度曲；陸生黃耳，洛下傳書。誰謂文章詞翰，非畜類

所敢近哉？但度曲而不知曲中之義，傳書而未識書上之文，則棄人用犬，終非長策。」

棺中鬼手

蕭山陳景初，久客天津。後東裝歸里，路過山東界。時歲大饑，窮民死者無算，旅店蕭條，不留宿客。投止一寺院，見東廂積棺三十餘口；西廂一棺，巋然獨存。三更後，棺中盡出一手，皆焦瘦黃瘠者；惟西廂一手，稍覺肥白。陳素負膽力，左右顧盼，笑曰：「汝等窮鬼，想手頭窘矣！盡向我乞錢耶？」遂解囊橐，各選一大錢予之。東廂鬼手盡縮；西廂一手伸出如故。陳曰：「一文錢恐不滿君意，吾當益之。增至百數，兀然不動。陳怒曰：『是鬼太作喬；可謂貪得而無厭者矣！』竟疑兩貫錢，置其掌。鬼手登縮。陳訝之，移燈四照，見東廂之棺，皆書饑民某字樣；而西廂一棺，上書某縣典史某公之柩。因嘆曰：『飢民無大志，一錢便能滿願；而此公憤受書儀，不到其數，不收也。』已而錢聲戛響。蓋因棺縫頗窄，鬼手在內強拽，苦不得入；緗然一聲，錢索盡斷，

青蚨拋散滿地。鬼手又出，四面空撈，而無一錢入手。陳睨視而笑曰：「汝貪心太重，膽得一雙空手；反不如若輩小器量，還留下一文錢看囊也！」而手猶掏摸不已。陳擊掌大呼曰：「汝生前受兩貫錢，便坐私衙打屈棒，替豪門作犬馬。究竟積在何許？何苦今日又弄此鬼態耶？」言未已，聞東廂之鬼長嘆，而手亦遂縮。天明，陳策蹇就道，即以地下散錢，奉寺僧爲房資焉。

鐸曰：「官愈卑者心愈貪；若輩之醜態，何可言也？乃生既如鬼，死復猶人，豈冥中無計吏之條耶？東廂長嘆，想已早褫其魄矣！」

鏡裏人心

揚州興教寺，寓一搖虎撐者，自名磨鏡叟。腰間懸一古鏡，似千百年物。詰其所用。曰：「凡人心有七竅。少智慧者，必填塞其孔。吾以古鏡照之，知其受病之處。投以妙藥，通其竅而益其智。」於是愚鈍者爭投之，頗著奇效。富商某生一子，年十六，不能辨菽麥。延叟於家，長跪請治。叟取鏡細照，搖首而起曰：「受病太深，僕不能爲也。」

！某詢其故。叟曰：「僕能治後天，不能治先天。令郎之心，外塞酒肉氣；此病在後天，猶可除也。內塞金銀氣；此病在先天，不可療也！」某固求方略。叟曰：「姑妄治之。」令其子閉置一室，飢則食以腐渣，渴則飲以苦水。如是者半載，翁取鏡再照曰：「酒肉氣盡除矣！但金銀氣從先天閉塞奈何？」某曰：「何謂先天？」叟曰：「尊夫人受胎時，金銀堆積內房。令郎適感其氣，以至迷塞七竅。外似金光，而內實銅臭。欲求剋治之法，急向文昌殿惜字庫，取紙灰兩斛，拌墨汁數斗，丸作桐子大，朝夕煎益智湯送下。盡此或可有濟。」某悉遵其法。不三月，翁取鏡又照，見六竅玲瓏；惟一竅鈍塞如故。某再求醫治。叟笑曰：「此名文字竅。君富翁不宜有讀書種子，開之恐遭造物之忌。且留此一竅，以還君家故物。否則剗削太甚，於君亦何利焉？」某不敢再請，叟亦辭去。後其子周旋應對，聰慧勝於曩日；惟讀書不能成誦。某爲納貲捐職，以布政司理問終。

鐸曰：「地鏡圖云：『鏡銅之氣，望之如青雲。』此子出身銅窟，而不能翔步青雲之上者，何歟？良以生當光天化日時，其氣有不旺耳！文竅閉塞，或非其咎。」

孟婆莊

蘭蕊，邯鄲挾瑟倡也。妹玉蕊，與里中葛生，有嚙臂盟。生家貧，搗母索聘奢，意苦不遂。蘭蕊多貴客交，所得私金，悉以贈生，爲妹作纏頭費，生德之。後蘭蕊病瘵死，生益落寞。非但不敢言聘；卽欲一宵權，自顧空囊，亦殊羞澀；願乖氣結，遂以情死，投至冥府。王者憫其無辜，判令投生。至一處，牽蘿爲棚，鋪石作几，見男女數百輩，爭瓢奪杓，向鑪頭就飲。生適口燥，亦往投止。忽一女子，從棚後出。視之，則蘭蕊也，驚問所來。生具對。女曰：『君以情死，妹豈獨生。』言之泣數行下。生取瓢就鑪，女搖手禁勿飲。生詰其故。女俟飲者盡散，迺曰：『君不知耶？此孟婆莊也！渠爲寇夫，人上壽去，令妾暫司杯杓。君如稍沾餘瀝，便當迷失本來，返生無路。今乘不昧前因，何不及早遁歸，與吾妹仍諧舊約？』生曰：『舊約難憑，重生無益。卿將何以教我？』女曰：『當爲君圖之。』遂引至棚後，見纍纍石甃，排列牆隅。女指曰：『此名益智湯，飲者有才；此名長命湯，飲者多壽；此名和氣湯，飲者令人歡喜。』生問：『若輩所

飲者何物？」女笑曰：「此皆焦心火滴淚泉煎成之混沌湯也！」末至一盞，女逼令生飲。生問何名。女曰：「此元寶湯。君所以惡生樂死者，只欠此一物耳！」生勉飲數口，格格不能下咽。女曰：「此等醜醜物，原不宜入文士之腹。然緣此爲有情郎吐氣，是物亦不俗矣！」生有難色。女曰：「勸君更盡一杯，恐西出陰關無故人也！」生爲解頤，勉飲其半。女曰：「可矣！」遂導生出棚，指示歸路。時生死已五日，因無殮具，停屍牀上。惟一灶下嫗守視。見屍忽躍起，頻呼腹痛，探喉大吐，勢如湧泉，榮榮然如水銀入地。命儲春錫，坎地數尺，盈千累萬，其中皆不動尊也。急詣搗母家。玉蕊得生死耗，絕粒者三日。生吐其實，皆大喜。遂以金聘之而歸。因感蘭蕊之德，移其柩，禮葬之。後葛氏子孫繁衍，命春秋祭掃，永著爲例。

鐸曰：「十斛量珠，千絲結網。家無黃金屋，阿嬌從何處貯哉？因知溫柔鄉裏，坑煞幾多寒士。慾海沈身，泉臺埋骨；鬼門關外，獨立茫茫。究竟元寶湯，向誰家喫也？嗟乎！」

十姨廟

十姨廟，在杜曲西，未知建於何代，芝楣桂棟，椒壁蘭帷。中塑十女子，翠羽明璫，並皆殊色。上舍生某過其地，入廟瞻像；歸而感夢，忽身在廊下。時秋河五天，露華滿地，疏星明滅，隱紅樓半角。瞥見妖婢四五輩，籠絳妙燈數盞，導羣豔下階。一女子仰天嘆曰：『今夜廣寒宮閉，未稔姮娥獨宿，淒涼何似？』衆曰：『莫爲渠擔憂。我輩獨處無郎，亦不讓清溪小姑子也！』談笑間，一婢移燈剔煤，見某暗伏廊下，諱曰：『何處風狂兒，在此偷窺國豔？』衆趨視之，笑曰：『纔說無郎，忽傳有客，大爲我輩解嘲。』相邀入室，聯兩几次第排坐。須臾珍肴旨酒，羅列滿案。大姨曰：『悶酒寡懣。今夕幸逢嘉客，盍行一風雅令？』衆笑曰：『還是領頭人不俗，開口便道得個風雅。』大姨曰：『豈敢妄攀風雅？隨舉四書一句，下接古人名。合者免飲；否則罰依金翁。』衆曰：『諾！』引大觥酌某。某以賓不奪主爲辭。大姨遂引杯自酌，覆掌而起曰：『孟子見梁惠王，魏徵。』衆齊贊曰：『妙哉！武子庾詞，漢儒射策，不過如是。』順至二姨。

二姨曰：『可使治其賦也，許由。』大姨曰：『後來居上，大巫壓小巫矣！』次至三姨。
三姨曰：『五穀不生，田光。』四姨接令曰：『載戢干戈，畢戰。』五姨斜視而笑曰：
『二姨工方悉敵，可謂詞壇角兩雌也！』四姨白眼視五姨，剔髮澤戲彈其面曰：『坐
於塗炭，黑臀。』四姨扭腹三四曰：『妮子此中真有左癩令。』至六姨。六姨素口吃，曰：
『寡……寡寡。』三姨曰：『我輩誰個不寡？要汝道得許多字。』引杯欲罰。大姨曰：
『鳳兮！鳳兮！故是一鳳，何礙？』六姨紅漲於頰，格格而吐曰：『寡人好勇，王猛
。』七姨低鬢微笑。衆請之曰：『我有一令，止嫌不雅馴。』大姨曰：『小妖婢專弄狡獪
。有客在座，勿妄談。』七姨終不能忍，曰：『其直如矢，陽貨。』衆掩耳不欲聞。八
姨顧九姨曰：『我與汝取羯鼓來，爲癡婢子解穢。』正色而言曰：『秦伯其可謂至德也
已矣！豫讓。』九姨曰：『朋友之交也，第五倫。』十姨起曰：『妹年幼，勉爲衆姊續貂
。雖千萬人吾往矣！揚雄。』某正焦思未就，聞十姨語，忽大悟曰：『牛山之木嘗美矣
！石秀。』言訖，意頗自負。大姨曰：『才人學博，不憚食瓜徵事。何至談及水滸？』某
譁辨曰：『渠道得病關索，我道不得拚命三郎耶？』衆皆匿笑。大姨曰：『君誤矣！渠

所言，迺草元亭之揚子雲也。」七姨曰：「顏陽貨，只曉得竊弓爲盜。管甚子雲子雨？」某意窘。三姨曰：「口衆我寡，不如姑飲三醵。」某舉觥連罄。大姨笑曰：「君書囊頗絀，酒囊幸頗寬也！」四座大曠。酬酢移時，五姨忽起座曰：「今日之會，不可無詩。」命雙鬟取筆硯至。七姨曰：「五姨慣弄書袋。今止要集古人舊句，各成一律。」大姨曰：「不意天斜兒，胸中亦有制度。」命雙鬟移燈就壁，先援筆而題曰：「嫁得蕭郎愛遠遊，每因風景却生愁；桃花臉薄難藏淚，桐樹心孤易感秋；閨苑有書多附鶴，畫屏無睡待牽牛；旁人未必知心事，又抱輕衾上玉樓。」二姨題曰：「夢來何處更爲雲？把酒堂前日又曛；料得亦應憐宋玉，肯教容易見文君。拋殘翠羽乘鸞扇，惆悵金泥簇蝶裙；取次花叢懶回顧，淡紅香白一羣羣。」三姨曰：「二姨工麗纏綿，真似李都尉鴛鴦詞也！妹從何處著筆？」亦蘸墨而書曰：「本來銀漢是紅牆，雲雨巫山枉斷腸；與我周旋當作我，爲郎樵梓却羞郎。閒窺夜月銷金帳，倦倚春風白玉牀；誰爲含愁獨不見，一生贏得是淒涼？」四姨曰：「妙似連環，巧同玉合。蘇蕙子迴文織錦，爲三娘作後塵矣！」四姨題曰：「風景依稀似昔年，畫堂金屋見嬋娟；曾經滄海難爲水，願作鴛鴦不羨仙。歸

去豈知還向月，坐來雖近遠於天；何時詔此金錢會？一度思量一惘然！」五姨曰：「黃鶴題詩，女青蓮亦當束手。不得已勉強一吟。」題曰：「金屋裝成貯阿嬌，酒香紅被夜迢迢；瀛臺月暗乘雙鳳，銅雀春深鎖二喬。自有風流相證果，更無消息到今朝；不如逐伴歸山去，綠水斜通宛轉橋。」大姨笑曰：「是兒大有怨情。」迴視六姨。六姨奮筆疾書，衆環視之，題曰：「瑞烟輕罩一團春，玉作肌膚冰作神；閒倚屏風笑周昉，不令仙犬吠劉晨。相思相見知何日，傾國傾城不在人；迴首可憐歌舞地，行塵不是昔時塵。」七姨曰：「六姊以筆代舌，便怎地牙齒伶俐？」六姨怒之以目。遂含笑而書曰：「好去春風湖上亭，楚腰一捻掌中情；半醒半醉游三日，雙宿雙飛過一生。懷裏不知金鈿落，枕邊時有墮釵橫；覺來淚滴湘江水，著色屏風畫不成。」大姨曰：「妮子出口，便談風月，真個顛狂欲死。」七姨曰：「誰似阿姊道學，只要「抱得輕衾上玉樓」也。」八姨曰：「綺語撩人，亦是女兒家本相。」爰題一律於壁，詩曰：「夜半鞦韆酒正中，畫堂西畔桂堂東；麗華膝上能多記，飛燕裙邊拜下風。愁事漸多權漸少，來時無蹟去無蹤；而今獨自成惆悵，人面桃花相映紅。」九姨曰：「對酒當歌，作此楚囚之泣，八姨殺盡風景矣

！遂奪筆而題曰：『壺中有酒且同斟，莫把長愁付短吟；夜合花前人盡醉，畫眉窗下月初沈。縮成錦帳同心帶，壓扁佳人纏臂金；誰與王昌報消息？千金難買隔簾心。』八姨曰：『風流蘊籍，九娘洵是可人。』十姨曰：『妹不能詩，倩九姊捉刀可乎？』衆不允。十姨迴身面壁，迅筆而書曰：『平生原不解相思，莫遣玲瓏唱我詞；有酒惟澆趙州土，無人會說鮑家詩。常將白雪調蘇小，不用黃金鑄牧之；我是夢中傳綵筆，徧從人問可相宜？』衆笑曰：『莫道十姨長厚；這詩意調侃不少。』旣而取筆授某。某汗流手戰，若扛巨鼎，吮毫數十次，對壁，氣如牛喘。大姨曰：『與酣落筆，詩壇快事。君何苦思乃爾？』三姨曰：『研京十年，鍊都一紀，亦屬文人常例耳！』七姨曰：『如卿言亦復佳。今夜拌閨百萬更籌，看溫家郎，又得手折也。』某覺冷語交侵，勉書七字於壁曰：『自從盤古分天地。』大姨愕然曰：『君欲賦六合耶？且此語出於何典？』某曰：『此千古盲詞之祖，縣諸國門，從未增減一字。』大姨曰：『盲詞入詩，騷壇削色矣！』七姨曰：『近日詩翁，大半奉盲詞爲鼻祖。且被之管絃，閨閣中洋洋傾耳，不猶愈於嘔心鏤肺哉？』閨堂大笑。某顏色沮喪，踟躕而言曰：『前言戲之耳！請改之。』於是僞作吟哦，

重加塗寫。五姨在旁審視，蓋千家詩第一句也！而「午」字誤作「牛」，掩口失笑。某猶握筆作沈吟狀。忽一人冠帶而來，某乘機闖筆。十姨趨侍左右。其人據案坐曰：「吾澹花溪杜拾遺也！自唐時廟祀於此。不意村俗無知，誤拾遺爲十姨，遂令巾幗者流，紛紛鳩踞。猶以汝輩，稍知風雅，故爾暫容廡下。乃引逗白腹兒郎，以糞土污我牆壁。自今以後，速避三舍。勿謂杜家白柄長饒，不銳於平章劍鉞也！」十姨伏地請罪。怒猶未釋。標某先出門外。某曰：「何來惡客，驅逐詩人？」十姨耳語曰：「此唐時杜少陵也。」某曰：「杜少陵是何人？」十姨怒曰：「杜少陵且不識，也來此處談詩，累及我等。」出十手齊批其頰。忽聞堂上大呼曰：「渠本是門外漢，何必再與饒舌？」訶聲未絕，忽焉驚醒，究不解杜少陵爲誰。逢人必述其夢，聞者無不大笑。後士人盡毀女像，仍祀杜拾遺於廟。有過其地者，欲題詩壁上，輒引某上舍爲前車。

鐸曰：「少陵欲以廣廈萬間，庇天下寒士。而上舍生不得暫寄廡下，以見愛才若命者，未有不避俗如仇者也。粉壁易塗，長饒難犯。固知看守澹花溪祠堂，亦非易事。」

車前數典

元和范恆，侍衛紫屏公仲子，已丑禮部試歸，路過景州界。一人蒙袂鞞履，貿貿然來，詣車前乞銀數錠。范笑曰：「汝具何本領，而奢望若此？」其人曰：「僕窶人也，而富於典籍。」時牧牛兒立柳樹下，以竹竿引蝙蝠作戲。范曰：「卽以此徵事。能數一典，贈銀一錠；果胸中淹博，雖腰纏盡脫，不靳也！」范意蝙蝠事僻，故以此難之。其人曰：「諾！」從爾雅，許氏說文，元中述異諸記，旁及神異祕經，烏臺詩案，約七八條，侃侃而談。范驚曰：「汝真富於典籍。而不知詩詞中，尙能援引一二否？」曰：「真珠簾斷蝙蝠飛。」元微之詩也。「戲看蝙蝠撲紅蕉。」秦淮海詩也。黃九烟庚詞云：「怪道身如乾蝙蝠，昨宵辛辛在河梁。」前輩小長蘆檢討風懷二百韻，有「風微翻蝙蝠，燭至歇蛩螢。」洞仙歌詞中，有「錯認是新涼，拂簷蝙蝠」之句。援古證今，何能殫述？姑就口頭語，標舉一二，幸勿見哂。」范請暢其說。曰：「言之不難。恐君客途金盡，未免增予罪戾耳！」范計前後條數，出十二錠予之，長揖而去。夜投旅店，聞隔院有

擁妓者，淋漓酣飲，喧動四壁。范趨視之，車前人踞上座，四妓兩旁環侍。見范來，含笑下階，招邀入坐，命妓搗琵琶以歌。每歌一曲，勞銀一錠。甫三巡，所得銀已罄，拂衣起曰：「買笑金盡代君揮霍矣！」范曰：「君亦窮士，何不少留，以供朝夕？」其人曰：「自我得之，自我失之，亦復何恨？」范正色規之。因大笑曰：「吾舌尚存，不足憂也！且天下儻來之物，只合若輩得之。如以我輩消受，不疾則顛耳！君何教之左也？」范大稱善。洗盞更酌，盡歡而別。臨行詰其姓氏，笑而不答。有識者曰：「此某公子，曾以萬金散里黨，託於乞食以玩世者。」范嘆曰：「風塵中洵有奇士。自後遇賣菜傭，盡當物色之矣！敢以肉眼相天下之豪俊哉？」

鐸曰：「販詩書以圖醉飽，有志者所不屑。然不積儻來之物，亦何異不受嗟來之食耶？世有其人，吾當以後車載之。」

騾後談書

謝生應鸞，客其叔文濤先生臨淄縣署。繼爲費縣令借司筆札。一日，坐轎拜客，書

片紙付下役李陞喚與伺候。及出視，乃驛車也，生怒叱之。李曰：「適奉明諭，止言備輿，未言備轎。」生曰：「汝真鈍漢，與卽是轎。因轎字不典，故通稱輿字。」李笑曰：「昔淮南王諫譬閩越書，曾有「與轎踰嶺」一語，何言不典？」生愕然曰：「不意若輩中有此通品。」遂解驪乘之，令李步隨於後曰：「汝既腹有書，亦知此間武城之事乎？」曰：「此小人桑梓之地，何得不知？」生曰：「史記仲尼弟子列傳，「澹臺滅明，武城人。」而記子與氏所居武城，獨別之曰，「南。」是魯當日有兩武城矣！然乎否耶？」李曰：「俗傳，「子羽所居，爲費縣之武城；而曾子之南武城，在今之嘉祥縣。」此說謬妄。」生曰：「汝何所見而云然？」李曰：「春秋紀襄公十九年，「城武城。」註云，泰山南武城縣。昭公二十三年，「武城人取郟師，獲鉏弱地。」哀公八年，「吳師伐武城，克之。」云孟子載，「曾子居武城，有越寇。」夫與郟接壤，而當吳越之路，卽今費縣之武城也。齊乘，亦謂「子游弦歌舊邑，在費西滕東南縣之間。」而從無兩武城之說。」生曰：「果爾，則史記所載，何獨有南武城之名？」李曰：「以鄙見揣之，定襄有武城，清河有武城。此云南者，別於兩地之言。如平原君傳中，「封於東武城。」亦

其例也。」生大嘆賞；歸述於費令。亦奇之，除其役，拔充禮書。不一年，致千金產，稱里中富戶。後文奉、心生，脩臨淄縣志，招生去。生以李可備顧問，挈之俱往。而所談臨淄舊典，皆屬淄川縣事，生怪問之。李曰：「小人篋中祕書，只有淄川，並無臨淄。」生大疑，急索祕冊以觀。蓋說鈴兩本，碎破不全。僅山東考古錄十餘頁，及閩小記四五頁。而當日輿輜之論，武城之考，偶然於數頁中道著耳！生乃歎曰：「文人命運所到，享重名而邀厚福，皆此類也。」其叔聞之，亦大笑；賞以資斧，遣之回費。

譯曰：「儉腹子挾芝蔴通鑑，翩然置身臺省，亦趁著十年好運耳！否則宮錦坊花樣不同，且有東歸之嘆，豈徒南華悔讀已哉？」

死 嫁

馨兒，珠市梁四家女伶也。梁四婦，本吳倡，善琵琶；及歸梁，買雛姬教梨園爲活。馨兒意不屑，輒逃塾。假母日簞楚，諸姊妹競勸之。馨兒曰：「若從我，須以旦脚改淨色。」問其故。曰：「我不幸爲女兒身，有恨無所吐。若作淨色，猶可借英雄面目，

一洩胸中塊壘耳！」由是千金記諸雜劇，馨兒獨冠場。孝廉詹湘亭待詔白門，僭友高梁四家，夜演千金記至別姬諸劇，衆皆意屬虞姬。而湘亭獨以楚重瞳爲斌媚，羣起譁笑之。及卸裝視老霸王姿容，果高出帳下美人上，遂歎服。明日，張筵海棠樹下，青衫紅粉，團圍錯坐。馨兒本歛產，湘亭亦婺源籍，兩人各操土音，以道其傾慕。而座上諸友，相對微笑，竟不解刺刺作何語。已而湘亭志眉中目，不能得中翰。諸友盡反棹，而湘亭束裝未發，意不妄馨兒也。思欲買桃葉漿，載與俱歸。而梁家方居爲奇貨，且欲留壓班頭；有非百萬纏頭，不能搖奪者。相對泣然，焦思無計。馨兒忽私語曰：「君何計之拙也？彼所以居奇不售者，以我爲錢樹子耳！君去，妾必不生。留駿骨而買之，定不須千金值矣！」湘亭大悲。不得已，珍重而別。歸未兩月，聞馨兒病且死。湘亭曰：「花前一諾，信同抱柱矣！卿不負我，我豈敢負卿哉？」急赴金陵，以三百金買柩而同，葬於銅涇橋北。王夫人曹墨琴誌其墓，諸名士輒以詩詞；予譜千金笑傳奇，付諸樂部。噫！不能生事，而以死歸，殆鍾情者不得已之極思乎？而馨兒亦自此不死矣！

鐸曰：「男兒負七尺軀，碌碌未有奇節，卒與草木同腐。何閨閣中反有傳人哉

？惟不負死約而生，迺能抱生氣而死。同時有荷兒者，以馬湘蘭小影一幅，贈吳江趙約亭，亦慧心女子也！後隨里中執袴兒，半載而寡，仍依假母賣琵琶爲活。嗟乎！薛濤墳上，已落桃花；關盼樓頭，空歸燕子。荷之生，不若馨之死矣！」

生 弔

江甯緞商某，貿易於吳，素好葉子戲。一日，招邀諸客於堂中，角勝負。外傳言盛澤陳姓來。某戀戀場頭，不暇倒屣。因素稱交好，命僕引入。陳見某，卽涕泗交頤，捉臂大慟。某疑其癡，拈葉子如故。繼而曰：『君死期至矣！予遠行及期，恐不能一弔。故薄具紙帛，先此拜奠。』言畢，指揮從人陳香楮於座；袖中出奠儀一函，乞某鑒納。某更怪其妄，仍拈葉子如故。陳又更易白衣冠，就場頭向某再拜，且拜且哭，似不勝悲悼者。某勃然大怒，執葉子起曰：『某與爾，素托知交。以爲百里而來，必有正言賜教。何至作此不祥，竟同詛咒？』座上客亦交讓之。陳正容而對曰：『予豈妄哉？因前春病時，曾入冥府，有一署旁懸一牌，見君姓名，已爲人所控，判於七月初二日聽審。』

某曰：「控予者誰？」曰：「婦某氏。」「所控何事？」曰：「去秋九月十九日事。于證尼僧，已維繫廊下矣！」某聞之，神色頓喪，手中葉子如秋林敗葉，墮落滿地，因起執陳手亦大哭。諸客詢問頗末。某曰：「此不肖事，何必復言？」陳流涕辭去。某亦草草束裝，星夜買舟回白下。後聞某於七月初二日果卒，諸客大奇，私詣陳姓叩其蹤蹟。陳笑曰：「故人不肖愛其鼎，以至竟于冥譴。諸君各自勉，何必問？」遂咨嗟而退。

鐸曰：「玉環玷節，未鑄刑書；烏欄負心，幸逃國憲。九幽十八獄，所以濟法網之疏也！暗室難欺，殷鑒不遠；保身哲士，尙其勉旃！」

術士驅蠅

予叔鳴皋，字楚鶴，任直隸保定府太守。政尚嚴肅，有能吏名。時姊丈邵南傲官御史，自京都薦一客至，姓熊，字子靜，貌極陋，不甚識字，飲食高臥外，兀然獨坐，絕不與人通款洽。居半載辭去，臨行謂主人曰：「僕擾邵厨久矣！今告別，請獻一技。」主人唯唯，召幕下客共觀之。時大暑，堂中蒼蠅數百萬頭，飛者集者，緣頸撲面者，晝晝

擾擾，如撒沙拋豆。命童子持扇左右驅，熊袖中出兩箸，隨飛隨夾，無一失者，盡納入左袖中，談笑赴主人餞筵。飲畢，啓衣袖放之，祝曰：『爾不我擾，我不爾擒。速去！速去！』須臾，流星萬點，紛然四散，堂中絕無一蠅。觀者盡駭。主人餽以金。不受，曰：『願賢刺史之治民，亦如某之治蠅也！則一郡獲福多矣！』言竟，拂袖而去。

釋曰：『鷹鷂逐雀，而卒稱慈母，此猛之必濟以寬也！彼以武健嚴酷稱能吏者，將視民如蟻，豈止一蠅？』

壯夫縛虎

沂州山峻險，故多猛虎。邑宰時令獵戶捕之，往往反爲所噬。有焦奇者，陝人，投親不值，流寓於沂。素神勇，曾挾千佛寺前石鼎，飛騰大雄殿左脊，故人呼爲焦石鼎。知沂嶺多虎，日徒步入山，遇虎輒手格鬪之，負以歸。如是爲常。一日，入山遇兩虎，帥一小虎至，焦性起連鬪兩虎，左右肩負之，而以小虎生擒而返。衆皆辟易；焦笑語自若。富家某，欽其勇，設筵款之。焦於座上，自述其平昔縛虎狀。聽者俱色變。而焦益

張大其詞；口講指畫，意氣自豪。倏有一貓，登筵攫食，腥汗淋漓，滿座上。焦以爲主人之貓也，聽其大嚼而去。主人曰：『鄰家孽畜，可厭乃爾！』亡何，貓又來。焦急起奮拳擊之。座上看核盡傾碎，而貓已躍伏窗隅。焦怒，又逐擊之，窗櫺盡裂。貓一躍登屋角，目眈眈視焦。焦愈怒，張臂作擒縛狀。而貓嗥然一聲，曳尾徐步，過鄰牆而去。焦計無所施，面牆呆望而已。主人撫掌笑；焦大慚而退。夫能縛虎，而不能縛貓，豈真大敵勇小敵怯哉？亦分量不相當耳！函牛之鼎，不可以烹小鮮；千金之弩，不可以中騷鼠。懷材者宜知，用材者益宜知也！』

鐸曰：『丙吉問牛喘，而兵刑錢穀不對，非不對也，是不能也。於何知之，知之於焦生之縛貓。』

嘲吳蒙

萬人情，吳之木瀆人，好購書，不律險靡，日不暇給；手鈔卷帙，幾於汗牛充棟。聞泰山多秦碑漢碣，囊筆往遊。山村歧道，無可問途。忽見竹籬旁茅屋數楹，女子擷花

籬下。後隨一瞽目嫗，萬趨問之。嫗不答。女笑曰：「箇兒郎煞是腐氣，何乃問道於盲？」折花推扉而進。亡何，一叟出曰：「何處嘉客，迷道於此？如不趕棄，敝廬尚可容膝。」萬喜，隨之偕入。叟叩所自來。萬曰：「僕吳中名士，好讀天下異書。今欲探奇石洞，以資博考。不意歧路至此！」叟曰：「荒村蓬壁，幸駐名流。自媿鄉愚，未堪接教。膝下癡女，粗記典墳，令彼一聆高論，以擴見聞。幸勿見哂。」遂命瞽目嫗引女子出，坐叟肩下。萬見几上膽瓶中插虞美人一枝，娟麗可愛，笑曰：「此楚霸王帳下香魂也！」女曰：「霸王宜稱西楚，不宜但稱楚字。先生史學乃如是乎？」萬意沮。叟曰：「俗口相沿，何足爲怪？」繼出放鶴圖請題。萬自矜才博，振筆直書曰：「修尾全窺黑。」女急止之曰：「先生又誤矣！鶴尾無黑色。所謂黑者，乃兩翼收斂處耳！先生但見立鶴，未見飛鶴耶？」萬益慚。叟曰：「小女兒殊不省事。鶴鳴首章，註義如此。豈得爲先生咎？」萬乃笑曰：「我輩讀書，依註講釋。何能涉獵蟲魚，反蹈荒經之弊？僕所以負博雅名者，以胸中實有此萬卷書也！」談論間，一總角兒携書包入。叟曰：「此予少子，甫四齡矣！稍識大學句讀，乞先生教之。」萬爲講大學首節。甫誦一過，瞽目嫗

拍手大笑。叟叱之曰：「老婢發狂矣！拍掌噪呼，是何景象？」媼曰：「我盲於視，而不盲於聽。今聞開頭一行，別字已五六矣！不知胸中萬卷書，別字有幾千百萬計？」叟曰：「何謂別字？」媼曰：「論中州音韻，大學大字，讀如倍。道字上音；三在字皆作上，善字亦非去聲。今大字不知作何音；四上聲皆作去讀，豈非可笑？」叟曰：「先生吳人，未免土音是操。不然，豈有博學名儒，大學第一行，連讀爾許別字者哉？」滿汗顏無地，急起告別。叟曰：「若輩狂言，都非定論。僕有芻蕘，尙祈鑒納。」萬拱立請教。叟曰：「愛博者多疏，嗜奇者無益。自今以後，但取五經論孟，歸讀十年；不必跋涉長途，求秦碑漢碣也！」萬唯唯而退。自此潛心實學，不復作鈔書膏矣！

鐸曰：「趙韓王治天下，只消半部論語。則鄂侯架上，牙籤萬軸，盡可作廢紙矣！然傳癖書癡，率以多藏誇富；特恐陸廚許筭，都被識別字秀才敗壞耳！」

賽齊婦

旌德某，爲里黨所逐，竄蹟維揚，以千錢取婦某氏。後家小阜，能蓄婢媼。以數百

金捐空銜，門內紅帽高懸，竹篋雙列，封條烜赫，擬於世家。然不商不賈，未測其財所自來。暮出曉歸，形殊詭祕。婦問之。曰：『商人夜宴貴客，乞予代作筵主。』揚州商習，宴客必徹夜，陪坐者以什伯計，婦故信之。然終歲赴席，未有一人從者，婦欲覘其蹤蹟。一夕，鮮表華帽，軒然而出。婦躡其後，見恩恩入一枯廟去。亡何，短衣草屨，髮挽作旋螺狀，悄步而行。至僻巷，有牆壁頗峻，出斧鑿丁丁半晌，灰磚墮落如腐。俄成一穴，大僅如斗，某探首蛇行而進。婦急歸，喚集婢媪，盡易男裝。自乃高冠華服，僞作巡夜官；命婢媪取架上紅帽戴之，并挾竹篋出門而去。至僻巷，伺於牆下。四更許，某從穴中出，衆擒縛而前，俯伏不敢仰視。曳責下二十板，提禪而起。四圍周視，而官役輩不知何往矣！重入枯廟，改易華裝，候天曉叩門而歸。婦問：『昨夜何適？』某仍以夜宴對。問：『曾演劇否？』某曰：『是洪家老樂部演長生殿全本。』婦曰：『吾聞昨夜止演得雜劇。開場是燕子箋鑽狗洞，收場是勸皮鞭打竹篋也。』婢媪輩皆匿笑。某知墮婦術中，紅漲於面，不敢措一詞。婦恚曰：『昏夜之行，人情不免；何至罔惜廉恥，至於此極！請從此逝，他日勿相累也。』拂袖欲出。某曳令稍坐。婦指天畫地，詭

罵萬端。某出所盜金，陳几上。婦審視良久，忽大笑曰：「枉尺直尋，宜若可爲。自今以後，蚤夜聽子而行，吾不汝瑕疵矣！」後某盜金事發，繫獄而斃。婦竟席捲遁，不知所之。

鐸曰：「墻間乞食，夫也不良。而中庭訕泣，家有賢妻矣！此婦先號後笑，包藏禍心；迨至覆櫃而探其珠。夫罹毒害，於婦何不利焉？是故王孺仲之不改行易操者，內助之力爲多。」

村姬毒舌

內姑丈陳公永齋，已丑大魁天下，給假南至。歸行甜水鋪，旁有小村落，綠樹陰濃，野棠花落，顧而樂之。遂步屣獨行，忘路遠近。村盡處，見竹籬半架，左有雙黑扉，一女倚扉斜立，捉風中絮，搓掌上，嗤嗤憨笑。陳睨之，魂飛色奪，因兜搭與語。女郎不怒亦不答，但呼：「阿母來？」亡何，一駝背媪出，問女何爲。女曰：「不知何處來一莽漢，煩絮煞人。」陳意窘，詭以乞漿告。媪曰：「斗室難容客坐。小慧取一殘涼

水來。」女噉聲而進。陳曰：「令愛年幾何矣？」媼曰：「但記其生年屬虎，不知今當幾何歲矣？」問：「婿家爲誰？」媼曰：「老身殘廢，止此一女，留伴膝下，不欲違事他人。」陳曰：「女生有家，膝下非長策也。」適女取涼水至，聞餘語，未聲謂媼曰：「是客不懷好意，毋多談。」媼笑曰：「可聽則聽，是誠在我。婢子何必瑣瑣？」陳適誇狀元以款動之。媼俯思良久曰：「狀元是何物？」陳曰：「讀書成進士，名魁金榜，入詞垣，掌制誥，以文章華國，爲天下第一人，是名狀元。」媼曰：「不知第一人，幾年一出？」曰：「三年。」女從旁微哂曰：「吾謂狀元是千古第一人；原來只三年一個。此等脚色，也向人喋喋不休，大是怪事！」媼叱曰：「小妖婢，薄背，動輒翹人短處。」女曰：「子儂甚事，癡兒自取病耳！」一笑竟去。陳惘然久之。繼而謂媼曰：「何不棄嫌，敬留薄聘。」媼囊中雙兩金予之。媼手摩再四，曰：「莫之不馨，握之輒冰，是何物哉？」陳曰：「此名黃金。汝輩得之，寒可作衣，飢可作食，眞世寶也！」媼曰：「吾家有桑白株，有田半頃，頗不憂凍餒。是物恐此間無用處，還留狀元郎作用度。」擲之地曰：「可惜風魔兒，全無一點大雅相！徒以財勢恐嚇人耳！」言畢，闔扉而進。

陳癡立半响，嗟嘆而返。

鐸曰：『黃口金多，烏紗勢橫，古今多少男子，緣此摧磨傲骨。不謂閨中，有此談諧人也！石榴裙底，當叩首三千下矣！』

醜婦冰心

平江張繡珠，貧家女，與高秀才妹淑蓀最善。淑蓀許字周氏，未嫁而寡，兄令守志於家。繡珠堵某與人角力死，父逼令改適。歸甯後，仍詣之。淑蓀兄性方硬，叱曰：『再醮婦勿入我室。且閨中有賢女，毋以淫風導人不義！』繡珠泣曰：『妾生長蓬門，亦知閨範。祇因邁父無依，全孝不能保節。妾之不貞，命也！』兄曰：『飯已破矣！尙誇完壁，所謂強顏耳！曷足貴乎？』繡珠語塞而去。自此氣憤成疾，不匝月竟死。淑蓀居兄家，憂悶寡懽，亦日就羸瘠。病殆時，見繡珠立牀下，淑蓀曰：『妹來導我去耶？』繡珠曰：『非也！前因兄庭見責，憤氣而亡。今姊生魂已遊墟莽，妹欲借附尊軀，代守三十年苦節。俾知妹前此之不貞，迫於父命，非願作河間婦也。』淑蓀曰：『若此則我』

一生未了事，賴爾支持，雖死何憾焉？」言畢，含笑而逝。兄及家人，環守痛哭。尸忽躍起曰：「爲我理纓絰，備素車，往周家守志去。兄疑游魂未定，僞諾之。而女躁急殊甚。不得已達於周氏，昇之去。女自入周家，淚雨首蓬，鉛華不御。偶提甕出汲，鄰人子羨其美，歸即持刀割面，立毀其容。朝夕潔澗澗，捧盤匱，奉事舅姑；由是以節孝名播聞鄉黨。翁憐之，擇族中兒賢者爲之嗣。女督令讀書，日勤紡績，供燈火費。心勞力瘁，歷三十年無笑容。後兒遊於庠，以母納請旌。女急止曰：「爲臣盡忠，爲子盡孝，爲婦盡節，皆分內事。何必爾？」郡守聞之，嘉其志，具匾額鼓樂送之。是日，兩家親族，盈門道賀。女獨招兄入內室，問之曰：「妹一生行事，視張家女何如？」兄曰：「此不潔婦，言之污人齒頰。豈妹所與較短長者？」女曰：「嘻！兄真無觀人之識；所謂『成敗論英雄』者也！」兄曰：「是何言哉？」女曰：「張家女，迫於父命，故不能安其室。倘處妹之境，當亦以清白終矣！」兄笑曰：「妹阿私所好，故有是言。兄不能強爲附會。」女曰：「信如尊諭，將妹爲貞女，而繡珠爲不節婦乎？」曰：「然！」女慨然曰：「迂儒目短，未可料人。實相告，妹卽繡珠也！前言不諱，冤憤而終，故借女兒

身，以明初志，使知不得已之破甑，未嘗不同完璧。自今以後，勿謂強顏作解嘲可耳！
 『兄愕然不語。女曰：『曩與令妹，情同骨肉。今幸代保堅貞，不辱地下。事畢矣！請從此逝。願終祕之，全君閨閣之令名也！』言訖斂容，閉目端坐而逝。兄伏地而拜曰：『吾過矣！吾過矣！吾不敢持此相天下士矣！』遂嘆息而出。述諸兩黨親族，咸稱怪事。後馮太史輯節孝傳，仍著其名曰菽蓀，從繡珠之志也。』

鐸曰：『已舍所天，而爲人守不著瘡癢之節，儻所謂李代桃僵者歟？然孀幃齋志，則生死而再生；泉路明心，則白玷而玷白。君子哀其志，亦諒其心矣！』

地師身後劫

豫章王晉，清明日挈眷上冢。冢後舊有荒墳，低土平窪，棺木敗露，未識誰氏。王有兒昭慶，見其地野花盛開，戲往摘之；踏棺陷足，骸骨碎折，驚而大號。王抱之出。既而歸家，兒寒熱交作。王就牀頭撫視。兒忽色變，怒目直視曰：『吾羅漢章，堪與大名家也！生前軒冕貴人，無不奉爲上客。爾一式微寒族，輒縱乳臭小兒，踐我墳墓，瞞

我骸骨，罪何可宥？」王急謝罪，許以超薦。曰：「此恨已入骨髓，必索其命乃止。」王伏地哀泣，終無同意。不得已，保福於都城隍廟。夜夢城隍神，召之去曰：「爾束手不嚴，應罹此禍。然厲鬼擅作威福，亦干陰司法紀。」命拘羅。亡何，一鬼至，侈口蹙頸，殊非善類。神責其何以作祟。鬼滔滔辨答，不竭於詞。繼問其生前何業？曰：「地師。」神拍案大怒曰：「爾生前既作地師，何不能擇一善地，自庇朽骨？想此事爾本不甚明了，在生時無非串土棍，賣絕地；被害者，不知幾千百萬家。今日斷骨折骸，實由孽報。非其子之罪也！」鬼力辨其無。亡何，階下衆鬼，紛來懇告。有謂葬如雞棲，而傷其骸骨者；有謂元武藏頭，蒼龍無足，而滅其宗嗣者；有謂向其子孫高談龍耳，以至停棺五六十年，尙未入土者。神勃然變色曰：「造惡種種，罪不容誅。」命鬼役押赴惡狗村，受無量怖苦。衆齊聲稱快，叩首盡散。神諭王曰：「幸渠自有業報。否則爾子，亦不能無罪。義方之訓，後不可不嚴也！」王拜謝而出。下階傾跌，忽焉驚醒。起視其子，言笑如初，而病已愈矣！後聞羅棺中朽骨，被野犬銜嚼，狼籍滿地。始信惡狗村，卽人間現報，陰司原無此地獄也！遂嘆息者累日。

鐸曰：「瓜地安魂，湖燈妥骨。山川不能語，原仗地師作指南也！乃挾此以爲利藪，則劉家玉尺，郭氏錦囊，與夫青鳥赤電諸書，滿紙皆造孽矣！吾恐狗彘不食其餘。惡狗村之報，猶爲寬典。」

節母死時箴

荆溪某氏，年十七，適仕族某，半載而寡，遺腹產一子。氏撫孤守節，年八十餘，孫曾林立。臨終召孫曾輩媳婦，環侍床下曰：「吾有一言，爾等敬聽。」衆曰：「諾！」氏曰：「爾等作我家婦，盡得偕老百年，固屬家門之福。倘不幸青年居寡，自量可守，則守之；否則上告尊長，竟行改醮，亦是大方便事。」衆愕然，以爲昏髦之亂命。氏笑曰：「爾等以我言爲非耶？」守寡兩字，難言之矣！我是此中過來人，請爲爾等述往事。」衆肅然共聽。曰：「我居寡時，年甫十八。因生在名門，嫁於宦族。而又一塊肉累腹中，不敢復萌他想。然晨風夜雨，冷壁孤燈，頗難禁受。翁有表甥某，自姑蘇來訪，下榻外館。於屏後覩其貌美，不覺心動。夜伺翁姑熟睡，欲往奔之。移鏡出戶，俯首自

慚，迴身復入；而心猿難制，又移鏡而出；終以此事可恥，長嘆而回。如是者數次，後決然竟去。聞灶下婢喃喃私語，屏氣回房，置鏡桌上，倦而假寐，夢入外館。某正讀書，鏡下，相見各道衷曲。已而攜手入帷，一人跌坐帳中，首蓬面血，拍枕大哭。視之，亡夫也，大噉而醒。時桌上鏡煖煖作青碧色，譙樓正交三更，兒索乳啼絮被中。始而駭，中而悲，繼而大悔；一種兒女子情，不知銷歸何處。自此洗心滌慮，始爲良家節婦。向使灶下不遇人聲，帳中絕無噩夢，能保一生潔白，不貽地下人羞哉？因此知守寡之難，勿勉強而行之也。』命其子書此，垂爲家法，含笑而逝。後宗支繁衍，代有節婦；間亦有改適者。而百餘年來，閨門清白，從無中冓之事。

鐸曰：『文君私奔司馬，至今猶有遺臭，或亦卓王孫勒令守寡所致。得此可補閨箴之闕。昔范文正隨母適朱。後長子純祐卒，其媳亦再嫁王陶爲婦。宋儒最講禮法，何當時無一人議其後者？蓋不能於昭昭伸節，猶愈於冥冥墮行也！董相車邊，

宋王權畔，益嘆爲千秋之僅事矣！』

頂上圓光

汪君葵圃，少時僧二三密友，作黃山之游。攀蘿捫葛，及山之半。時斜曦欲墜，暮色蒼然，友不敢復留。汪負氣獨登，行數十步，天驟昏黑，月蔽重雲，雷催雨急，電光閃爍中，尋徑而上。至一石洞，寬可丈許，高極數十尋，兩壁光明如燭，有老僧垂眉獨坐。汪趨謁之。老僧略一點首，閉目入定。汪倚壁而俟，見老僧頂上圓光忽起，現一人金盜鐵甲，手橫丈八矛，上懸小首級纍纍無算。正驚愕間，盜頂上現一黃犬，屈後足作人跪；駢前足作合掌狀，宛如禮佛。久之犬倦伏，犬頂上現一宰官，象簡緋袍，峨冠博帶，兩袖出金銀摩弄，似有喜色。亡何，宰官頂上，又現出一女子，描眉畫目，絕非良家婦；解杏襜衫，露逍遙服，右手執拂，左手握牟尼一串，取蒲團鋪宰官頂上，端然跏坐。而女子頂上，又現出一嬰孩，瑤環瑜珥，類仕族佳兒。嬰孩頂上，劃然一聲，現一人，風童齒豁，與老僧面目酷肖。累肩疊躡，如七級浮屠，層層矗立。汪仰面凝視。半炊許，與老僧酷肖者，漸縮如豆，墮入嬰孩頂穴。嬰孩一筋斗，翻落女子道冠，悄然而

滅。女子執拂起，揭蒲團向宰官當頭一擲，墜其腦，如蜂投木。宰官急喚其犬，犬以頭抵觸。宰官三摩其頂，伸脚忽下。犬人立而蹄，踞墮武將兜鍪，扼其首，亦御身而入。武將怒發，持矛築僧頂，呀然而豁，鑿坯竟遁。頂上圓光，一時盡斂。老僧瞪目笑曰：「定中魔擾，又歷千年浩劫矣！」汪具述所見。老僧曰：「此吾風世因。吾第一世爲武安君白起，伊闕之戰，斬首二十四萬，破趙長平，取四十萬人盡殺之，復坑降卒不下數萬。閻摩王大怒，轉輪迴六道，受諸怖苦。至唐時，始與李林甫同日托生。彼爲牛，吾爲犬。因念前生業報，雖墮畜生道中，一心皈依。閻摩王喜，仍現宰官身，得度生宋時爲寶似道。朝衣一著，迷失本來；起多寶閣，廣通賄賂，貽誤國家。木棉菴被殺後，投入陰曹。復大怒曰：『貪吏求金，何異娼家愛鈔。罰作妓。』生明季時，爲李玉京。後得高僧慧指，洗心改行，爲女道士十七年。花粉劫中，一朝覺悟，許轉男身。又因生前不潔，於天塲道中先轉一關，生江東顧戶部家，名阿綬，七歲而殤。今始度入佛門，虔修善果。循環數世，如影隨形。勿謂五衍車邊，漫作天魔遊戲也！」汪大駭異，別老僧下山。告諸密友，重往贖之。而石磴雲封，竟迷其處。

鐸曰：『鶴籠書生，事則幻矣！於覺世之義何居？此殆現丈六金身，作十八層地獄變相，爲善男子說伽耶城菩提法者？』

楞嚴經云：『鬼神及諸天冤翹魅妖精，於三昧時貪來恆沙。』固知精靈變幻，非盡前生孽障也！然不
必有其事，正當作如是觀。受業汪士繼識。

掌中祕戲

〔黃帝御三千六百女而成仙。〕此說見於道書；後人稱爲探戰之術。商邱宋生，好長生訣。或以採陰補陽之說導之，生大惑，廣置姬妾，日夜騁戰。一日，與雛姬疊股榻上，有道者直詣榻前。生叱曰：『何來野道，攔入我室，窺探房幃私事？』道者笑曰：『男女大欲，王者不禁，何諱言也？』生怒不解。道者曰：『君如欲觀，請於掌上布橫陳之戲。』生諾之。道者卽開左掌，大如葵扇，排列合歡床九張，僅寸許。海紅嬈低垂未捲，銀鈎戛響，細如碎玉。間帳中孜孜嬉笑，雲雨聲約略可辨。俄，中央一帳，左角半啓，伸女子蓮鞵一捻。雖小如蟲臂，而鞵襪膝衣具備。右首一帳中，小語曰：『卿勿效

彼嬌情。且擡上玉山，試看兩峯高並也！」又一帳中，格聲微笑曰：「好箇強作解事。腰下芙蓉枕，要他作閒客耶？」又一帳中曰：「汝等看廬山真面，故舉趾欲高。似我橫看成嶺，側看成峯，豈不游行自恣？」又一帳中曰：「偏師橫搗，畢竟壓股欲斷。何如我背水陣法？」四帳中，紛紛聚訟。而左首者，悄然不語。中央一男子，赤體下牀，揭其帳視之，盡白藕肩，丁香塞口，因拍手笑曰：「病渴兒消受華池津液，無怪其半舌不展也。」右首者聞之，爭來強曳曰：「鴻溝各據，有何意味？且互張旗鼓，以決背城一戰。」於是各曳女子下牀，九男子一絲不掛，翹其具，銳於龜尾。九女子散髮裸裎，紅巾罽裏，陰溝渥丹，開如半椒，競撤牀褥，鋪百花氈尺許，交錯而臥。似九對蟲蟻，往來蠢動，逞巧獻技，盡効道人掌上。生正凝眸諦視，道人警開右掌，一惡鬼約八九寸，騰躍而出，竟登左掌，連捉而啖。條條粉股，蜿蜒齒頰間。咀嚼移時，骨肉都盡。繼探喉一吐，十八骷髏，紛紛墮地，出腰間索貫之。如牟尼一串，懸於項上，投道人袖中而沒。迴視雙掌，了無一物。道人笑曰：「橫陳之戲，君觀之乎？」生問：「若輩何人？」曰：「皆如君等，以探戰求長生者也。」問：「惡鬼何名？」曰：「此尺郭，即淫

魔也！僊家以清心寡欲，得臻上壽；若於慾海中求僊，淫魔一起，非以求生，實以喪生。君幾見九轉鐘頭，盡鍊吞即膠爲續命丹哉？」生大悟，拜求仙指。道人曰：「我非僊，何能授汝？」書十六字示之，拂衣而去。生讀之曰：「丙火不生，外火不煎？以水濟水，是以永年。」生自此擯去姬妾，究心元門正宗；一旦棄家入山，莫知蹤蹟。後三十年，零陵市上，有賣頃刻花者，儀容舉止，髣髴似之。

鐸曰：「昔黃帝訪道崆峒。廣成子曰：『無勞爾形，無搖爾精，無俾爾思慮營營，乃可以長生。』然則鼎湖僊去，亦從清淨中來也。御女成僊，迺文成五利輩借以惑漢帝者。美人度厄神僊藥，今安在哉？茂陵風雨，悔之晚矣！」

眼前殺報

蒲城令某公，世戒殺生。而夫人暴戾，日以屠戮衆生爲快。時值誕辰，命庖人先期治具。廚下豬羊作隊，雞鵝成羣，延頸哀鳴，盡將就死。公憐之，謂夫人曰：「爾值生辰，彼居死地。我佛慈悲，尙祈夫人種福。」夫人叱曰：「若遵佛教，禁男女而戒殺生

；則數十年後人類滅絕，天下皆禽獸矣！汝勿信此老頭巾語。」公知不可勸解，嘆息而出。夫人闔戶晝寢，不覺身入廚下，見庖人磨刀霍霍，衆婢僕環立而視。忽魂與豬合爲一體，庖人直前繫其四足，提置白木凳，扼其首，持利刃刺入喉際，血流奔溢，痛徹肺腑；嗚然一聲，墮入百沸湯，擇毛刮垢，尺寸幾無完膚；既又自頸割至腹下，痛極難忍；魂逐肝腸，一時迸裂，覺飄泊無依。又與羊合爲一體，懼極狂號。而婢僕輩，嗤嗤竊笑，無一救援者。其屠戮之慘，又倍於豬。已而剖雞宰鴨，無不以身受之。竊見屠殺已徧，驚魂稍就安帖。老僕攜一金色鯉來，魂又附合。一婢笑曰：「夫人酷嗜此。汝速剝作魚圓，以備宵饌。」庖人除鱗剔膽，斷頭去尾，置砧上錚錚細剝。此時一刀一痛，幾若化百千億萬身，受魚鱗寸磔矣！極力狂呼，移時始醒。小婢進曰：「魚圓已熟，請夫人夜膳。」遂立命卻去；迴思怖境，珠珠汗下；明日屬公罷宴。公細詰之，具述前夢。公笑曰：「汝素不信佛。若非受諸苦惱，安能放下屠刀也？」夫人亦失笑。自此斷葷茹素，同守殺生之戒。

鐸曰：「雞蹠盈千，羊頭累萬。一個舌尖，斷送幾多性命。此段家食品，以越

韓菌綠施筍爲盛饌也。仲叔豬肝，孝儀鯖鮓，盡佛門罪人矣！禁男女而戒殺生，扶其流弊，諸天佛子，當亦無辭以應。不知聖門之書，爲賢智者說法；佛門之書，爲愚不肖者說法。爲賢智者說法，造端乎夫婦，鈞而不綱，弋不射宿；使人在男女殺生上，體認箇道理出來。爲不肖者說法，只辨得個戒字。楞嚴經裏，譬嚼蠟於橫陳；傳燈錄中，指青梅爲供養。要之西來本意，殊不在此。太常妻生世不諧，未見其一日清齋，使上蓮花臺去。而鳩摩什任其娶婦，鄧州和尙且啖盡香積廚鴉肉也。誦李丹天堂地獄一偈，孔子釋迦，設教之心，有以異哉？」

腦後淫魔

棲霞山寺禪師豁堂，得傳燈宗派。予往師之，乞參大乘法。師曰：「汝淫魔日擾，何得引登覺岸？」予曰：「弟子幼讀儒書，長耽淨業；雖復好聘詞華，然文魔有之，淫魔未也！」師曰：「汝不知乎？淫魔，卽文魔之變相也。如有定力，尙可懺除結習。」就座下設一蒲團，令予趺坐；垂眉閉目，戒勿少動。兩時許，覺腦後忽開雙眼，有粉白

黛綠者數十輩，聯袂而來。始猶相視而笑，繼則擁背摩肩，挪揄萬狀。予兀坐不敢轉側。漸聞唱私語曰：『渠既指名相索，何復撇人腦後。』予不能忍，叱之曰：『汝輩何處會逢，適謂予指名相索耶？』衆含笑自陳。一曰：『妾報恩圖傳奇中鄭玉奴也。一曰：『妾才人福傳奇中孫佛祖也。』一曰：『妾黃金屋傳奇中李穎孃也。』繼有稱瑤英紫鳳媚蘭繡琴者，皆舊製樂部中假借名色。予曰：『此空中語耳，何得有汝？』衆曰：『文、章之靈，通於神鬼。故鶯鶯一賦，洛水傳神；行雨數言，高唐入夢。誰謂陶令閒情，非實蕩心於裳帶衣領間乎？請即迴身，勿羞當面。』予謹記師言，兀坐如故。衆笑曰：『是兒有口無心；只須於背後嘗之，不必玷其真面目也。』繼復凝神細視曰：『怪道不肯迴頭，不知何處偷得一雙慧眼，被他覷破。』言訖，化作敗紙，紛紛吹散，眼亦頓合。師曰：『幸子有些定力。不然，文魔可除，淫魔不可辟矣！』遂留座下，爲予懺除口業。歸家後燒其曲譜，不敢以歌場綺語，致疑生平之有遺行也。

鐸曰：『儒家有改過法，佛家有懺悔法。是言也，改過耶？懺悔耶？願普天下慧眼人，爲我證之。』

癸丑九秋，偶過樓霞山寺，見壁上有吾師題詞曰：「合掌作膜拜，聽我懺平生。三吳妄男子，耳一少小得狂名，第一讀書成癖，第二愛花結習，於事諸新聲。因此墮塵夢，棒喝不能醒。仗吾佛施法力，轉金輪。」從此不壞一字，倒看相牛經，人遇鳩茶識母。地禁詞章樂府，到處少逢迎。面壁十年後，陪侍上瑤京。

○此詞在未悟時耶？是儒家改過法。此詞在既悟後耶？是佛門懺悔法。實諸吾師，以爲然否。受業寮鐸謹誌。

道人神相

江陰某翁，富甲一鄉，年四十餘，無子。買妾李氏，逾年舉一男。有道人款其門，闖入呵止之，喧聲達內座。翁出詢。道人曰：「山僻野人，耳名久矣！今來投謁，不過藉此博一醉耳。何門者見拒之深也？」翁延之入，命家僮設酒具。道人連罄三十餘觴，都無醉意。翁異之，問：「道人有祕術，能賜教否？」道人曰：「僕無他能。惟相人富貴貧賤，差不謬。」翁啓冠命道人相。道人諦視久之，曰：「君徧體俗骨，五官俱帶濁氣。臉上犬毛積寸許，此真富翁相也！惟額角一股清氣，深入肌裏，隱隱作餓紋，恐後此

饑寒不免耳！」翁曰：「嘻！子言過矣！以予薄產，縱不權子母，閉戶食之，子若孫不能盡也！」道人笑曰：「是有定數。道人何知焉？」因令之徧觀家人，都無言。適乳媪抱兒至，道人驚曰：「此卽破家子也。」翁曰：「其相若何？」道人曰：「按是兒部位，歲十二當入學，十五登賢書，十六成進士，官翰林，蚤達；恐其不壽。」翁曰：「若此，則克家子也，何言破家？」道人曰：「才與財相尅。君所以坐擁百萬者，以五六世不識得一丁字。今有子能文章，登翰苑，恐百丈銅山，將歸烏有也。」翁漫應之。道人亦辭去。兒漸長，延名師教之讀，五經史漢，過目輒了了。而翁日持籌握算，百無一利，四五年虧本無算。兒年十二，果入邑庠。翁典舖被火，賠累不下數萬。越三年，兒舉孝廉。翁置洋船七，盡覆於海。諸夥眷屬訟諸官，貨其沃產，上下賄賂得免。明年，兒捷南宮，授庶常。迨泥金報至，翁與妻若妾，已僦居敗屋中矣！猶冀兒貴，門庭可以重整。不半載，卒於官，一家凍餓而死。道人之言全驗。

鐸曰：「榜上名題，床頭金盡。窮措大風流帖子，禁財神第一靈符也。迺望子克家，甯甘破產，卒至填溝壑而不悔，翁亦人傑矣哉！」

和尚婆心

秦和眞生，年弱冠，貌極豐美；而立雖無地，寄居招提寺東剎。時西院來一顛僧，有奇術，私謁之，且懇其貧。僧曰：『讀書人貧亦何病？且富而濁，何如貧而清也？』生固請方略。僧曰：『欲求富，汝盍速死？』生憤然曰：『弟子欲苟活，故望師慈悲耳！奈何欲求生，反得死耶？』僧笑曰：『不惜命，是致富之術也！爾自愛，宜其貧矣！』以手摩頂，揮令去。生歸輒病，病且死；因憶前言，重投西院。僧曰：『汝富心未死，當度汝一嘗苦趣。』納之左袖而出。時巨室某，貌極陋而家貲鉅萬；後房姬妾，疲於奔命；得消渴疾，氣屬如絲，彌留床席。家人環守痛哭。忽顛僧自外至曰：『勿哀！吾能活之。』衆羅拜地下。僧啓右袖向某一招，而以左袖拂面，長笑而去。亡何，某竟躍起，環視諸姬妾，似不識者，逐一詢之；且課其家事。衆以爲生魂未定；故至顛倒，急進以參劑。而其實，卽眞生也。眞生自幸作富翁，亦深自祕諱。日則鮮衣美食，坐內堂會計田產，陳金銀几上摩弄之。或乘怒馬，隨俊僕，遨遊花街柳陌間。夜則擁諸姬妾。塵

戰之與到，則以西江錦裁大被，覆珊瑚七尺床，左釵右粉，作團圓會。自謂：「前身未經之禍，盡享於此矣！」一日，引鏡自照，見狀貌甚怪醜，不似前此之娟娟楚楚者，意頗不愜。潛詣僧寺，始拜謝，繼以情告。僧曰：「汝求富得富，願已足矣！尙欲於聲色貨利中，還本來面目哉？」於屏後喚一弟子出。視之，真真生也！問其姓氏，笑而不答；但曰：「一領溼布衫，煩君代著矣！」僧拍手大笑。真生亦頓悟，即日祝髮投座下，作弟子。後隨顛僧入五祖山，竟不知所終。

鐸曰：「不入苦海，何知彼岸？此八萬四千佛子，皆從煩惱場過來人也！黃面禿驢，脚跟未踏實地，而到處談空，豈非夢夢？」

聽帖郡

戴笠，綰齋觀察孫也，性豪邁，脫略邊幅；好讀山海經，及搜神述異諸書。一日，大雪，醉眠午榻，見貴官齋詔至，曰：「郡君見召，遠請命駕。」戴亦不問爲誰，整衣而出。見門外一奴，控果下駒，執策以俟，戴即躍登鞍上。貴官導去，至一亭，解鞍暫

憩。見亭前溪水澄碧，萬朵芙蓉，嬌映水面，戴曰：『如此嚴冬，那得有此？』貴官曰：『此新秋時也！』戴叱其妄。貴官笑曰：『君中華士，真少所見而多所怪！請爲君言其崖略。』戴唯唯。貴官曰：『吾郡去中華四萬七千餘里，名曰螻蛄郡，以日爲年。朝則春，晝則夏，晚則秋，夜則冬；無紀年書，視四時草木以爲候。今芙蓉出水，吾郡之新秋，中華之午牌後也。戴大奇，欲再詢之。貴官忽驚起曰：『與君一席話，朔風漸凜烈矣！』戴一回視，果見芙蓉盡落，亭外古梅數本，含苞吐蕊，漸作凌雪狀。貴官促行，仍跨鞍而去。見一城，榜曰：『延年。』男女衣著，小類中華；而項上盡懸金鎖，蓋用以祈壽也！時已薄暮，就宿外館。明日，至一宮殿，貴官偕戴入見。貴官先繳旨，郡君曰：『汝去夏將命去，至今春乃復命耶？』貴官謝罪。戴聞之，知昨宵一宿，已同隔歲，因就拜座下。郡君起，曳之曰：『卿知孤相召之意乎？』對曰：『鰥生愚昧，未測高深；乞明諭。』郡君曰：『孤有息女，未遭良匹。慕君盛德，敬奉箕帚。』戴頓首謝。時殿角薰風微動，蓋又交夏令矣！命賜浴招涼殿，清波池；進以冰綃衣，芙蓉冠；引入麗雲宮，與郡主成禮。錦天繡地，簫鳳笙鸞，瓊樓十二重，無此銷魂處也！旋導入後

宮。見郡主綠雲高綰，旁插丹桂一小枝，俛首而語曰：「秋期深矣！」宮娥卽爲郡馬易冠服，設宴天香亭。酒三行，郡主起執爵爲郡馬壽，歌曰：「人壽幾何？對酒當歌。當歌不醉，如此榮者何！」戴亦答以天香桂子之曲。郡主笑曰：「郡馬尙以爲秋耶？」命宮娥捲簾，則冰筋垂簷，雪正在山茶樹上紅也。迺撤酒筵，以紅燭導入內寢，宮娥漸散去，促郡主緩妝。郡主哂曰：「三十許人，作新郎尙如此急色耶？」戴笑曰：「卿此間以日爲年，則春宵一刻，洵千金值也！」郡主亦笑。遂滅燭登牀，繡衾同夢。迨朝嗽甫上，而宮娥競報海棠開矣！阿監奉郡君命，召郡馬賜櫻桃宴，三品以上盡陪侍。俄，見一小宮人，以五綵盤進長命縷。郡君卽命駕勅郡馬於洗馬河，同觀競渡。桂漿蘭橈，繡旗綵幟，魚龍百戲，迴翔簫鼓間。瞥見河畔柳漸作黃色，旋命回駕。一路紅樓，珠簾高捲，筵前瓜果，正兒女子穿鍼乞巧時。停鞭笑指，聯轡徐行。一時風雨交集，郡君謂郡馬曰：「此真滿城風雨近重陽也！」急縱馬而歸。比入宮，宮娥奔告曰：「郡主誕麟兒，請郡馬赴洗紅宴。」郡君命戴入視郡主，暖鑪榻上，看兒提戈取印；試啼聲，眞英物也！名曰阿英。由是戴日坐宮中，弄兒調婦。不半月，阿英已行冠禮。又數日，郡君薨

，郡馬權攝朝政。一日，見郡主面有皺紋，鬢斑斑作白色。郡主曰：「妾馬齒加長矣！請爲君置妾媵。」於是廣選良家充掖庭，夜與郡主坐鴛鴦寢，話曩事。忽問曰：「子來幾日矣！」郡主曰：「六十有二年。」郡馬曰：「勿相戲。憶與卿定情時，潛以指甲搔背癢。卿匿背仰臥，予慕起而就之。卿笑曰：『儂欲保棧道，轉使汝度陳倉矣！』」回思此景，宛然如昨。」郡主笑曰：「此君兩月前事，故言之歷歷。以妾視之，如絳縣老人對甲子矣！」戴嗒焉若喪，低首籌思，忽懷鄉土，因乞與郡主同歸。郡主曰：「山川既異，歲序亦殊。君請暫歸，妾不能偕也。」明日以朝政，委諸阿英，束裝作歸計。郡主餞別於宜春殿，泣曰：「妾已暮年，且晚或填溝壑。如不以白頭見棄，願一來。」繼而曰：「轉瞬百年，來亦恐無濟耳！」阿英亦牽衣泣下。戴大悲，戀戀不忍去。聞朝臣盡候送於哀蟬驛，不得已垂淚而別。比及家，見身僵臥榻上，家人環集省視。岸然登榻，豁焉而蘇；問諸家人。曰：「君醉死兩月餘矣！」戴大呼異事。因有重來之約，輾轉不釋於懷。後三月，復夢入其處，問郡主。曰：「死已八十餘年。今葬於翠螺山。」比問阿英。曰：「僂矣！」問舊所御妾媵輩。曰：「盡亡矣！」朝臣相見，無一識者，遂鬱鬱而反。

醒而歎曰：『百年富貴，頃刻間耳！世有達者，不當作如是觀哉？』重閱山海經及搜神述異諸書，俱無其說。屬予記之，以質世之好談荒誕者。

鐸曰：『僊家有縮地法，不聞縮年法也！然麻姑雙鬢，一半成霜；青牛老子，已頽然曳杖矣！壺中日月雖長，一彈指頃耳！齊彭殤之論，洵非妄作。』

蟻 螂 城

苟生，字小令，竟體芳蘭，有香留三日之譽。偶附賈舶，浮槎海上。忽腥風大作，引至一島。生捨舟登陸，覺惡氣薰蒸，梗喉棘鼻，殊不可耐。正欲回步，忽見一翁，偕短髮童，談笑而來，見生大駭曰：『何處醜兒，偷窺淨土，不怕道旁人嚇煞？』生怪其臭，退行三四步，遙叩姓氏。翁亦以手擁鼻，遠立而對曰：『予銅臭翁，孔氏；此名乳臭小兒。因慕洞天福地，自五濁村移家於此。蒙鮑魚肆主人見愛，謂予臭味不殊，薦諸逐臭大夫，命司蟻螂城北門筭鑰。汝徧體惡氣，若不早自斂藏，將流染村墟，鬱為時癘，其奈之何？』生欲自陳。翁與短髮童大嘔不止，蒙袂疾趨而去。生大異，欲徵其實

，以兩指捺鼻而行。見一處，盡以糞土塗牆，四面附蠅，百萬，屹如長城。生振襟欲入，忽聞城中大譁曰：『瘴氣來矣！速取名香辟戶外。』生遙睨之，牛溲馬勃，門外堆積如山陵。生益不解，忍氣竟入。見生者狂奔駭走，不顧而唾。生亦惡其穢，反身而遁。衆喧逐之，生失足墮溷藩，撐扶起立，懊悶欲死。而衆已追及，欲縛生；徧體摩嗅，自頂至踵，忽大驚曰：『何頓鄉澤若是，真化臭腐爲神奇矣！』急謝過，引生居客館。廁石作塔，溝泥墜壁。庭下有一池，色如墨。生解衣就浴，穢溜愈臭；且漸透入肌裏。生急起仍取舊衣著之。翌日，有富商馬通家招飲。延至一堂，顏曰「如蘭」；旁有一軒，曰「藏垢軒」，以後曰「納污書屋」。筵上無他物，餒魚敗肉，蔥蒜蒜菹而已。生自浴後，亦漸不覺其臭，大啖之。已而自探其喉，穢氣噴溢。主人鼓掌而笑，曰：『氣佳哉！薰瘴可同器矣！』孔翁聞其事不信，訪於客館，見生愕然曰：『君真潔己自好人也！舊時羶行，糞除盡矣！』遂與訂莫逆交。生恐賈舶久待，詣孔翁告別。翁張筵餞之。引入後室，見三十六糞窖，森森排列，窖中金銀皆滿。翁取赤金數錠以贈。並喚一女子出，蓬頭垢面；而天然國色。翁笑曰：『此阿魏，卽蒙不潔西子後身也。君無室，盍挈之行。』

生拜謝，捧金挈婦，辭別還舟。賈人失生半月，維舟凝待。遙見生來，大喜。甫登舟，穢氣不可近。陳金几上，尤臭不可堪。及阿魏登舟，萬臭盡辟，衆心始安。後歸家，生偃遊街市，人輒掩鼻而過。惟與阿魏居室，則不覺其臭。出所贈金易諸市，人大怒，擲而還之。三年，阿魏死。生所如不合，鬱鬱抱金而沒。

鐸曰：『蠅螂抱糞，人惡其穢。而轉之金顏篤耨中，適速之死耳！以是知生於香者，亦必死於臭也！紅粉長埋，黃金失色。止賸箇臭皮囊，無從滌滌矣！哀哉！』

鬼 標

五弟世生，癸卯登賢書第一。丁未歲，計偕北上，夜投富莊驛旅舍。客滿，借宿村莊。時月浸破簾，風鳴敗紙，伏枕不能成寐。起步前庭，轉入後舍，見荒園，廣可三畝。有禿髻嫗，蹣跚樹下，高語曰：『今夜風月頗佳，客中兒必有作青樓夢者。盍召之來？』已而羣豔彙集。嫗作微怒曰：『汝等日坐閨中，賭樗蒲，嗑瓜子，長恁嬌惰。爾娘

喝朝露度長日耶？」羣唯唯聽命。嫗附耳久之，羣向東南角招以手。亡何，衆客至，商服儒冠，不一其類。鋪五色氈，席地團坐。嫗往來蹀躞，陳肴列饌，似儲待者。繼而酒闌，笑語亦漸倦。嫗鼓掌笑曰：「窗燭灰矣！銀河鵲橋已駕。癡牛駿女，猶相對作閒坐哉？」衆盡起。嫗導以燭，羣豔擁客，轉入一草舍去。芷生素負膽力，潛往瞰之。見中設數十竹榻，衆客各抱一夜叉臥，鼻聲四起，朱髮假肩，血唇遞舌；間有枕鬼面於臂，而夢中喃喃作嬌喚者。正驚駭間，一老夜叉手持銅管，約長七寸許，向客腦後插之，嗚嗚作呼吸聲，捫搔幾徧。未至一客，曰：「是無腦者。且徧體酸中作臭，令人殊欲嘔。」揉其白，曳於牀下。芷生拍檻大呼曰：「門外有莽漢，老魅何敢爾？」衆譁然曰：「新貴人至矣！」轉瞬盡散。候天曉，登車就道。見富莊驛諸宿客，盡呼腦痛。中有一人，目瘡如桃。詢之，以秀才納盛，入都謀上騰錄館者。芷生微哂之。是科捷南宮。

鐸曰：「脂刀截骨，花箭撥心，一片歡場，卽狼羅剝湯沐邑也！不早回頭，恐鹽其腦者至矣！」

神賭

穹窿山廟，廊下有神像二，緋袍錦帶，烏帽阜韉。其旁各塑一夫人像，珠冠繡帔，儼同命婦。二神同院居，僅隔一牆。一夕，有廟祝宿廊下，忽見左座一神，竟趨右座曰：『今夕更漏頗長，伏枕不能成夢。盍一作樗蒲戲？』右座者笑曰：『牧猪奴賭興又發耶？但我輩近日香火零落，何得有現注？』左座者曰：『請以籌馬，負者明日覆算。如不歸，當以新婦準負債。』右座者笑諾。於是折香爲籌，鋪蘆作席，二神相對坐，呼盧喝雉，約兩時許。右座者起，笑曰：『熱中人敗北矣！歸且休，明日當以七香車，送新婦來也！』左座者喪氣而散。廟祝畢之，明夕，仍宿廊下。見右座者，竟詣左座責負甚急，並索婦。夫人聞之，怒詬其夫曰：『黑心賊，汝當日在修文殿鬻選時，幸儂脫簪珥，夤緣得一官。今以淫賭，輒將枕邊人作孤注。天下負心人，有若是哉？』左座神垂首，不作一語。右座者索愈力，狂譁不休，繼之以嫚罵。幸其婦隔牆喚，始引去。自此無夕不爭，廟祝厭之，白於董事。竟具鼓樂，送左座夫人亦登右座，喧聲始絕。而所隔一牆，

旋修旋圮。識者曰：『是新夫人不忘故夫也！』命築牆者，留一穴以爲瞰夫之地。牆自此遂不復圮。至今土人呼爲輪廟。好賭者，引爲笑柄焉。

鐸曰：『貪淫殞命，好博傾家。花骨頭之禍，不減於粉骷髏也！謂予不信，請虛左以待。』

夢裏家園

淮南阮生，小字辛郎，幼失怙恃，相依乳媪家。一日，夢父執某招之去，曰：『汝父近作泰山宣勅司，有遺宅在東門外，命汝掌守，勿致荒落。』遂相將俱去，約三里許。曰：『此予家也！幸少憩。』攜手而入。見一垂髻女郎，當窗理繡，戲睡絨粉壁上，以指甲挑作雙連環，對壁嬉笑。某腹喝曰：『客來矣！倚嬌弄憨，是何態度？』女郎抱繡而走；金翦墮地，回身笑拾，私語曰：『何來生客，直恁吆喝辟人？』生問爲誰？某曰：『此予癡女，年十五矣！前爲楚江王妃刺博山交龍錦，觀者贊其慧心。然無母之兒，未免幼失教訓耳！』生極力稱獎。少頃，相攜出戶，復至一處曰：『是卽汝父所營之

楚裘也！」出鑰脫鍵，重重啓闢。堂與藩廚悉備。後有樓三楹，中貯書籍玩器，左則錦繡盈箱，右則金銀滿庫，幾於目迷五色。某曰：「此汝父二十年心力，守之勿浪擲也！」生俯首小語曰：「未有室家，與誰同守？」某曰：「汝未聘耶？如不棄嫌，願以癡女敬奉箕帚。」生頓首謝，並問其期。某曰：「視明夜三星照鴛鴦樓角，吾當以油壁車，送新婦來矣！」言畢而去。卽有婢僕數輩，嚮身門下。生命掃除庭榭，設列几筵。庖人樂部，及一切瑣碎事，無不預爲經理。憊極就寢。一轉側間，依然乳媪家，破牀草榻也。初疑妖夢無憑，付之一哂。明夜仍至其處，卽有婢僕輩，迎候於門曰：「魚軒已發，乞新貴人更衣以俟。」時堂上綵蠟高燒，笙歌迭奏，重廊複榭，處處張以錦幄。亡何，探輿停駐，籠燈數十，簇擁花氈。與新人交拜訖，導入內寢。燭花影裏，卻扇偷窺，較初見時尤矜嚴也！緩裝卸服，擁入重幃，夫婦之樂，有過於畫眉者。曉雞三喔，著衣下牀，但見乳媪，抽衣疊絮，摸索牀頭。攝神癡想，自辰及酉。偶倦伏几上，一青衣婢至曰：「閨中有命，乞主人移玉。」生遂去。入門見報喜者，環立堂下。生不解，入問細君。曰：「妾聞修文殿缺一堂案官；以千金寄吾父，夤緣得此職。請爲郎易冠帶。」生笑

曰：「僕向欲青一衿，而不可得；今而知得官自有術也。」遂華服乘軒，上修文殿公署。繼往岳家致謝而歸，謂新婦曰：「聞曹不足以致富，尙當治生產。」出囊中金，命幹僕作負販計，買絲積穀，幾同蘧斷。生日在夢中，出了公事，入操會計；婦亦勤儉持家。不十年，擴充父業，爲黑甜鄉第一富貴家矣！生每誇諸乳媪。乳媪曰：「惜是夢境。不然，官人大富貴，當不向此間作噉飯處。」生大笑曰：「吾以醒爲夢，以夢爲醒。半生衣食，吃著不盡矣！且天下享富貴者，何必非夢中之人哉？」遂作述夢記以自誌。予文其說，以告世之日在夢中者。

鐸曰：「吾嘗謂富貴中人，不過做得一場好夢。然則做好夢者，亦當以富貴中人之目之。惜乎好夢不長，富貴無幾時耳！若阮生者，可以長富貴矣！」

命 中 姻 眷

異州丁生，年十七，聘衛氏，未娶而夭。將論婚世族，就術者算之。術者曰：「君命不宜耦人類，後當娶獸婦。」丁怒曰：「予卽不肖，亦靦然人也！何至下婚於毛族

？「術者曰：『以命論之，當不來。』」百計求風，果無一遂。後薄遊於楚，泊舟中峽。忽有猿雖數十輩，緣崖而下，躍登鷁首。舟人喧逐之。擔囊負篋，紛紛登崖而去。正咤異間，數老猿舁一籃輿至，牽曳推挽，捺生入坐。舟人力解不脫。扶輿上肩，飛登絕壁。至一洞府，累石爲門，塗泥作砌。生不得已，下輿入堂上。一翁拱立而竣，狀貌不甚詭異，曰：『汝丁慶雲之子耶？』曰：『然！』翁曰：『僕與爾父，爲總角交。十八年前浪蹟於此，因贅於袁氏。生一女，未遭良匹。今幸文旌遠駐，故令童僕恭迎。倘不以異類見憎，願諧婚媾。』生覿棘未敢應命。忽一老婦出。翁曰：『此拙荆也！』生略睨之，碧眼赤頰，兩權毛捲如反蠅，向翁耳語喋喋，不知作何詞。裝女覆巾而出，曳令交拜，導入別洞。揭巾微視，額下毛濃密裹，人面不知何處，生憤氣而寢。夜半，女潛就之，生叱曰：『爾欲通人道，當俟皮毛脫落時也！』女慚而退。明日，臨澗自照，以深恨其醜，遂奮身投於澗底。生大聲呼救，一家奔集，指揮衆猿，力引而出。扶掖歸洞，蒙被僵臥，竟體發痛，痛定而癢。女爬搔幾徧，毛應手墮落，積如亂絲。數日而起，面白皙如玉，益以秀麗。視之，真天人也！生笑曰：『今而知人獸轉關，止爭一番洗伐耳！是夕

，遂同寢處。明晨，謁其父。父驚喜欲狂；母見之大怒曰：『生女不肖，老奴亂我種矣！』因詈其夫，並逐其女。翁急具肩輿二乘，令女隨婿仍送至舊處。舟人自失生後，靜待將及一月。見生偕美婦來，大喜，載與俱去。後生自楚反，重至其地。女欲定省其父，而峭壁危崖，無路可入，零涕而歸。

鐸曰：『一日伐毛，百年美眷，卽謂術者之言不驗，可耳！』

臭桂

祈門縣署東，桂樹一枝，花而不香，土人醜其名曰，臭桂。一夕，有道者，偕老翁乘月而來，吟嘯其下。道者指樹笑曰：『此蟾宮第七枝也！』翁曰：『月府仙葩，其香倍於鷺嶺。茲何索寞若此？』道者曰：『記八百年前，月主新廣寒殿。緣此樹礙其殿角，命吳質移去。適被罡風吹墮塵世，偶爲錢神拾取，將植諸銅山之上，因而其香忽斂。錢神惡之，棄置於此。翁曰：『銅臭逼人，疾之固善。然簸弄狡獪伎倆，反由此而得臭名，亦矯情者之自取也！』道者笑曰：『吾當爲花一洗此辱。』舉袍袖繞樹三匝。亡何，

異香飄拂，馨聞數里。忽西風頓作，金粟紛紛墮地，花中各現一美人，霓裳羽衣，踴躍起舞。中有一女子，掠削作鳴蟬髻，旁貼翠鳳翹。鳳味銜赤珠一粒，光與月色相射。道者曰：『阿箬恃姁娥寵，久不隸鈞天部；今夕當爲我一歌。』女子含笑倚樹而歌曰：『金風飄兮玉露晞，天孫遲我兮銀河之西。嫌龍腥兮不肯騎，跨綵鳳兮拚飛。銅壺漏轉兮星影低，玉宇高寒兮我將誰依？攬桂樹兮涕洟，逝將去此兮與子同歸！』歌畢，西風又作，煙飛霧捲，美人忽不見。所墮花，仍吹綴滿樹。」翁曰：『得今夕一番游戲，而此花留香萬古矣！』道者曰：『無聲之聲，乃爲正聲；無味之味，乃爲至味。吾終願以無香全此花之真也！』復舉袍袖拂之，香氣盡散；偕翁談笑而去。

鐸曰：『淇園素竹，盡塞瓠河；鐘寺喬松，且充麈尾。蔡中郎座上琴材，亦曾從爨下來也！歸真反璞，終身不辱，吾於此樹信之。那原繫錢樹上，當世神之，遂成淫祀。此樹不爲錢奴所惑，宜湮沒無令名也！然抱此孤芳，終邀獨賞。有志之士，尙當以此爲法。』

祥 鴉

俗傳「鴉報吉，鴉報凶。」故聞鴉噪者，咸有喜色；一聞鴉聲，羣必厭逐之。而予獨好鴉而惡鵲。庭中舊植槐樹一株，鴉巢其顛。偶雨晨雪夕，鴉無所得食，必設米於庭而餉之。每當朝曦初上，鴉即迎日而立，刷項梳翎，翹尾側目，備極其態，而獨不善於鳴。予時拍手喧呼，以引逗之，而鴉殊緘默之甚。戊子元旦，飛鳴入室，三晝夜不去。予於是秋報捷。己丑應禮部試，家中人佇望泥金，曉起拱候樹下，冀其一吐好音。而鴉竟掉頭不顧，予亦下第歸矣！癸卯春，鴉聲大噪，是年予弟世生登賢書第一。遂設食庭中，招鴉而告之曰：「予五薦不售，已不作春明夢想。自今以後，無復相煩。俟吾弟得意南宮，當養精蓄銳，努力作鳳凰鳴也。」鴉首肯者再。是冬，大風覆巢，折其左翼而斃。迨丁未歲，吾弟成進士歸，百千鳥鵲噪集盈門。予追念是鴉，歔歔累日。蓋鴉但知因人成事，而鴉實能識人於未遇時也。爰誌之，以告世之惡鴉而好鵲者。

鐸曰：「鳳鳴啾啾，鴉鳴呀呀。鴉豈其苗裔耶？何聲之和也？若獻媚如鵲，庸

惡陋劣，殊不耐聽。朱丞相遇之，當燎其毛；王荊州見之，定探其殺。」

老僧辨奸

嚴分宜未貴時，與敏齋王公讀書菩提寺東院。一日，同閱荆軻傳，至樊於期自殺處，嚴曰：「此駭漢也！事知濟不濟，輒以頭顱作兒戲耶？」遂大笑。王曰：「烈士復讎，殺身不顧，志可哀也！」遂大哭。又閱至白衣冠送別時，嚴復大笑曰：「既知一去不還，迺復遣之使去，太子丹真下愚也！」王又大哭曰：「壯士一行，風蕭水咽；擊筑高歌，千古尚有餘痛。」繼閱王囊提劍斫，箕踞高罵，嚴更笑不可仰曰：「是真不更事漢。不於環柱時殺之，而乃以嫚罵了事。」王更涕泗沾襟，曰：「豪傑上報知己，至死尙有生氣；銅柱一中，祖龍亦應膽落。」一時哭聲笑聲，喧雜滿堂。一老僧傾聽久之，嘆曰：「哭者人情，笑者真不可測也！二十年後，忠臣義士，無遺類矣！」後王官中牟縣令，頗有政聲。而嚴竟以青詞作相，專權誤國，植黨傾良，爲明代奸邪之冠。老僧預知之，而不能救，殆佛門所謂定劫歟！

鐸曰：『傳言愚忠愚孝，有旨哉？古之亂臣賊子，皆聰明絕頂人也！是故士不重才而重德。』

青衣捕盜

粵東某公，爲河南臬憲。有茹姓者，以人命誣服，公昭雪之，獻女書兒爲婢。公鑒其誠，納之。公夫人御下嚴，箕帚而外，課以鍼指。書兒不能學，日加鞭撻，俯首順受而已。後公以罪謫，解組歸。時棗樹林有盜首，曰，賽張青劉標，善用流星彈，一發五丸，無不奇中。次曰，鐵拐子朱健，善用一鐵拐，曾擊真武殿前石鼓，碎若粉。橫行綠林，捕盜者不敢正眼覷。公稔之，戒備而行。時已薄暮，聞林中鳴鑼聲，公股栗，夫人色如土。侍從僕御，無不色變。書兒從容進曰：『么麼鼠輩，何敢犯大人駕？如渠不欲生，婢子手戮可也！』公前騎，徒手而去，叱盜曰：『賊狗奴！識得河南茹書兒否？』盜笑曰：『我輩但要得錢兒鈔兒，書兒何所用哉？』書兒怒曰：『若輩死期至矣！敢戲言？』盜亦怒，驟發一彈。書兒右手啓兩指接之；又一彈，接以左手；第三彈至，以口

笑逆之，噙以齒。盜驚，又發一彈，書兒仰臥馬背，以雙蓮瓣夾其丸。第五彈至，書兒即發脚下丸抵之，鏗然有聲，去三十步遠。騰身而起，吐口中丸，大笑曰：「賊奴技止此耶？」一盜舞鐵拐而前。書兒手奪之，曲作三四，盤揉若軟綿，擲諸地，笑曰：「而娘灶下棒，亦持來恐嚇人，大可笑也！」兩盜失色。書兒即出其手中丸，左右彈兩盜，盡斃。羣盜羅拜馬前乞命。書兒曰：「汝等何足污我手？」喝令去；從容回騎，稟白於公曰：「托大人福庇，幸不辱命。」公及夫人皆異之；繼而問曰：「汝具此妙技，何不能拈一鍼？」書兒曰：「長鎗大劍，婢子年十一二時，搏弄慣矣！一鍼入手，不知所爲，是以不能學耳。」又問：「鞭撻時，何便俯首受？」曰：「老父命婢子來報公大德。小有忤犯，是報怨也！婢子何敢？」於是夫人亦喜。歸家後，勸公納爲側室。生子某，後爲滇南縣令，往往躬率吏入山捕盜，大有母風焉。

鐸曰：「吾向讀馮煖傳，而知當日無辭債之役，客無能一語，至今幾成鐵案。

英雄寄人籬下，墨生無可插脚，恐爲廝養輩下眼覷耳！書兒遇盜，其厚幸乎？有疑口逆齒噙之說，爲過神其技者，然不聞列子之言乎？飛衛學射於甘蠅，諸法並善，

惟嚙法不教。衛密持矢以射蠅，蠅嚙得鏃矢還射，衛繞樹而走。則書兒此技，亦有所受之也。牛羊之眼，相女兒子猶失之，况相天下士哉？」

正士驅邪

樵陽郡韓公，貌文秀，而性好武事，日馳馬試劍爲樂。未貴時，攜一健奴，出遊五岳。中途遇雪，投止枯廟。一更後，雪月交輝，公起立蒼下，四望皎然，曰：「真琉璃世界也！」忽陰風四襲，一獍猶惡鬼，昂首直入，公拔劍相迎。健奴大驚，犬伏地下，以兩手抱公左足。見惡鬼漸長，始猶高與蒼齊；繼則出蒼者，約三丈許。仰見公狀貌亦變黑面赤髯，挺身而立，身亦漸長，高出於惡鬼者又約三丈許。鬼身頓縮，伏地而拜曰：「公烈丈夫也！人無富貴貧賤，神氣俱高十丈；自作一虧心事，神氣卽短一尺。故眼前之賦形宇宙者，上者長不滿五尺，次者三二尺，下者場地如三寸錐。而公獨保其元神。異日之立地頂天者，非公而誰？勉之！勉之！」言畢而逝。健奴見公亦如故，起述所見，公竟茫然。後公位至總戎，平寇陣亡，崇祀義烈。所遺伏鬼圖一卷，焦面虬髯，非

其本相。而里中有鬼祟，請其像鎮壓之，輒遁去。故至今有賽鍾馗之名。

鐸曰：「百尺樓頭，元龍豪氣；旦夕伐之，則掃地盡矣！場地如三寸錐，猶非充類盡義之論也。」

惡客除淫

金山寺老僧普靜，畜一猴，毛色盡白；日鎮諸佛殿上，令聽講。一夕，脫索去。老僧嘆曰：「業畜淫心未斷，必殺身。二十年功行，斷送卻矣！」會有陝商某，僑居鐵甕城，好畜美姬；婢女僕婦亦端好。一日，有楊裘少年款其戶，自言申姓，因苦塵露，願假園亭以憩。某素有斷袖之癖，覬其貌美，許之。夜詣其室，見床無衾褥，笑曰：「榻冷如冰，抱衣難臥。如不以賤軀爲累，當移牀被來。」少年許諾。某命家奴攜錦褥，並鶉黃綾被陳榻上而去。某曳少年同臥，潛私之。少年笑曰：「被君輕薄，從此冠而釵矣！」某亦笑曰：「汝誠暱我，當廁諸金釵之列。豈敢視爲外宅兒哉？」由是少年出入閨闈，某亦不禁。漸私其婢女僕婦；繼并亂及姬妾。初猶作宵戰，後竟白日宣淫，漫無顧忌。

。某素嬖之，不能驟加呵逐。一心腹友至，某潛與商榷。友曰：『開門揖盜，罪誠在汝。必欲除業種，當先斷其淫具。』某曰：『宮之乎？』友笑曰：『割雞焉用牛刀。』某固問之。答曰：『世有不持寸鐵，而可下人腐刑者。特癡兒不察耳！』某請計。友曰：『此間有一倡，小字雪狗，下體發鉅毒。盍召之來？』某從之。亡何，雪狗至，口脂面粉，煙花中主帥也！某藏諸閨閣，夜令就少年寢。少年得雪狗，果大喜。雪狗本倡家婦，素善房術。少年又健戰，朝夕攻毒，殊無覺察。不半月，少年兩權漸赤；時以手插其褲際，似搔癢狀。又半月，雙眉頓蹙，呻吟作痛楚聲，越數日辭去。然兩三日必一來；來則與雪狗聚。後數日，不能步履，拄杖僂僂而至，與雪狗偎抱。竟夕轉側，不能與雲雨。雪狗故握其莖，以掉弄之，砉然而脫。大聲呼痛，下床覓杖，踉蹌遁去。雪狗就燈下出掌視之，見一具約五寸許，皮肉交黏，血淋漓如塗硃。嗣後竟不復來。友人至，笑曰：『宮刑已驗。但君以繡幃作蠶室矣！』某笑謝，並以百金賞雪狗去。後聞金山塔頂，有一白猴，下體潰爛而死。老僧瘞諸塔下，嘆曰：『誰家惡毒兒，至此慘殺？然淫根盡拔，可以淨體皈三寶矣！』某屬友隱祕其事，而雪狗反爲人詳言之。

鐸曰：「癡兒噬毒，必至喪身；浪子回頭，已成滅鼻。幸制心猿，勿投鐵犬。腐刑最下，其共凜之。」

芙蓉城香姑子

震澤彭生，少年倜儻，豔文簫綵之華，欲求仙侶。父母擇配，屢梗命。一日，扁舟湖上，見上流浮芙蓉一瓣。拾視之，有小詞一闋，曰：『小亭山水溶溶，記相逢。欲採蘋花，可惜遇東風！午橋煙雨濃，不如歸去夢簾櫳。小樓東，留得闌干一半月明中。夜涼花影重。』心異之，捨舟登陸。百步外，芙蓉萬本，張如錦幄。至則朱戶沈沈，銅環晝掩。忽青衣媪啓扉出視曰：『彭郎至矣！』導引而入。鳳屏東畔，一女子款步而來，彭趨揖之。女曰：『妾芙蓉城香姑子也！久墮塵寰，未逢佳士。知君夙企仙緣，故借塗鴉引桃源入棹耳！』彭曰：『荷蒙仙眷，提撥凡愚。一生爲奴，亦不憚。』女笑曰：『君真癡於情者。』命青衣媪，掃除內室；中設兩榻，以備寢處。至夜女宿東隅，請彭西嚮。彭曰：『既視芳容，當親玉體。何復咫尺巫山，使人介介？』女曰：『仙家夫婦

，祇在神交；若以形骸爲愛，則秦弄玉早抱子矣！何簾臺上，至今無雛鳳聲也？」彭強就塵沙，而終不著體。女曰：「郎君濁氣未除，縱欲勉同衾枕，尙隔一層。明日爲郎燒換骨丹，三日而成；服之始能歡會。」彭不獲已，退寢別榻。晨起，女採藥三山，配入丹鼎，命彭朝夕守之。彭日啓鑪，以觀火候。女哂曰：「狂郎情急矣！」彭曰：「餓者急於食，渴者急於飲，人情類如是耳！」正調笑間，而舟人躋至。因父病殆，母馳書招之。彭念指日丹成，可以近麗人，而登仙籍，見母手書，頗不擇。女促令暫歸省視。彭曰：「死生有命，歸何益哉？且此間樂，不思蜀矣！」女勃然曰：「有兒女情，而無父子性，必非仙器。縱鑪頭丹熟，換骨亦無濟也！」遂立毀其鑪。彭曰：「卽不敢妄親香澤，還望度我一登仙闕。」女怒目不語。一迴顧問，青衣媪化爲綵鳳。女跨之而起，嘆曰：「是兒全無心肝。大羅天豈無父之國哉？」冉冉入雲而沒。花木廬舍，一時頓渺；舟人亦不見。彭懊恨久之，尋道而回。

鐸曰：「仙家夫婦，祇在神交，千古名言，可爲蘭香蕙綠輩解穢矣！帝闕仙班，必求孝子，則伯陽棄母，梅福絕親，盡謂妄人之附會也可。」

掃帚村鈍秀才

定陶富室某，三代有善人之目。子年十四，欲延舉業師；選擇良苛，遷延未決。一夕，夢有人告之曰：『汝欲延師，非吳郡掃帚村某秀才不可。』醒而異之，束裝詣姑蘇，問掃帚村，在郡西僻壤。至則野曠人稀，無可問訊。忽一老翁曳杖而來，某趨叩之。翁笑曰：『某秀才，卽是老朽。』遂具達誠意，并欲隨至翁家。翁曰：『蝸舍不足以容貴客。旣蒙寵召，卽此同行。某大喜，載與俱歸。命兒受業座下。翁督課嚴，夜以繼日，無間寒暑。所讀文，咸宏制藝外，皆翁平日窗課，以及歲科諸試作；弟子文或不佳，自作一藝，令其誦法。是年遊於庠。復鈔昔年闈中諸落卷，令之讀。凡一切時下清典雅正，登上選者，咸命規仿其製。春秋兩闈，連戰皆捷。某大喜，置酒爲先生壽，且曰：『先生出其餘緒，卽令豎子成名。何乃自甘蟄伏，以青衿終老牖下？』翁歛歔久之。某詰其故。翁曰：『言之勿怪。僕非人，鬼也！少時不謹細行，有慚名教，以至困場屋五十餘年，未得一掇科第。而室人儂薄，謂僕文不合時宜，致遭廢黜，日以鈍秀才相誚。』

鬱齋恨而終。今稔高門積福，故借德澤爲文章吐氣。使知一生潦倒，非戰之罪。且令天下知拾巍科登高第者，在此不在彼也！」言訖，撫膺一慟，倒地而沒。某駭嘆良久。感翁教子之德，重至其地。見老屋一椽，停棺左側，有老婦執炊爨下，詢之。曰：「此先夫也，亡三年矣！生時噴以鈍秀才呼之。臨終謂我曰：『子德薄不能置青雲，以博封誥；後當以文章貽汝福也。』」謹記此言，勉延殘喘。」某聞之，倍增慘悼，出千金卹其家；並極力營葬而歸。後子謁選得縣令，迎養老婦以終老焉。

鐸曰：「士先德行，次及文章。故春秋榜上，大半積福兒郎也！青年失德，白首除名；雖鬼帳傳經，終當食報。視方三拜之登科，又遜一籌矣！嗟夫！」

三杖懲奴

元和合常公養蒙，愛民重士，神於折獄。里有惡奴與主婦通，而礙於其子，峻主婦以忤逆控縣。公廉得其實，拘叔氏舅氏，一併聽鞠。至日，喚惡奴上，問：「兩黨親族，俱不列名，爾何抱主婦控？」惡奴曰：「小人蒙主人叅養，日望小主成家。不意下

流自居，主母束之，反肆抵觸。赴愬兩黨親族，視同秦越。不得已，冒嫌抱控。」公曰：「忠心爲主，勞怨不辭，汝可謂義僕矣！」惡奴頓首曰：「小人素有好人之目；里黨所共知也！」公領之。喚忤逆兒，年十四五，恂恂儒雅。訊其逆母之故，但流涕不言。公僞怒曰：「不孝不罪，律有明條；三尺法何可輕宥？」遂飛籤下。兒痛哭，叔與舅代爲哀免；而惡奴面有喜色。公顧而笑曰：「爾小主尙在童年，刑杖一下，當立斃命。汝素號好人，且受主人數年參養，豈代杖？」呼兩旁隸，曳下重杖曰：「代不孝者杖，勿從輕也！」責至四十，血肉交飛。繼又罪其叔曰：「爾與乃父爲同胞，而不能禁約其姪；至今以忤逆播聞，亦當受責。」叔伏地乞恩。公笑曰：「一客不煩二主，有好人在，爾勿畏也！」又曳下代責二十。并喚舅氏上曰：「母子之恩，本於天性。汝妹卽欲控告，何難一言勸阻？迺袖手旁觀，釀成家變。本應重懲爾罪；但年老龍鍾，不堪受杖，奈何？」因顧惡奴曰：「本縣今日勉出大力，成全汝好人之名。」又飛籤欲責。惡奴勢難再杖，叩頭乞免。公大笑曰：「汝推主母面情，亦當爲其兄稍效微勞也！」卒杖之。復命昇重枷至曰：「杖已代矣！枷又何辭？」大書「枷號好人一名；俟忤逆兒改過日釋放

「惡奴杖痕已重，復荷重枷，不旬日竟死。闔邑稱快，服公之謫斷焉。」

鐸曰：「中篝之言，揚之實醜；借代杖以懲奸，亦折獄者之苦心也！謫而正，奇而法，可謂得律意矣！宋代馭守令最寬，故呂公弼張崇陽輩，往往片言齒劍，一錢殺人。後守令之權漸削，徒一年以上，必申請待報。惟枷杖得以專決，故慎重法輕者，輒縱其惡。公以枷杖代劍，可謂善伸其法者。然甯成束薪，延年屠伯，君子終防其漸也！」

片言保赤

錢塘袁公簡齋，爲先大父同譜，由翰苑改授上元縣令。風骨錚然，不阿權勢；引經折獄，有儒吏風。時民間娶婦甫五月，誕一子，鄉黨姍笑之。某不能堪，以先孕後嫁，誣其婦翁。越日，集訊於庭，兩造具備，觀者環若堵牆。公盛服而出，向某舉手賀。某色媿，俯伏座下。公曰：「汝鄉愚，可謂得福而不知者矣！」繼問其婦翁：「汝曾識字否？」對曰：「未也！」公笑曰：「今日之誣，正坐兩家不讀書耳！自古白鹿投胎，鬼

方穿脅，神仙荒誕，固不必言。而梁嬴之孕逾期，孝穆之胎蚤降，有速有遲，載於史冊。總之逾期者，感氣之厚，生而主壽；蚤降者，感氣之清，生而主貴。主壽者，若堯年舜祚，爾等諒亦習聞。主貴者，不必遠徵；即如僕，亦五月而產。雖甚不才，猶得入掌詞垣，出司民牧。謂予不信，令汝婦入問太夫人可也！」某唯唯，即命婦抱兒入署。少選，兒繫鈴懸鎖，花紅繡襪而出。婦伏拜地下，曰：「蒙太夫人優賞，許螟蛉作孫兒矣！」公正色謂某曰：「若兒即我兒，幸善視之。他日功名，勿使出我下可耳！」繼又顧衆笑曰：「爾衆中有明理之士，幸諒予心。勿以前言爲何漢也！」衆齊聲附和。於是兩家之羞盡釋。後兒讀書食餼於庠，奉公長生祿位，朝夕供養焉。

鐸曰：『含垢納汙之說，爲臨民者言；此印板律例，非讀書人不能解也！然捨身以保赤子，類非守經者所能。公殆現不壞身，運廣長舌，向訟庭爲衆生說法耶？黃蓋以武人而治石城，况鍾以小吏而治吳郡。後如馮堅王興宗輩，或以典史，或以直廳。故王晉溪謂吏治之善，不必出於甲科。然遇此等公案，豈是無學人杜撰得來？蓋不熟晉庫之論，失油絳者必受飛災；不讀周易之文，授沐枕者終成冤獄。學優

則仕，旨哉是言！」

盜 師

婁郡譚某，三十餘未掇一芹。就館西村，所得學俸，不能養妻子。而從學者，又棄儒而賈。歲暮捲帳歸，道遇一老翁笑曰：「先生散館矣！明年有所主否？」譚應曰：「無！」翁曰：「僕有嫂孀親，明年延師訓課其子。如不棄嫌，僕請爲介紹。」譚極意嘉納；繼詢其居址，翁曰：「至日僕自來，先生不必絮問。」遂拱手散去。燈節後，老翁果至，陳朱提百兩爲聘。譚喜，別妻子，登舟而去。水程曲折，都非熟徑。約行三晝夜，翁曰：「至矣！」握手登岸，至一處，高門華屋。旁通一徑，花木參差，中有屋數楹。翁曰：「此書室也！請先生少坐。」入內引弟子出拜，瑤環繡服，類貴介子弟。翁曰：「主人偶出，未及倒屣，改日請見可也！」繼出書，請譚句讀。視之，三國演義一部，水滸傳十數本；無五經及四子等書，譚異之。翁曰：「若曹無志功名，但得識數行字，稍習世事足矣！先生勿疑怪。」譚遂安之，翁亦別去。居半載，飲食供奉，備極豐腴。

一日，傳言：「主人歸，大設華筵，請先生觀劇。」譚至，主人雉冠甲服，肅迎而入。四座賓客，皆戎服臨筵。譚心驚股栗，進退失措。主人笑曰：「先生勿驚，僕江湖豪客也！因我輩中，特強劫殺，罔顧仁義。故令小兒受業，得以稍知大體。今幸不棄，嘉惠後學。特治卮酒，聊明忠敬。」言畢，梨園以劇本呈點。譚未識樂部名色，姑點白羅衫全本。演未及半，主人色變而起，急命撤筵曰：「僕未嘗開罪先生，何姍笑若此？雖然，亦天命也。」遂具綵緞數端，黃金十錠，命其子星夜送歸。翊日，捕盜師卒至，一門掩執。其子竄伏譚家，幸而得免。譚感其意，撫弟子成立。翁亦時來周卹之。

鐸曰：「盜亦有道，非讀書人不能顧。不謂待先生忠且敬者，轉出自盜，宜天之不忍斬其嗣也。今執袴子弟，奇嫖淫賄，雖千金不惜；而獨至西賓脩脯，錙銖必較，曾盜之不如。」

鬼 壻

扶風邱叔，字令儀，幼失怙。母夫人束子嚴。偶碎其帶上玉佩，懼而亡去，夜竄山

谷中。月色迷濛，荆榛蒼莽，無可投宿。遙望百步外，似有村落。至則板屋竹扉，銅環雙闔。叩之，雙扉頓豁，一老翁出問曰：「蚤夜剝啄，客何爲者？」邱以情告。遂相邀入內坐，叩氏族。邱具對。翁艷然曰：「是吾讎也！」邱曰：「生平不省拜侍，未識於何獲罪？」翁曰：「僕延陵舊族，與汝父爲總角交。幼以息女許奉箕帚。自汝父棄世，竟停此議，以至息女齎恨，至今未字。言之使人切齒。」邱茫然莫對。忽一老婦出曰：「答在親庭，干渠何事？苟增意不惡，尙可釋讎成好。」翁色稍霽，注目視邱。邱曰：「先人果有成議，兒何敢違？」遂大喜，立粧女出見。明眸皓齒，妍麗無匹。卽命與邱交拜，導入內寢。枕席之間，邱詢其顛末。女曰：「歸問親韓，當自知之。諒非妄意相攀，炫玉以求售也！」邱遂不言。天未及曉，女促生歸。邱曰：「新婚正燕，何忍遽離？」女泣曰：「妾自見棄君門，分以女兒身終老。今所以舍垢爲歡者，誠欲借一宵辜禮，正名定分；使異日骸骨，依君先人墟墓耳！實不能終事也。妾有玉珮一枚，持獻堂，以作明信。」邱取視之，「與所碎者無異製。正依戀間，聞岳父母候送於門，握手垂涕而別。熹微晨色中，翁導以歸路。及家，母夫人訶責交至。邱以玉珮呈獻，並述所遇

。母審視再四，曰：『是矣！汝父在日，見吳家女，甫九齡，面目甚韶秀，將聘作汝婦，戲解玉珮繫之。繼值汝父喪，恩惠不復記憶。後聞其女暴卒，父母痛悼，相繼而歿。今埋骨多年，何得復成嘉禮？』邱愕然。翊日，尋至其處，見破屋半楹，停棺三口，拜奠痛哭而返。後邱以進士官部曹，移女柩攢於先隴；並昇岳父母柩，營兆以葬。娶吉氏女，頗賢德。所得封誥，亦讓諸前室，以嘉其志。

鐸曰：『烈女不更二夫，雖死猶遂其志。後婦之賢，亦貞魂有以感之也！不然，故劍之求，且招其忌，能以封誥相讓哉？』

書神作崇

金陵鈔庫街某氏子，世業儒，因讀書不能致富，棄而爲賈。偶獨宿肆中，聞床頭嘆息聲，叱之始止。嗣後每夜必聞，某亦置之。一夕，有方巾朱履者，自床後徐步而出，顰眉蹙額，意似不樂。某問爲誰。應曰：『予書神也！自流寓汝家，蒙爾祖爾父，頗加青盼。不意留傳至汝，罔修舊好，竟爾見絕。猶幸兩無讎德，乃今爲錢奴束縛，使予意

氣不揚。若不早脫腰纏，則銅臭逼人，斯文淪喪；禍將及汝，莫悔！莫悔！」言畢而逝。某急起，秉燭四照，見有破書數卷，以錢串細縛，棄置床頭，蓋十數年矣！某恨是書爲祟，取火焚之。一時灰飛箠起，延燒廡舍，室中物靡有子遺。後竟以貧死。

鐸曰：「讀書不能致富，此言是矣！試問不讀書人，箇箇能富耶？然以求富之念讀書，吾知其非讀書人。我輩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？迺以富貴利達，橫互於中；稍不得志，輒歸咎於書。試請掩却書本，畢竟向何處覓生活哉？嘗作沁園春詞六闋，曰：「甲子仲秋，惟吾與書，盟於草堂。願既盟之後，言歸於好。自今伊始，幸勿相忘。出則隨車，歸則並兒，夜火晨雞總備嘗。吾憐汝，把牙籤笑插，玳瑁親裝。誰知爾本無良，枉賺盡英雄兩鬢蒼。嘆臣飢欲死，千鍾甚處？立錫無地，金屋何方？我自憐卿，卿真負我，拔劍相看也不妨。」言未畢，書早慚而退，潛出門牆。學書不成，將焉學乎？不如老農。有草廬半畝，橫塘之曲；石田一頃，葑水之東。稚髻鴻妻，蓬頭鬻子，裹飯偕行荷鋤從。桃源境，看桑麻雞犬，樂也融融。悲哉吾道終窮！似稼圃焚遲術未工。枉操豚以祝，學齊東語，檀苗而稿，與宋人同。門有

催科，瓶無儲粟，廡下投人作質春。翻然悔，悔從來耕也餒在其中。」「古語有之，多錢善買，吾何不然？看鮮衣怒馬，小兒宿衛，彈箏挾瑟，中婦邯鄲，第擬通侯，園連沁水，百尺珊瑚碎綺筵。銀燭底有奇書句股，訟帖爭田。吾儕貧也由天！料此輩何曾值一錢？况癡兒和嶠，本無此癖；家兄孔老，素乏其緣。安用牽車，等諸屠狗？富可求歟，媿執鞭！君休羨！道聖門高第，貨殖猶賢。磨盾鼻書，封狼居胥，亦豪矣哉！想受降城外，霜濃雁磧，紆千山畔。」「月照龍堆，投筆軍中，棄繻關下，如此書生未易才。談笑處，看樓閣繫頸，奏捷平臺。一朝幕府疑猜。便縛下都船大可哀！嘆高牙大纛，青霞氣鬱，明珠惹苒，黑獄冤埋。大樹飄零，藍田呵罵，免脫東門歸去來。從頭算算，何如軍旅末學爲佳？」「然則奈何？吾當相從赤松子遊。正藐姑仙子，導予翠節；金門謫吏，坐我霜虬。笑酌流霞，醉眠芳草，眼看落葉弱水流。從今後，把丹鑪妙訣，壓倒浮邱。茂陵風雨堪愁！伴寂寞驪山碧樹秋。嘆莫須有者，壺公桂父，想當然耳！方丈瀛洲。壯不如人，老之將至，自誤多緣藥石謀。尋不見，是文成匹馬，徐市扁舟。」「書汝來前，與子別後，益復無聊。倘

蒙君見宥，仍開舊閣，謂予不信，再訂新交。荷蹈前愆，有如敝日，從此相攜臥草莽。書大笑道：「君言過矣！聽我芻蕘，相期努力雲霄；莫一任青燭罵綵毫。倘金門挾策，陪君拾芥，長楊獻賦，伴爾題橋。歸以銀泥，封予金匱，報德人生第一條。」予再拜，急延諸上座，謹佩瓊瑤。」

病鬼延醫

曹州計伏菴，本牛醫。有富翁某病喘，諸醫罔效，計以治牛之法治之，輒驗；遂自負名醫，行青囊術於齊魯間。一日，晝寢，有僕持帖來邀。計不問爲誰，令僕導去，至一堂上，見面黃骨立者，數十輩，環來診脈。計熟視之，皆平昔所不治者，愕然曰：「此冥府耶？」衆曰：「然！」計曰：「若是，則請我何意？」衆曰：「先生醫我來，還望醫我去。」計不獲已，勉寫一方。衆脫視良久曰：「一劑恐不能效，屈先生留兩三月去。」計涕泣求歸。衆怒曰：「此地既不可居，曷爲送我輩來此？」羣起搗之。計亦驚醒；覺左頰微痛，驗之有指爪痕。

鐸曰：『以治牛之法，而施諸有牛性者，宜奇功可立奏也。執是術以往，哀哉衆生，盡喪於牛刀下矣！』

南部

吳中樂部，色藝兼優者，若肥張瘦許，豔絕當時；後起之秀，目不見前輩典型，挾其片長，亦足傾動四座。如金德輝之尋夢，孫柏齡之別洞，髣髴江采蘋樓東獨步；冷淡處別饒一種哀豔。朱曉春之嘆月，馬奇玉之題曲，正如孟德耀練裳椎髻，不失大家風範。張聯芳之思凡，曹遠亭之佳期，又似孫荆玉舉止放誕；而反腰貼地，要是天然態度。王阿長之埋玉，周二官之劈棺，如徐月華臨青陽門彈箏篔，一時聲情具裂。戴雲從之偷碁，沈天瑞之盜令，未免稍軼範圍；卻似趙飛燕跋扈昭陽。而掌中一舞，頗能竄耳目。至如張修來思春一齣，雖秋孃老去，猶似十三四女郎堂上簸鏡光景。一片歌場，得此數人提倡，稍可維持菊部。自西蜀章三兒來吳，淫聲妖態，闌入歌臺。亂彈部靡然效之。而崑班子弟，亦有倍師而學者。以至漸染骨髓，幾如康崑崙學琵琶，本領既雜，兼帶

邪聲。必十年不近樂器，然後可教。因嘆文人信道不篤，背正學而入岐趨，雖復邀譽目前，亦見笑而自玷耳！觀於樂部，能無爽然！

鐸曰：『以文爲戲，卽以戲論文。歌柳郎中，曉風殘月，甯效蘇學士銅琵琶鐵綽板，唱大江東去。』

北里

沙河站至平原二十里鋪，土倡流寓者，動以千計。予客鄭州時，曾作北地臙脂譜。

序中有「白茅蓋屋，曾無燕子之樓；黃土爲牀，絕少芙蓉之帳。泥漿半勺，馬長卿消渴之茶；鬼火一屋，宋子京高燒之燭。」等句。蓋醜詆之，以爲狎遊者戒也！偶於商家林，見旅店壁上，有贈妓地栗兒一詩曰：『芳名未許近花叢，家住蓮塘東復東；應是前身鄭家婢，至今猶自辱泥中。』贈妓黑子一詩曰：『幾度粧成照墨池，烏衣巷口弄嬌婆；梨花深處渾難覓，立到黃昏月上時。』詩筆婉麗，惜所贈非其人耳！後來都中，述諸金進士梅。金笑曰：『何地無才，君勿下眼相覷。記在北留智廟，見里有高蘭玉者，

姿貌瑞秀，能誦崔國輔小詩；吐氣如蘭，居然有劉采春李秀蘭一輩風度。」疑其詭，回南時便道過訪，已爲大腹賈以千金購去；其妹繡貞出留別詩示予曰：「簾裏餘光馬上明，玉釵倒插且長征；砑羅裙畔奏箏曲，變作關山笛裏聲。」因喟然曰：「傾國佳人，本生北地；自與粗釵分粉爲伍，幾至湮沒不彰。則漿家餅肆，狗屠釣客中，抱才未遇者，正不知凡幾也！」書此非爲煙花生色；亦俾求才者，不徇於俗云爾！

鐸曰：「苧蘿風水，代產佳人。然使先到東家，則浣紗溪上，斷不載西子歸也！因知物以類聚之說，埋沒風塵中幾多奇士。牛醫馬磨，溷跡名流。愛才如我輩，而轉出大腹賈下哉？亦可愧矣！」

貧兒學詔

嘉靖間，冢宰嚴公，擅作威福。夜坐內廳，假兒義子，紛來投謁。公命之入，俱膝行而進。進則崩角在地，甘言諛詞，爭妍獻媚。公意自得曰：「某侍郎缺，某補之；某給諫缺，某補之。」衆又叩首謝。起則左趨右承，千態並作。少間，簷瓦窸窣有聲，羣

喧逐之，一人失足墮地。燭之，鶉衣百結，癡立無語。公疑是賊，命執付有司。其人跪而前曰：「小人非賊，乃句耳！」公曰：「汝既爲句，何得來此？」句曰：「小人有隱衷。倘蒙見宥，願稟白一言而死。」公許自陳。曰：「小人張祿，鄭州人。同爲句者，名錢禿子。春間商賈雲集，錢禿所到，人輒郵以錢米。小人雖有所得，終不及錢禿。問其故。錢曰：「我輩爲句，有媚骨，有佞舌。汝不中窺要，所得能望我耶？」求指授，錢堅不許。因思相公門下，乞憐昏夜者，其媚骨佞舌，當什倍於錢，是以涉遠而來，伏而聽，隙而窺者，已三月矣！今揣摩粗就，不幸蹤蹟敗露。願假鴻恩，及於寬典。」公愕然。繼而顧衆笑曰：「句亦有道。汝等媚骨佞舌，真若輩之師也！」衆唯唯。因宥其罪，命衆引句去，朝夕輪授。不逾年，學成而歸。由是張祿之句，高出錢禿子上焉。

錄曰：「張祿師嚴家宰門下。若嚴家宰門下又何師？曰：「師嚴宰。」前明一部百官公卿表，卽乞兒淵源錄也。異哉張祿！乃又衍一支。」

才士懲驕

中翰童君引年，予同年友也。一日，過書齋笑曰：「英雄欺人，名流結習；而有時適以自悔。」詢之。曰：「昨遊吳山，遇雨投宿村農家，老者出一扇索書。心輕之，率意塗抹筆牀茶竈。竈字，誤書龜字；孔雀兩字，顛倒錯寫。度鄉愚不諳文義，未即改正。詭託同年黃殿撰名歸之。老者執扇視，笑曰：「老拙向以酒籠二字，未有確對。今扇頭「茶龜」兩字，豈非天造地設？」又審視久之曰：「村愚幼欠讀書，未知雀孔是何物？想卽庚倉勞伯之類耶？」繼又肅然致敬曰：「中翰才名，足冠宇宙；何必假名殿撰，必欲書渠姓氏？稱呼尙煩斟酌，彼實愚老之門下士也！」聞其言，顏汗如雨。叩其姓氏里居，始知老者爲浙中名進士，僑寓於吳十年矣！」予聽之，亦爲愕然。記此爲才人輕薄者戒。

鐸曰：「天下有可輕之人哉？童君輕老者，而老者之輕童君彌甚。彼惟名進士，故結習沈痼。如是，兩可爲戒也！」

卜將軍廟靈籤

玉峯卜將軍廟，香火最盛。予九歲，應童子試。年十四，尙不能擬一芹。奉先君命，禱於座下，得一籤曰：『幾番愁怨控無門，諸事乖離總不論；直待中秋見明月，方教還汝舊乾坤。』功名下，註一行云：『口木姓名如汲引，生平地上雲梯。』先君曰：『味此籤意，今番又不諧矣！』時督學爲實巷劉公，以予首藝中用離騷僻句，取而復棄。先君曰：『此諸事乖離之驗也！汝欲入泮，必俟秋期開考。』後李公因培，督學江蘇。試期三月中旬，先君憂之。繼場中命題，乃觀於海者難爲水，至流水之爲物也。中適有明月兩字，遂蒙識拔。而入學名次，又與先君相合。所謂「見明月而還汝舊乾坤」者，其在斯乎？戊子鄉闈，典試爲王公際華，國公桂。予文定作經魁。因吏治策中，語涉激烈，王公恐礙磨勘，國公力爭，抑置三十一名中式。先君曰：『口木姓名之說，今盡驗矣！』蓋李公木姓口名；國公口姓木名也！嗣後應禮部試，屢薦不售。主試者，絕無口本姓名。而薦卷房師，如柯公瑾，觀公保，李公中簡，皆確然可證者。今予年逾四十，

不復挾策金門。縱主試者若合符節，予亦無登龍之望。此非文章負我，實我之有負卜將軍也！息壤難忘，壯心易墜；庸才末路，如此而已，悲哉！

鐸曰：『予在婺源時，奉文赴江甯書局。路過胡公廟，製得一籤，未有「一番好事落揚州」之句。予謂所問非所對，大笑置之。甫至金陵，而鹽臺全公聘書至。制軍委赴揚州譜供奉新樂府，始信神明無戲言也。顧容鏡無徵，綠衣斷識。想狂生命蹇，不屑姑妄言之耳！』

祝太守祠贖夢

吳江監生某，將赴北關，偕友人數輩，祈夢於祝太守祠，竟夜轉側，不能成寐。明日，衆友各述其夢，或休或咎，互相揣度。某故作大言曰：『予昨夜夢到此堂，祝太守離席揖予上坐；且打恭屈膝，奉予若上司狀。予遜謝不敢。太守曰：「大人他日杜至督撫，位當出我上，勿得固謙。」命從人，易冠帶。座上印箱令箭，森然排列。予意頗不安，離坐下階。太守三揖而送出門。錯步豁然驚醒。不知是何吉兆？」衆舉手稱賀，曰

：「君後日富貴無量；今科高擢，特發軔耳！」某曰：「予他日果符所夢，君等頗驟風塵，當一一提挈之。」衆拱手稱謝。亡何，入都應試，頭場被帖，喪氣欲歸；而囊中資斧已罄。京都爲人才淵藪，監生又不能謀館，餬口無資，去留兩拙。幸幼時好唱時曲，不得已投翠慶部作生脚。一日，演戲至十五貫見都一齣，某冠帶上坐，印箭排列座隅；而外扮况太守入見，打恭屈膝，一如前日詭託之夢境，不覺撫案大哭。座上客疑其發狂，召詢其故。具以實告。始知某亦江南舊族，赴試而不第者。予叔朝峯太史，卹以車馬之費，遣之回蘇。

鐸曰：「周人占夢之書，燬於秦火。嗣後郭喬卿周宣輩，各憑臆見爲斷。河乾之夢，著於宋史；墮牀之夢，載在唐書。田內亡禾，蔡司徒夢凶反吉；座中照鏡，崔令公夢吉逢凶。他如曹翰夢蟹，張瞻夢白，李迪夢鬚，郭俊夢屐，散見諸家雜說者，無不各有奇徵。然天下古今做夢者，不知凡幾，何獨傳此數人之夢？可知其餘皆不驗耳！而此生詭託之夢，反毫釐不爽若是！易曰：「吉凶悔吝生乎動。」殆心爲先兆，非夢能入幻歟？」

怕婆縣令

縣令某，性猥鄙，蒞任十二年，絕無政績；惟逢迎上臺爲得計。有同鄉某公，作巡撫。某投謁，稟見時，同僚具在。卽於儀門唱名，膝行至堂上，叩頭以千百計，額上磊塊墳起若巨卵。叩畢，袖中出金珠，潛置座下，又匍伏不起。公有怒色。某仰首啓白曰：「大人是卑職老子；卑職是大人兒子。不到處，訓誨可也！」公愈怒曰：「汝欺我太甚！」以金珠擲地下，叱之去。同僚代爲解免。公曰：「汝等不知。彼非趨奉，直姍笑我耳！」衆殊不解。公曰：「我與彼爲同鄉，素悉其權內之癖。每蚤起，卽具冠服於寢門外，叩首問安。盥沐旣畢，膝行趨伏於匳次，據地叩頭以百數，聲如響柝。隨出金珠等物，獻作簪珥。稍有不懌，雙手捧藜杖以進，口呼：「求夫人訓誨。」叱之，始戰栗而出。適見景象，宛乎相似，是直以細君戲我矣！豈不令人髮指？」衆皆色變。公笑曰：「汝等想亦有是癖耶？自今以後，盡肅夫綱，無速官誘。逢迎之術，適足以取辱耳！」衆唯唯而退。

鐸曰：「帷簿章程，乃借公堂爲操演，無怪求榮反辱也！昔桓範向妻，作三公跪，而不爲呂公屈膝。人謂其有傲骨，吾謂其有恥心。」

搗鬼夫人

蘭溪蕭生，年十七，娶妻邢氏，美而才；日坐閨中，畫眉約髮，遂廢讀。一日，見鏡旁置小紗廚一具，中有垂髻女郎，明眸秀靨，婉麗無偶，生問所自來。邢笑曰：「是儂以十斛珠，爲君聘得者。」生亦戲曰：「蒙卿雅意，當遣向案頭捧硯。何便禁錮香奩，日看卿安黃帖翠耶？」邢笑命侍兒移入書室。一夕，督令夜讀，生勉入書帷；挑燈執卷，卽以紗廚女郎置案頭曰：「夜漏苦長，勞卿伴讀。倘阿嬌下降，當私以金屋貯之。」轉瞬間，女郎自屏後出，笑曰：「書生太嬌惰。甫執卷，便作風流想矣！」生迎視之，與紗廚中女郎無二，因笑曰：「崔微果辱降耶？」急前狎抱。女郎面發頰，掌拒之曰：「君勿驟作此態。妾祕府侍書，君前身修文郎。上帝恐君溺情閨閣，拋擲功名，故令妾乘夜而來，督君清課。」生曰：「功名我所自有；但得一親香澤，卽當努力青雲，以

酬盛德。」女郎曰：「急色兒，將使溫柔鄉記賒帳耶？」妾與君約，自今伊始，但得一步進，卽圖一宵樂。否則煩言總無益也！」生猶欲強合。忽窗下有嗽聲，女郎從屏後遁去。生自此下帷苦讀。是年入邑庠，夜果見女郎來，笑曰：「攀花妙手，今小試矣！」生喜遂與歡狎，并問後期。女郎曰：「俟秋風報捷，再當與君親裁綠紵衣也！有志者勉爲之。」生益發憤，是秋竟領鄉薦。女郎復來歡聚曰：「自與君春風一度，癸水不復來。倘且晚臨蓐，安得復歸仙籍？君如杏林得意，妾當日夜侍巾櫛矣！」生大喜，愈益研讀，明年復捷南宮；殿試後，官中翰，給假南歸。甫入門，邢氏迎於堂上，花紅繡葆，懷中綉一嬰孩。生問爲誰。邢笑曰：「是卽修文郎賢令嗣也。」復喚一女出口曰：「君識得祕府侍書否？」生愕然問故，邢笑而不言。女郎以實告。蓋邢氏恐生廢學，千金購一麗孀，設詭計以勉之。其風流詞令，皆閨中口授也。生感邢玉成之德，仍移紗廚女郎，置鏡旁曰：「以志吾過，且旌善人。」

鐸曰：「草種宜男，花攀及第，非閨中連環妙計，恐終作彈琴看髻影人耳！何物癡兒，有此奇福！」

呂仙寶筏

山陽曹某，有文名，而性氣殊傲。赴試金陵，僑寓呂祖祠。早起讀書，先以瓣香爇呂祖前，告曰：『弟子濁骨，溷居仙廡。且晚誦聲聒耳，幸勿罪。』一夕，倦伏几上，見一道者至曰：『秀才太攻苦，利市襤衫，今番拋卻矣！』曹肅之坐。道者議論風生，五經史漢，傾如瓶注。曹異之。道者曰：『野人操舉業時，亦曾下帷讀，忝顏成進士，今棄卻。追憶夜分執卷，風冷裂袍，燈昏觸柱，忽忽如昨夢。』曹稔其先達，出窗課就正之。道者甫闕兩行，卽捨去。曹曰：『僕文污尊目耶？』笑應曰：『正惟不能污目，以不欲觀耳！君文氣息，逼似南京；次者亦韓潮蘇海。若以此獵取功名，譬猶執商彝夏鼎，鬻諸五都之肆。非弗寶貴，而無如識者稀也！』因袖中出一冊曰：『此科名寶筏，敬誦諸！』曹急取以觀，皆平昔所唾棄，而不爲者；因憤然曰：『吾儕作文不壽世，亦當名世。以此芥拾科第，甯蹈東海死耳！僕何能從命？』道者曰：『嘻！子有傲骨，不拔則不可救。』急掣劍砍其腦，有一骨，拔之而去。曹痛甚，豁焉而醒，見案上遺一冊

，姑置之。明日起，閱舊稿，都不快意。揀案上冊，誦之大喜；朝夕揣摩，欣欣得計。繼而入闈，所作文，皆規撫其製。榜發，掄高魁。一夕，夢道者復來，以骨納腦後而去。及醒，視其鄉墨，面發頰，背流汗如雨下，仍取古文研究之。後竟以孝廉終。

鐸曰：『劉黃下第，暨子成名。幾許康了秀才，動以此譽議當局。必使躬自蹈之，以關其口，而奪之氣。傲骨一拔，勝於拔舌矣！』

大士慈航

祁昌謝茂才之姊，少寡，矢柏舟節，斷葷茹素，日禮大士像。有漁婦入門，坐談半晌，愬愬遺魚籃而去。戊申五月七日，蛟水驟發，萬家傾覆。女自度無生理，忽見魚籃大數十圍，疾登之。隨波飄泊，奄至一處，紫竹環林，香花繚徑，女極力登岸。迴顧魚籃，頓小如故，因攜籃而入。見大士纏絡垂珠，趺登蓮座曰：『汝來乎！吾以汝青年苦志，恐罹大劫，故以慈航度汝。』女伏地謝。旋命龍女，以楊枝水濯其體；取座下紅花翠葉，剪衣裙以賜。導至一殿，左右分兩院。東曰「節孝」。西曰「賢才」。女先入賢才

院，見有椎髻者曰孟先，擁書者曰班昭，攜檣者曰冀缺婦，短布裳提壺者曰鮑宣妻桓氏。有一婦吟詩不輟，見女來，闔卷笑迎；叙談家世，則道韞也。繼入節孝院。持節者曰貞姜，割鼻者曰梁節婦，抗歌者曰陶嬰，毀面者曰懷清巴氏；有髻而未髻者，緹縈曹娥輩也。女嗟歎間，龍女曰：「菩薩現女人身說法，首重節孝，次及賢才；日以慈悲寶筏，渡人苦海。汝得來此，節孝院又增一席矣！」重引至蓮座。大士署名寶帙，令掌魚籃，次龍女位下。時蛟水漸退，謝生求姊屍不獲，招魂入棺，葬甘露菴北阡。一夕見姊，雲裳霞佩，攜魚籃而來曰：「我蒙大士救拔，已登寶籙。因汝垂念，故一來家。」問：「姊有所屬否？」曰：「我無他屬。士子守身，一如婦人守節；立志不墜，稍一蹉跌，墮入墨池，西江水不能滌也。慎之！慎之！」言畢，飄然而逝。

鐸曰：「修士讀聖賢書，束身圭壁，卒至勞筋骨，餓肌膚，蟻伏牖下而死。以視茹荼餐糞者，其苦有以異哉？安得菩薩示西來相以度之？」

姊氏夙耽淨業，生不逢辰，當年少而遺失所天，奉姑命而暫遷入地；當鯨魚跋浪之會，遂締衝垣海之心。迴骨無期，積怨成恨；生天有路，破滌為歎。現一朝不壞之身，從此皈依佛陸；垂千古幽之

何時報復師門？敬請諸君，永鑄心版。受業謝必誠謹識。

奎垣真像

揚州陳蔗菴，素滑稽。予客隴政全公墓，陳日來談話。一日，謂予曰：「吾郡有枵大王，財神也，元旦解天餉赴靈霄殿，路逢窮神要之，欲貸銀三萬。大王曰：『天餉有正額，何得貸汝窮神？』固索，不得已，出懷中小金錠予之。窮神怒，赴愬於文明教主，即後西遊所稱麒麟精是也。時教主坐文壇，演筆陣，聞窮神語，大怒，帥文壇健將，排筆陣以圍之。大王拔劍鬪，然筆鋒所到，輒披靡。大王懼，赴奎垣求援於文昌福曜。帝君出見曰：「與君素昧平生，何得來此？」大王告以故，帝君曰：「君等恃財傲物，自應罹此禍。然以筆尖橫行天下，亦非吾教之福。」命朱衣人，召魁星。魁星至，面白唇，文弱如處子。帝君備述其事，命收之。魁星曰：「面目不足以驚衆，奈何？」帝君沈思良久。朱衣進曰：「乞帝君賜以假臉。面皮一變，則諸事可爲矣！」帝君笑諾之，又授以金斗，令同大王去。至則文明教主，方揮筆如椽，自謂千人軍可以橫掃。魁星擲以

金斗。毫弱頓不能支，棄筆而遁。魁星收其筆，並搜得窮神所貸金錠，別大王，奏凱而歸。帝君以筆與錠賜之，令其世掌金斗。故至今傳魁星像，藍面獠獠，右手持筆，左手持錠，而旁豎一金斗焉。』

鐸曰：「此弄筆狂生腦後鏡也！視爲談天炙轆，則過矣！」

天府賢書

張靈，字湘人，年十八，歸予。甫結褵，以金釵作贄，奉予爲閨塾師。請聞約度北曲一套。影令施蒙泉，載入詞壇叢話。初學詩，古體不甚作。七言瓣香浣花，五言逼似王孟。予嘗江晚發，贈詩曰：『吹笛向江樓，春風起暮愁。何人折楊柳？江水自孤舟。薄俗無青眼，高堂有白頭。臨行重帳望，空作稻梁謀。』舊稿散失，不甚記憶。猶記其五言詩中，有「花落已如此，春風猶未歸。」貞娘墓七言詩中，有「三尺鴛鴦空有家，千秋雲雨本無臺」之句。蓋陸卿子之流也。予詩文之暇，好作傳奇，嬉笑怒罵，殊傷忠厚，嘗勸止焉。一日，晝眠，推枕而起曰：「怪哉夢也！」予詢之。曰：「適至一處

，彷彿世所傳森羅殿者。旁一暗室，榜曰：「泥犂獄。」見荷枷帶鎖者，分踰兩廊下。雖鳩形鵠面，而盡帶秀色。左曰：「文字案鬼犯四名：感甄賦曹植，好色賦宋玉，美人賦司馬相如，會真記元稹。」右曰：「詞曲案鬼犯四名：玉鍾香溫庭筠，江南柳歐陽修，鬱輪袍張伯起，牡丹亭湯顯祖。」亡何，兩廊聚語。已而嘆曰：「我輩生前，幸不驚鈍，持三寸管，左塗右抹。不意獲罪至此！」一人曰：「自古慧業文人，必生天上。如李昌谷召賦玉樓，蘇子瞻校書玉局。獨我輩流墮地獄，何幸不幸，若是懸殊也？」言未竟，一醜形王者憑案決事；才數語，即瞋喝，命押赴犂舌獄。忽一袍笏人，齎詔至，從人盡捧冠服。醜形王者離座俯伏。宣詔畢，曰：「吾三閭大夫屈原也！美人香草，皆忠臣孝子之寓言。宋廣平，心如鐵石，曾賦梅花。韓潮州諫迎佛骨，風力鏗然；而「銀燭未銷，金釵欲醉」兩言，詞壇膾炙。即范文正先憂後樂；而碧雲天一闕，亦有「酒入愁腸，化作相思淚」之句。何得拘文牽義，羅織風雅？今奉玉帝勅召，彼盡爲香案掌書。」命從人脫枷鎖，易以冠服，鼓樂引去。是時竚立廊下，始而懼，繼而喜，不覺豁然驚寤。

。予笑曰：「卿勿言，予半生福澤，被輕薄業折盡矣！前所見，是汝之謫諫；後所見，

是汝之解嘲也！」湘人乃大笑。

鐸曰：『泥犁獄中，果有此輩人物，則風波亭畔，操標高賣者，皆榮花妙舌也。自難自解，忽諧忽莊，秀鐵面綺語呵人，鳩羅什辨才教世，盡於此矣！』

大 中 書 局 出 版 新 式 標 點 目 錄

足本	曾國	管國	孫子	孔宣	陸充	王雨	夜般	兩秋	燕外	元人	名翁	名當	名燕	後語	蕩寇	儒本	聊齋	封志	西外	水誌	游記	三演	紅夢		
戴南	潘日	潘文	濬正	家說	公語	論衡	秋燈	外錄	山史	人論	翁曲	當子	燕話	語箋	寇志	本西	齋外	封志	水誌	游記	三演	紅夢			
山集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
一四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
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
四	四	四	四	四	四	四	四	四	四	四	四	四	四	四	四	四	四	四	四	四	四	四	四	四	
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
百	二	粉	甲	曾	左	韓	俞	蘇	曾	村	地	國	各	失	文	會	國	漢	史	文	浮	明	篤	陶	板
疾	度	粧	種	文	宗	昌	曲	黃	國	制	方	民	國	戀	學	胡	國	書	記	心	生	夷	素	潤	橋
治	梅	樓	花	正	棠	黎	圍	尺	藩	學	自	經	經	之	常	治	濟	後	識	兵	目	華	龍	訪	文
療	法	痕	家	書	書	書	書	書	書	書	書	書	書	書	書	書	書	書	書	書	書	書	書	書	書
九	六	八	一	一	六	三	五	七	二	二	一	三	八	一	四	二	三	九	五	八	三	四	二	三	四
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
四	四	四	四	四	四	四	四	四	四	四	四	四	四	四	四	四	四	四	四	四	四	四	四	四	四
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
繚	說	鏡	東	續	小	七	箋	失	白	現	青	秋	小	雪	今	隨	文	史	美	唐	板	世	正	絕	致
紅	岳	花	周	小	五	俠	註	話	代	年	水	倉	鴻	古	園	學	學	麗	詩	橋	說	續	妙	正	
樓	緣	列	五	義	義	腸	情	信	信	信	信	信	信	信	信	信	信	信	信	信	信	信	信	信	信
夢	國	義	義	義	義	義	義	義	義	義	義	義	義	義	義	義	義	義	義	義	義	義	義	義	義
一	二	一	一	一	一	一	一	一	一	一	一	一	一	一	一	一	一	一	一	一	一	一	一	一	一
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
三	八	六	六	四	三	三	三	三	三	三	三	三	三	三	三	三	三	三	三	三	三	三	三	三	三
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	角

樓 牌 花 京 南 店 分 號 七 里 如 九 路 克 白 海 上 行 發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七版

新式
標點
諧

鐸 全一册

定價大洋五角

不
准
照
樣
翻
印

種	編	者	大	中	書	局
校	正	者	陶	樂	勤	
出	版	者	大	中	書	局
分	發	行	南	京	花	牌
			杭	州	羊	頭
			大	中	書	局
			各	省	各	大
			大	書	局	

總發行所

上海

白克路九
如里七號

大中書局

